# 東方雜誌

第四十二卷第十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 商務印書館印行

陸爾奎　方毅　編纂

# 學生字典

道林紙精印本

每册實售三千六百元

本字典專供中學與高小學生檢字之用。前讀音統一會曾定七千餘字，謂足敷中學以下使用。本字典根據此數，以七千數百爲率，凡中學以下所應用之字，皆賅括無遺。解釋務求淺顯，字義出於引伸假借，與通俗習用不求甚解者，不憚反覆引喻，期得真詮，而關於科學上之應用，註解尤詳。吾國方言不同，讀音每至歧出，特於每字之下，附有西文拼音，且高小已授英文熟習拼法，此種編製，自易收註音統一之效。所用字體不拘正俗，專以通行爲主，於筆畫之沿譌，形態之相似者，則作有指辨，以資初學借鑑。凡此皆本字典最特色之點，查檢時自可知之。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第四十二卷第十號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初版

每册定價國幣貳元
郵匯地點外另加匯費





主編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六〇號

# 東方雜誌

第四十二卷 第十號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 法國制憲問題

陳澤湝

## 一　小引

法國自一七八九年以來，數度制憲，而共和憲法之制成，已歷三次。然其間每次憲法更易，皆因內外重大之變故。一八七五年之第三共和憲法，因一九四零年，法國戰敗，本境受德門佔領，維琪政府成立，貝當以國會授權，制定憲章，而無形棄廢。戴高樂本在國外抗戰，逮盟軍登陸歐洲，德國投降，法國重獲解放，戴高樂乃獲返國，並由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改建法國臨時政府，於是制憲問題發生，此不但爲法國政治上之急切問題，亦爲法國歷史上所必然之事也。

戴高樂於去年八九月議論制憲，與左派——尤以共產黨——發生不同之意見。共產黨認爲第三共和之失敗主因，係大工業家銀行家及高等階級等支配法國之政治，而上議院爲其大本營，以致造成政治腐化與生活弛怠，不能與德爲敵，故主張取消第三共和憲法，另行召集制憲會議，設立一院制，授此新立法機關，以絕對控馭政府之權。惟戴高樂思想偏於保守，一心一意唯在求恢復法國戰前一等國家地位，而不願見國內發生重大的經濟改革與階級紛爭，尤以法承兵燹之餘，應集合全國力量，以圖建設。所以戴氏主張在去年十月人民投票，來決定兩種問題：

(一)恢復一八七五年之憲法，或

(二)選舉臨時會議，以修改憲法，此項修憲期間爲七個月，在此期間，政府繼續臨時執政，國會之權力有限，期滿將憲法草案，由人民投票決定取捨。

戴氏此種主張，卽在應付共產黨之勢力膨漲，而冀能於第二種辦法，得選民之同意，則至少在此七個月期中，戴氏仍可主政。去年十月人民之投票結果，果贊同上列第二種辦法，而戴氏仍爲臨時政府主席，然共產黨及社會黨在國內抗戰運動爲主體分子，去年十月普選之後，已顯露其在政治上握有較大之力量，竟向戴氏要求內政外交等重要部員之位置，戴氏不能容受，而予拒絕。左派乃復聯合人民共和運動黨 (Mouvement Republicain Populaire 縮寫爲 M. R. P.) 以壯聲勢。戴氏卒辭職去位，由社會黨領袖古恩爲臨時政府主席，本年一月二十六日組成內閣，閣員除人民共和運動黨佔四五八外，餘皆爲社會黨與共產黨。制憲會議，依據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之法律而成立，其實際工作，乃於此進展，並於一月三十一日選出社會黨奧希沃 (Vincent Auriol) 爲制憲議會主席。於是法國制憲，遂由左派着手起草。議會置憲法委員會，研討憲法草案，開會凡八十次，公開會議約二十次。依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法律之規定，應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將憲草交由人民複決。因此法政府遂於四月二十一日命令，依照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所規定選民名單，召集各選舉區選民，舉行投票。新憲法草案，於四月十九日經制憲議會，以三〇九票對二四九票通過，然在討論憲草末期，辯論甚烈，而人民共和運動黨與社會黨共產黨之意見，發生非常衝突，竟有使內閣分裂之象，故憲草在議會通過之表決票數，乃如上列之低弱。五月五日之人民投票結果，贊成者七、五〇〇、七七八票，反對者八、三九六、一六一票，約計逾百萬之反對票，而憲法草案，遂爲選民否決。依照法律，法國臨時政府，當延長存在，而制憲議會再度議憲，其時間當仍爲七個月，此爲法國

最近政治上之一重大事也。

## 二　憲草內容及各派爭執之點

此次法國憲法草案，雖爲法國人民否決，然其內容，應爲吾人所注意，尤宜視之爲現代重要文獻之一。此項憲草，包括主要部分：

(1)人權宣言，

(2)共和國之組織，

(3)司法最高委員會，

(4)地方集體，

(5)修改憲法，

(6)過渡辦法。

考該憲法草案，有爲過去法國及其他各國立憲所未有之特點，茲擇要略舉如下：

(甲)人權宣言中，保障人民(1)各項自由及(2)社會經濟權利等兩部分，其特點如次：

(一)男女享有平等權利，從前法國婦女無選舉權而在民法上亦爲無法律能力之人，今則完全與男子無異(見憲草第一條)。

(二)自由及權利受侵害之人，得在法國領土內，獲得託庇，此點顯具有國際性，假令外人(法人自可在法境受託庇)因自由或權利受侵害而逃匿法國境內，則法政府可予庇護之權，拒絕引渡。但如何認爲自由或權利係受侵害，而可予以託庇，及由何種機關判別決定，則未有一併規定(見憲草第六條)。

(三)保障人權及人民必需之公共力量，此種力量爲大衆利益，應永久爲人民使用(見憲草第二十條)。如果政府對人民自由或權利，爲違憲之侵害，則人民可以羣起反抗，不論何種方式，皆爲最神聖之權利及絕對之義務(見憲草第二十一條)。此點爲各國憲法所無，而具有承認人民有隨時推翻政府之權力，換言之，卽以革命手段，保障權利，亦屬符合憲法。

(四)男女有足數其個人及家庭生活之報酬，且承認罷工權利及所有權不得反於社會與侵害他人之使用。

(乙)共和國之組織一章，又分爲(1)統治權及議會，(2)制定法律，(3)法律之討論及表決，(4)內閣，(5)閣員之責任，(6)大總統。

此章佔憲章最大部分，亦爲各派意見衝突最烈之部分，茲舉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法國爲民主的社會的共和國，包括各屬地及所有法國聯合。「社會的」字樣爲初次發現於法國憲章，表示左傾之立憲色彩。

(二)申明法國不爲任何侵略行爲，及不使用武力侵害任何民族之自由，并在相互原則下，法國願自限制其主權，以執行保障和平之組織(見憲草第四十六條)。此點爲特較進步之規定，亦爲各國憲法史所未有也。

(三)議會爲一院制，但另有法國聯合委員會，由本土各省議員及海外各地議員選出組織之，并有經濟委員會(此種委員會另以組織法定之)二者，然實際上僅爲諮詢機關，蓋法國聯合委員會，對法律案如持異議，而議會仍有最後決定權。

議會之特權，較之一八七五年之憲法，顯極超越，約舉如左：

(1)選舉國務總理，以在議會得票佔絕對過半數者當選。總理保證實施法律，除閣員外(閣員係由大總統任命)，有任命文武官員之權，由主管閣員副署。內閣組織及其施政方針，應經議會核定，予以信任或不信任之投票表決。總理及閣員，均對議會負責。總理得將其權力，委託任何閣員行之。

(2)議會有自宣告解散之權，而政府無此解散國會權力。議會此項決定，須以議員三分二之多數表決。

(3)選舉大總統，亦以三分之二多數表決之。

(四)大總統之權利，較之第三共和憲法，顯多減削。其主要權限如下：

(1)提出國務總理候選人之名單於議會。

(2)代表聯合法國利益，并主持國家隆典。

(3)談判，簽訂，并批准各種條約。

(4)派遣使節，并接受外國大使與公使。

(5)統率軍權。

(6)爲國務會議及國防最高委員會暨司法最高委員會會議之主席。

(7)公布法律，并簽署法令。惟此項公布日期，應於議會轉到法律十日之內行之，否則議會主席得將此項法律公布之，是總統此權等於虛設。

(8)大總統之命令，須經總理及主管閣員之一之副署，大總統死亡或辭職，則由議會主席代替其職務，新總統應於十日內由議會選出之。

至於修改憲法，憲草規定，則係一種硬性憲法，依照該憲草第一九條修憲須經議會過半數議員之投票表決，修改草案，須經多數決後，并由人民複決。如果人民贊同，始由大總統公布，乃爲修憲之告成。

就以上憲草內容觀之，議會之權力，極端超越，既無上議院以爲制衡，除賦有一般立法之權利外，大總統及內閣總理，均由議會選出，實無異議會獨裁制度。所以此種憲法草案，在制憲議會，引起各派之激烈爭辯。

反對憲草者自爲右派分子，而負盛勢反對最烈者厥爲人民共和運動黨，其主要理由爲：

(1)議院不應爲一院制，應稱爲國會，并應將聯合法國委員會列入國會，俾海外各地代表，亦有參與之權。

(2)大總統之選舉，應以擴大之選舉區選出之。例如包括代表二百個大城市市長，市議會議員，及職業代表等。

(3)應畀大總統以解散國會之權。

(4)對於政治權極忌混合，尤以對於司法權，應予以完全獨立，蓋依據憲法草案，司法最高委員會，亦由立法控制（見該憲草第一〇四條至一一六條），故人民共和運動黨主張應在憲草內關於司法最高法院之組織，應予大總統以任命其代表二人參加組織之權。

人民共和運動黨之上列主張，極爲堅決（見法國公報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關於議會會議錄部分），雖經臨時政府主席古恩之呼籲，及議會主席與非沃之折衷提商，但共產黨表示不能退讓，其主要理由，係以恢復變相之上議院乃違反一九四五年普選所表示之意見云。故折衷方案，未獲討論，人民共和運動黨乃表示絕對反對憲草之通過。

總之，共產黨及社會黨，欲一反從前兩院制之積弊，而以立法控制一切爲最合主權在民之理想憲法，右派則以過去立憲傳統精神爲重，懼一黨之壟斷專政，盤據議會，破壞三權分立之原則。

## 三 法國憲草之否決與法國政局之展望

法國目前之制憲問題，實爲法國政局安定之所繫，蓋就法律上言之，制憲未成，法政府卽繼續其臨時政府之狀態，舉凡重大措施及復興工作，均嫌不足。政府之不敢放手實行，自爲當然之一現象。

法國左派在戰爭時期，參加抗戰力量較多，戰後勢力益趨擴張，戴高樂以領導抗戰之威望，并藉天主教黨派之勢力爲箝制左派之計劃，仍不免於辭職去位，而成社會黨共產黨及人民共和運動等三黨聯合內閣。現此三黨因制憲發生衝突，及人民複決表示拒絕憲草，遂不能不再度處於臨時政府狀態之下，愼重再議憲法問題。足見右派意見爲人民所重視，而其力量相當表現足爲左派所顧慮，此後法國政局可能如下：

(一)三黨聯合，是否分裂？依據過去及最近各黨之地位，其政治力量，實多相需，似不能不合作，以維大局。蓋無論何黨之政（除非再行普選後變更議會中各派席數），左派仍佔較重要部分，具有左右政局之力量。

（二）制憲既須再度舉行，其趨勢似須採取近於英美制之一折衷辦法，換言之，即左派須對右派讓步。按法國經濟情形，依照古恩一月二十七日在內閣成立後，出席議會報告，法國糧食分配最為困難，交通仍待修復，本年度預算不敷達四十一萬萬五千萬佛郎，似非藉外力援助，不易應付。蘇聯未遑為助，惟有英美較易為力，即關於德國魯爾問題，亦非英美支持不為功。此實為左派所焦慮，引為困難之所在者。現法國不採取此次憲草，即示英美以法國不為議會專制之左傾立憲制度，似此可使法向英美借款，獲得較易效果。蓋法國無論何黨組織政府，必先對目前國內經濟財政問題謀得一種解決，始能延長其秉政期間。故此次法憲草之否決，多少足使美國對法貸款或其他協助，趨於接近。於是各派之相互讓步，以求合作，應付目前困難，殆屬可能之趨勢。

（三）至於外交方面，此次憲草，已明示法國擁護國際和平組織，並不惜自行限制主權，以達保障和平之目的。對於海外各屬地，尤願貫澈聯合法國集體組織之政策，而使各聯合法國分子得以參與議會。惟在遠東方面，法國尤有鞭長莫及之感，其在戰前，即以英法合作為原則，此次越南南圻受降，亦恃英之協助為多。故法與越南政府繼續其允予越南自由政府之談判，為其安定海外屬地之唯一手段，以維聯合法國之完整，在此將來七個月新期間中，尤屬當然也。

## 四 結論

夫分權問題，為立憲法制之一重要而基本之原則，人民之自由與權利，能否獲得保障，須視政治權力，不致偏傾陵轢以為斷。此次法國人民複決，對於立法權傾一切政治權力之一點，尤為其否決之主因，此為愛好民主自由傳統思想之表現，分權原則不願昧然放棄，實為法國人民之明智抉擇。

復次，法國之內閣制，因過去黨派在國會各無其絕大多數之地位，故內閣難於攸久安定，惟亦因從無一黨之專政，而人民自由意志，得以發展。現社會黨與共產黨雖佔優勢，尚不能不更求各派之合作，而立憲一端，影響甚大，尤須善覘人民意志，是以此後法國再度制憲，對於分權之明智運用，必將予以中庸之規定。

最後，此次法國憲草，雖為法國人民否決，但其中關於保障人權自由及維持國際和平各種條文，均具有進步之規定，究不失為現代立憲史不可磨滅之一頁。再就國際法與憲法之關係上言之，其影響當非鮮尠，此則吾人所不可忽視者也。

# 原子能與經濟組織

潘楚基

## 一 原子理論述要

古人說：「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真的，宇宙間的事物太多了。我們一生下地，除了看見同為「萬物之靈」的人以外，還看見山，看見水，看見花，看見木，看見飛禽走獸，看見其他許多許多的東西。人類越進化，這些東西也越多。

究竟這些東西是怎樣構成的呢？我們的先代把它們歸根到五行——金、木、水、火、土——而肯定了「五行生萬物」。

但是這種分析是太籠統的。譬如說，水遇着冷可以變成冰，遇着熱又可以變成汽，足見得它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而是可以再行分

析的。科學家把水分析的結果，知道構成它的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氫和氧。但是氫和氧本身則不能再化分下去。所以科學家稱水爲氫與氧的合成品，而不能再分的氫與氧則爲元素。

科學家不僅把水分析而已，他們又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物質都分析下去。結果，發現連同氫與氧在內，世界上共有九十二種元素。那就是說，世界上萬萬千千的物質，都不外由九十二種元素化合或混合而成。

以上是指物質構成的材料說。其次，所有物質，都是由小而大，積少成多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就是兩個好例。又如一尺布，我們可以把它撕成兩塊，再分爲四，四又分爲八，一直撕下去，撕到不能再撕爲止。所以一切物質都是由小到不能再小的東西集合而成的。科學家就稱這小到不能再小的東西爲分子。每一種物質，由它無數的分子集合而成，譬如人的身體係由無數細胞集合而成一樣。但是上面說過，一切物質是由元素化合或混合而成的，所以它的分子本身雖然小得不能再小，但是必然還能分成元素。譬如說，水的分子雖是小得不能再小，但是它每一個分子都是由氫與氧化合而成的。所以元素小到不能再小時，必然比較分子還要小，否則不能成爲分子的構成者。科學家因此就稱呼這種比分子還要小的東西爲原子。

總而言之，世界上所有物質都是由許多分子集合而成的，而分子則又是原子集合而成的。所以原子便是小得不可思議的元素之名稱。

原子既是構成一切物質最基本的基礎，所以它並不是甚麼稀罕的東西；它是到處都有的，只是每一物質內所含的原子有多有少而已。上面說過，宇宙間有九十二種不同的元素，因此就有九十二種不同的原子。個別的原子都是很小的，但是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譬如說，鈾是最重的一種原子構成的，每一盎斯的鈾，包含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原子；具有最輕原子的氫，每一盎斯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原子。因爲圈太多，寫起來麻煩，所以科學家以簡短的數字符號，代表各種不同原子的重量。譬如說，氫所含的原子最輕，所以氫的原子比重，科學上稱爲「原子量」的是「一」。由此類推上去，氦的原子量是四，氧的原子量是十六，炭爲十二，鉛爲二〇七，而鈾的一種有原子量二三五，這就是目前最出風頭的用以製造原子彈的「鈾——二三五」。

上面說過，原子是一種小到看不見甚至不能想像的東西，但科學家經過長期研究以後，又發現原子本身還是更小得看不見，更不能想像的東西湊成的。第一，每一原子裏面都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帶有陰電的陰電子。第二，每一原子裏面，至少含有一個帶有陽電的質子，亦稱陽電子。第三，每一原子裏面，或者還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中性電子，普通稱中子。它是由一個陽電子與一個陰電子緊密結合而成的，既不屬於陽性，也不屬於陰性。

氫裏面的原子最簡單；它的裏面最多是空間，另外有兩個微子，一就是陰電子，一就是陽電子。陽電子較之陰電子差不多要重一千八百倍，差不多原子的全部體量都住在陽電子裏面。因爲重東西較之輕東西一般難於移動，所以氫裏面的原子情狀是：陽電子構成一個多少固定的核心，而陰電子則運行於其周圍，好像地球或其他行星環繞太陽行走一樣。（電子運行的速度，據估計每秒鐘由二萬五千英里到十八萬六千英里。又原子的陽核是很小的，據說，如果把原子分成十萬萬分，陽核只有每一分的百萬分之一那麼大。）至於陰電子何以不斷繞着核心而行，則因爲陰電子和陽電子都帶有電荷，電荷的特質是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它倆不斷在互相斥吸之中，不能完全吸住，也不能完全斥開，所以永遠在那裏「半推半就」。

以上是指最簡單的氫原子說。如果我們研究較重的氫，則發現它的核心比較複雜，因爲它除了有陽電子以外，還有中性電子之故。

從輕的元素到重的元素，這樣順序研究上去，中間經過氫、鎂、氧、鐵、鉛、以至於鈾，我們發現核心內的陽電子與中性電子越來越

多；但是核心內陽電子所帶的陽電通常與環繞核心的陰電子所帶的陰電平衡着。如果失了衡，則我們說那顆原子是陽電化或陰電化了。

這種陰電陽電互相吸斥的情形，幾千年前，人類就已注意到。譬如說，一片玻璃與一塊絲織物磨擦起來，玻璃與絲都呈互相吸斥之狀。科學家研究的結果，知道兩者在摩擦時，一物的原子增加了陰電子而另一物的原子則減少了陰電子。又如原子之存在，在幾千年前就有人想到。譬如說一位拉丁詩人在公元前五十八年前曾經寫過一首關於原子的詩。

## 二　原子彈的發明

上段說過，一切物質是由於許多分子集合而成，而分子則又由原子結合而成。許多物質，當其發生化合作用，那就是說，當它們的原子從分子裏面脫離出來，重新結合而爲一種新的物質時，會發生很多的「能」(energy)。譬如說，我們的最早祖先燃燒柴草以取熱；後來又燃燒煤炭以取熱；到了近世則燃燒汽油以取熱。科學上的解釋是說，當燃燒時，柴、炭與汽油的原子與氧的原子結合起來，所以發生熱。這個熱，便是「能」。憑了它，我們可以禦寒，可以炊爨，可以發動機器，可以做許多其他的工作。同時，由燒柴草以至於燒煤炭，再至於燒汽油，其所取得的能量越來越多，足見得使某些物質的原子從該物質的分子脫離出來，與另外其他某些物質的原子結合，可以增加能量。這已經是一個大進步。

然而科學家所最注意的還不只如此。他們想到：分子內原子的結合比較簡單，也不十分堅固，但當原子一脫離分子時，就能發生許多的「能」。假使比分子更小，組織更複雜，結合更堅實的原子自行爆裂起來，所發出的「能」當然更大（科學家估計能夠增加一千萬倍的能）。因爲如此，所以科學家許多年來就在設法轟碎原子。

在最初，他們發現可以用光、熱和電力從原子的外殼取去陰電子。他們使用這種解放與控制陰電子活動的能於真空管及氣體管，成爲無線電機及許多工業過程的重要部分。不過這還只是在原子的外表搔抓而已。

但是遠在將近五十年前，原子核的祕密，就因爲輻射能現象的被人發現而爲人們所注意了。一八九六年，法國的一位科學家貝克勒 (Henri Becqueral) 於無意中把鈾與一塊照相用感光板同放在一個抽屜裏。那塊感光板是用厚的黑紙審慎地包裹着的；但是等到他預備用那塊板時，他發現板上面有些模糊，好像曾被光射過一樣。他於是再把幾塊感光板與鈾放在一塊，但是在二者之間，插放一把鐵鑰匙。結果，當他把感光板洗顯時，板上有那個鐵鑰匙的輪廓。於是他知道有一種新的光可以透過紙，但是不能透過鐵。

法國的另外兩位科學家——居禮夫婦 (Pierre and Marie Curie) 在瀝青鈾鑛中發現其他的物質發出奇異的輻射光。居禮夫人苦心研究的結果，發明了鐳，給醫藥界及工業界以極大貢獻。

自此以後，又發現具有輻射能的其他種類之元素。這些鈾與鐳一類的元素包含有似乎天性不牢固的重原子（因爲它們的原子裏面所含的中性電子，陽電子和陰電子數額最多，很複雜地互相均衡於原子裏面，所以不像其他原子那麼穩固）。因爲原子不牢固，其某部分會慢慢自行分離。原子的核心放射一種異光，而餘下來一個較小的核心，變成了一個較輕的原子。這個光是強有力的；它能夠打進其他牢固的原子之核心而使它們變成不牢固與具有輻射能的東西。換句話說，在某些條件之下，輻射能可成爲傳染的。這個傳染性之發明就是轟碎原子的工作之開始。

一九〇五年，世界馳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 (Einstein) 發現了質與能的關係，說在某些種情形之下，質量可以變成能量，而能量也可以變成質量，很小的一點物質可以變成極大量的能量。譬如說，一磅重的物質，可含有十萬萬啟羅瓦特電力單位的能量。這就是原子能的基本原則。

後來，科學家又發現可以用人爲的機器與極高的電流，轟擊原

子，使它發生變化，發出能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勞倫斯博士(E. O. Lawrence) 便是「射原子機」的發明者。但困難之點是：在轟擊原子時，所用之能量比較原子所放出之能量還要大。這還是因為沒有能夠擊碎原子核心的原故。

但是到了一九三九年，這個工作有驚人的進展了。原來在那一年，德國的科學家漢尼博士 (Otto Hahn)、斯特萊斯曼博士 (F. Strassman)、及德籍猶太種逃往瑞典與丹麥的麥狄納女博士 (Lise Meitner)，宣布擊碎鈾原子核心的工作業已告成，其所發出的能量較之為了擊碎它所使用的能量大過無數倍。

說來奇怪，為了這個目的，科學家用以轟擊原子的，不是那些活動異常的含電之物，例如氦核或重氫核之類，也不是陰電子，而是行動遲緩的中性電子。因為中性電子不受原子的陰電子與陽電子之吸斥，可以大大方方經過任何原子而前進，有時則進入原子的核心。這核心本來是陽電子與中性電子合組而成的；但是外來的中性電子一經參入，就產生了一種新的原子，較之原來的原子為較少牢固。

這幾位科學家所作的新試驗，並不僅是利用輻射能射出一兩顆中性電子，陽電子及陰電子，而是根本把原子分裂為二。在分裂時，原子因為遺失若干物質，放出了不可思議的巨大能量。

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於是正在進行軍備競爭的各國大家紛紛從事於研究利用原子能製造炸彈，以為戰爭中的殺人利器。這其間發動最早的大概是德國。德國有不少的物理學家。其中以專門研究原子核心著名的為海森柏格 (W. Heisenberg)。(他現時失踪，許多觀察家猜想他大概正在西班牙或阿根庭研究製造原子彈。) 但是在第二次大戰中，德國這場競爭算是失敗了。主要原因是：德國不幸缺乏原料；而且德國人最初相信戰事已有必勝的把握，對於這前途渺茫的原子彈，並未動用絕大規模的資源與設備去研究它。後來想努力趕上去，但是在挪威製存「重水」——為分裂鈾原子過程中控制其爆炸力與速度的要物——的工廠為聯軍降落傘隊所炸毀，在德國本部的一大批科學家也被聯軍飛機炸死，所以原子彈的發明畢竟功虧一簣。

法國方面，據法國建設部長的報告：法國科學家茹略 (Jolliot) 和兩位友人在戰前即努力於研究原子力與原子彈。到了一九四〇年三月，費了很大的氣力，在挪威獲得了「重水」一百二十三公斤。不久，法國失敗，全國淪陷在即。他託了的兩位友人把所研究的結果連同從挪威所得的「重水」經過千辛萬苦運到英國，自己則加入抵抗運動。

英國的科學家在一九三九年之冬，也急於發明原子彈；一部分的研究工作，在劍橋大學進行。翌年，得到了上述法國科學家的贊助，更有進步。美國方面，老早也有許多科學家注意這個東西。譬如說，紐約哥侖比亞大學教授鄧林 (J. R. Dunning) 在戰前即在該校的地窖子裏面，約同幾位世界聞名的科學家，例如由意大利逃難來美的科學家費米博士 (E. Fermi) 埋頭研究，並將結果報告羅斯福總統。加州大學試驗室也自從一九三九年以後，就關起門來不准外人參觀。羅斯福總統對於這些研究很有興趣，於是於一九四一年正式成立一個「科學研究與發展局」，以指導研究事宜。那個時候，原子能的研究已有很大進步。素以探訪祕密消息發表著名的「華盛頓花絮錄」記者皮爾遜氏曾在是年發表原子研究進度迅速的消息，說：「一磅鈾二三五與普通的水混合起來，所發出的能會足夠代替幾百萬加侖的石油或幾百萬噸的煤。哥侖比亞大學與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實驗室正在關起門來每日以二十四小時研究巨量生產鈾二三五之方法。在加速是項試驗時，美國科學家知道他們正在與納粹競爭。」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上述研究工作又改歸陸軍部指揮，而指派了副總統華萊斯、陸長史汀生、參謀總長馬歇爾、及康南特博士 (Dr. Conant)、蒲什博士 (Dr. V. Bush) 做顧問。

一九四一年十月，羅斯福總統向英國建議，集合兩國的人力與物資，趕速設法發明原子彈。英國因為美國比較安全，於是派遣其科學家及高級官員數人來美，會同美國與坎拿大的科學家共同研究。

到了一九四三年，原子彈的研究已有充分的進展，羅斯福總統決定設立兩個大規模的原子彈製造工廠，一個大規模的試驗室。製造和研究的費用，達二十萬萬美元之多。誠如皮爾遜氏所言：「這是一個絕大的賭博。因爲計劃如果失敗了，不僅是浪費巨大的寶貴的人力與物資，影響戰事努力，他自己的令名以及民主黨的政治前途都會大受打擊。因爲他的政敵絕對不會放過那個攻擊他的絕好機會與資料。」但是羅斯福總統有冒險精神，更加上華萊斯副總統的極力鼓吹（皮爾遜氏說華萊斯是美國政府中懂得原子原理的極少數官員之一），於是不顧一切，毅然進行擴展那個「曼哈坦計劃」。第一個工廠設在田納西州，名爲「克林墩」(Clinton) 機器工廠」，佔有五萬九千畝的地皮，並且建築那個「橡嶺」城，足供七萬八千工人及其家庭之居住。其餘的工人則居於城的附近。第二個工廠設立於華盛頓州的巴斯哥，名爲「漢福德 (Hanford) 機器工廠」，佔地十三萬英畝。政府在那裏也建立一個新鎮，名爲「芮芝蘭」(Richland)，供一萬七千工人及其家庭之居住。試驗室設在新墨西哥州的聖達菲附近，以著名的物理學家與本海墨博士 (J. R. Oppenheimer) 做指導主任。

這三個地方雇用的員工，曾達一十二萬五千人之多，但是除了幾位高級官員與科學家外，其餘的人都不知道究竟在幹甚麼。因爲計劃進行，自始至終，嚴守祕密；外面的人不准入內參觀，工人也不得對外宣露任何消息；而且工人都是機械地擔任一部分呆板工作，他們只看見大批材料源源運進工廠，但並不知道製成了甚麼東西。

這個製造祕密，不僅普通的工人不了解，就是未曾參加工作的外面科學家也有許多不同的猜測。譬如有人說，因爲每一噸鈾鑛沙中僅能提取「鈾——二三五」十四磅，而且提取非常困難，據傳如用舊式方法，須有七萬五千年方能提取一磅，所以美國的這批科學家從第九十二種元素鈾裏面造出另一種元素鈽 (Plutonium)。鈽比鈾二三五容易提取，而它的原子也很不牢固，所以用鈽來做炸藥，裝在炸彈裏面；投擲時，炸彈裏先射出一種中性電子光，鈽的原子給它一射就爆裂；爆裂時自己又射出中性電子，鄰近的原子給它一射也跟着爆裂，這樣連環傳染下去，一霎時間所有的原子都會爆裂。另外有的科學家則說原子彈裏面所用的炸藥，或者還是鈾二三五，但是用以引發鈾二三五爆炸的則是鈽。又如有人說，美國發明的第二重要部分，是如何統制分析原子的過程使其不至蔓延無窮；另外有人說，是如何降低中性電子射放的速度，使之有時間能夠轉射第二原子。

不管怎樣，到了去年七月十六日，美國集五十年來許多國科學家的原子知識之大成而製造的原子彈，經過試用而證明大功告成了。

## 三　原子彈的破壞力

據科學家估計，一磅鈾二三五的力量等於五百萬磅的煤力，或三百萬磅的汽油力。又說，每一原子分裂的時候，所放出的力量等於二萬萬弗打之電力（家中用電燈，普通只是一百一十弗打）。所以一顆小小原子彈的破壞力，比較兩萬噸 TNT 炸藥的破壞力還要大。

美國現又準備在太平洋比坎尼(Bikini)珊瑚礁上作原子彈加於海軍的破壞力的試驗。不過我們就過去對原子彈所作三次的使用來說，都充分證明了它的破壞力的巨大之空前。

第一次是上面所說去年七月十六日在新墨西哥州的試驗。試驗的時間在晨五時半。那一日天下大雨，雷電交作。原子彈一枚懸在荒地的一坐鋼塔上。離彈一萬碼（約六英里許）爲控制原子彈之塔。所有的觀察者都俯伏地上。當原子彈爆炸時，首先發出白光一道，較之正午日光還要強烈幾倍，天也變了紅色。在一百二十英里以外，有一患目疾女子，當白光冲天時，也驚問是甚麼東西。接着，發出大聲與重空氣壓力，把那萬碼以外控制塔的兩個人推倒在地上。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的人也感到氣壓；二百五十英里以外的也以爲發生了地震。五分鐘內，一股濃煙夾着泥土如一個球狀上升，隨即散開如傘菌，高達四萬英尺。事後發現懸掛原子彈的鋼塔被炸成粉碎，地上傾陷一個大洞，許多土壤變成了玻璃狀的東西。

第二次是同年八月六日日本廣島的轟炸，全城被毀百分之六十。第三次是去年八月九日長崎的轟炸，被毀的面積爲百分之三十。兩處死傷的居民達幾十萬。據說過了許多日子，還在繼續死人。

美國杜魯門總統宣佈，轟炸日本所用原子彈所含之重要原料爲量「極少」。非官方估計，實際的重量大概自一磅至二十五磅光景。但是破壞力已經有這樣巨大。嗣後，報紙幾次宣佈消息，說美國所造的原子彈越來越大，其破壞力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了。據英國空軍副元帥彭勒迫估計，今後「僅有一個人的軍隊可以毀滅敵人的每一重要城市。譬如英國首相坐在唐寧街十號，可以用手指一按，對敵人施放六千原子飛彈。……甚至敵人住在地底五千尺以下也沒有真正安全，因爲可以設計使炸彈增加巨大的穿貫力。」

英國著名的孟徹斯特導報說：「人類最後已踏上操有完全毀滅自己的武器之途徑了。」這個警告，絕非「杞人憂天」。原子威力第一次公開表演，其所表現的殺戮、摧殘、焚燒、毀滅之成績已經有這樣巨大；將來再研究，再改良，再用以殺人，其結果的可怖，那還了得！

## 四　原子能與經濟制度

然而原子能使用之發明，對於人類，究竟是爲禍爲福，現時還不能預定。美國科學家台維斯 (H. M. Davis) 認爲原子能的發明等於火的發明，這個比擬非常適當。當人類最先發現了火時，一樣覺得它可怖；但是自己知道怎樣控制它利用它以後，火就成爲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助手了。不僅我們在饑餓時，烹飪要靠着它，也不僅我們在嚴寒時，取煖要靠着它，我們的發電廠、鎔鐵爐、汽車、飛機，無一不靠着它。總之，它是我們今日的工業文明之基礎。

原子能也是一樣。紐約出版的「中美週報」譯載有「原子彈」一文，其中有幾段很有趣味；現在轉載如次：

「……如果人類不肯放棄戰爭，殘殺憎惡，始終與野蠻時代人無異，那就必定把這種原子力量來毀滅人類本身；反過來說，人類也可利用這一種力量，來創造一個人類的新時代。

「……人類若是夠聰明，不肯把原子彈來毀滅自己，則人類之生存，尚可比諸沒有發明原子彈多長數百萬年的壽命。

「原因是這樣：原子力量未出現前，人類常有地球上資源用竭，卽隨之而滅絕的恐懼；但現時人類已可以把任何物質開始創造資源。平常的泥土已非平常了。泥土的原子，我們可以幻想到能把它爆裂或把它綜合而變成黃金的原子，又或變成錫罐的原子。

「現時一到世界上的煤油井及礦山資源告竭，人類可用兩種方法取得資源，一則把一盎斯的煤之原子爆開，要它發出能量，比較在烘爐所燒數千噸之煤的還大。或則完全不必利用煤或其他燃料，所有熱力，可用鈾二三五或同類的元素來供給——如此則將來的煤，有如金剛鑽一樣，只移作特別的工業上用途，或作訂婚的約指而已！

「……沒有煤也可得着熱力。在理論上，原子的能量是有法使之就範，用以製造蒸汽、熱力、電流，把發動機推動的。

「……沒有汽油可以駛動汽車。……很顯明的，原子將會踏進一個階段，不但可作推動汽車之用，並且可用於推動飛機、火車頭、和一切能設置小蒸汽機的東西。」

上述原子能之廣泛用途與生產用途，並不是一個人的意見。現在，差不多所有科學家都做這種看法。譬如說，著名的相對論發明者愛因斯坦博士當新聞記者詢以原子能是否可以很迅速被用於商業目的時，雖則答以「也許需要許多年」，但隨卽加說，除鈾二三五以外，也許可能發現別的物質，以加速它的商業用途。

法國著名科學家布勞格里 (Duc de Broglie) 說：「機器上面使用這個力量的計劃業已得到專利的允許。在工業內它會引起一個非常的革命。無疑，我們無須再從遠處去尋求各國所貪得的原料。因爲自此以後，煉金術家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事實上尋得了改變物質的工具。」

英國的著名青年科學家柏納爾博士（J. D. Bernal）說：「原子能的最好適用，在初期不見得是把它變成機械力。人類也許利用它以生產最高的溫度與壓力：新的冶金術，陶瓦術，以及作爲轟炸物，用於大規模的工程。」他又說，由於若干具輻射性元素之存在，我們已經迅速增加了化學、生物學和醫學的知識。「然而，遲早會有可能性經濟地使用原子能以直接或間接提供人類之直接需要。在一個極粗率的方式，我們可以使用這種能從事於抽水與製造肥料，因而使農產品較迅速增加生產。這就是說，全世界業經嚴重感覺的食物供給之基本限制能被除去。」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蘭格博士（R. M. Langer）在五年前曾經說過：「鈾能產生一種文明，在那文明裏面，人類會較舒適住在地底下，國界會因爲交通的迅速而變成陳迹，金本位會因爲生活費的減低而失去意義。……地球面上、底下、和空中的運輸，不論到任何地方，都隨你個人之便。地球的面容會被改變，鐵道、房屋、公路都會不見了。一切——衣、食、衛生——都會受那妖棒的影響。你的星期日旅行會乘坐一架沒有推進器的飛機，在距離地面五十英里的高處飛行。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生產的任何東西你都可以得到。能量變成那麼便宜，根本無須納費就可以取用了。……具有任何氣候的任何國家，在一年的任何時間，能夠在一個極小的面積上，關起門來，生產公民衣食住之所需。」

南加州大學物理學家伏爾奈茲博士（R. E. Vollnath）說：「我們將有一個動力革命，其結果會使煤與油不復成爲能的來源，而過去的工業革命與這個革命比較起來，眞會有如小巫之見大巫，……由於發動鈾的力量，人類有可能進入月球。」

「星期六文藝評論」的編輯寇星司（Norman Cousins）說：「由於原子時代的降臨，人類有可能謀得其自身在經濟方面的解放。他能夠從一個競爭性的人變成一個合作性的人，能夠毀滅一個城市的同一原子力，也能同時發動一個經濟豐富的世紀。」



除上述以外，許多其他的科學家都具有類似的見解。總而言之，在未來的幾年或幾十年裏，由於原子能的大量使用（或者發現新的元素，或者發明分裂除難得的鈾以外的其他現存元素之原子的方法），農工各業的生產力會有極巨大的增加。那末，對於我們的現存經濟組織，會發生甚麼影響呢？

記者以爲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原子能的大量使用，會進一步促成其理想之實現。社會主義的終極理想，是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批評這種理想爲「烏託邦」的人說，「好逸惡勞」爲人性。如果實行這個辦法，而勞動是繁重的，沒有趣味的，恐怕結果是大家只「取所需」而不「盡所能」，社會的生產只有減少，那裏能夠達到「家給人足」的境地呢？

上述批評是有理由的。所以擁護社會主義的人，也承認在實現那個終極理想以先，科學必須有登峯造極的發達，任何生產工作不僅必須縮短工作時間，同時還須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與工作情況的改良，使從事勞動的人並不覺得繁重與吃苦。譬如說，將來科學發達，每人每日作工兩三小時，就足夠生產其消費所需，而作工的容易與愉快，又有如打網球，打彈子、或跳舞一樣，那末，大家自然願意「各盡所能」了。

當然，原子能在農工各業方面的使用，還不能使上述的理想社會「一蹴而幾」。但是它之朝向那個方向，推進一步，則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知道農工業發達的一個最主要條件是機器發動力的充足與低廉。卽令原子能不發展到用於其他用途，單純就其爲巨大與低廉的動力說，它也必然能夠大大增加生產。

但是對於現行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則原子能的使用，會引起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生產過剩與工人失業問題。

福士特（W. Z. Foster）說：

「依據許多科學家與工程師的意見，在很少的若干年內，原子的巨大能量能被用於工業。其結果會是爲價極端低廉而爲量無限豐富的

光、熱與動力，必然在運輸以及一切工農業部門形成技術的巨大革命。

「顯然，工業與土地存於私人手中的現時社會未能與原子能所必然招致的巨大生產量作建設性的調整配合。

「現時我們的機器生產僅能生產原子能一般使用所能生產者之一極小部分，而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為「超生產」所窒息。

「那就是說，資本家一面儘量增加生產，同時以一切方法維持群衆的低下購買力，結果，世界市場充滿着賣不掉的東西。……

「原子能的使用，卽令規模很少，也會巨大加重資本主義下工人生產商品的能力與資本家所組織吸收那些商品的市場之能力間的矛盾。其總結果是：如果資本家不永遠禁止原子能的使用，必然會招致永久的巨大經濟恐慌，使幾百千萬的工人失業，無限期靠着賑濟糊口度日。」

福氏是美國的共產黨，但是我們不要以為上述的話是有某種宣傳作用；事實上，美國的許多資本家及官員也都為了這原子能的前途，引起許多的憂疑和考慮。紐約時報去年八月十二日曾發表其駐美京通訊員悅斯敦氏 (James Reston) 一文，標題為「原子時代的降臨使華盛頓迷惘徬徨」。其中說：「若干人為這原子的前途發生憂慮。如果我們在電力時代尚不能雇傭那麼多的工人，到了原子時代我們怎樣僱用他們呢？現時並沒有使用原子能，我們能夠減少一千二百萬的工人而生產與一九二〇年同量的物品，將來我們能夠調整我們的心理與制度於那麼巨大的動力之增加麼？」

記者也覺得除非美國的資本家能夠改變其以往對羅斯福總統所行「新政」的敵視態度，接納起碼的社會改良，使工業生產力與大衆購買力之間得有相當的調整與平衡，則原子能量在工業方面的使用，會因為生產過剩與失業增加的結果，引起美國經濟組織的空前危機，招致莫大的社會騷動。我們不必說原子能廣泛應用所及於許多部門的影響；單就煤礦與油礦說，就會促成大批工人的失業。美國的煤礦工人六十萬，在路易士指揮之下，過去十幾年，不知道曾使美國政府人員——包括羅斯福總統在內——頭疼多少次。假使這大批有組織的工人全部或大部失業，而其他部門又無法收容，那個亂子豈同小可！

# 歷史與社會學之因緣

陳定閎

## 一　歷史哲學與社會學理論之建立

很多社會學者，都從事於歷史與社會學的差異之探討，如派克 (Park) 及布濟士 (Burgess) 的社會學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烏本海 (Oppenheimer) 的「社會與歷史」(Sociology and History) 一文等是。此足證明歷史與社會學有深切的關係，自歷史社會學成立以來，其關係尤為密切。本篇目的，即在說明歷史如何貢獻於近代社會學。

社會學之產生，決非偶然；社會學理論之建立，有其歷史的背景。如果從整個的社會思想史分析之，近代社會學的產生，全是往古聖哲的結晶。如果從比較簡短的眼光來看，社會學理論的建立，歷史哲學確佔了極重要的地位。

本來歷史哲學可以溯自上古，惟其直接影響於社會學理論的，則始自十七世紀。當時最影響於社會學的歷史哲學家以意大利的韋果

(Vico) 爲最，他的歷史哲學實際上就是心理社會學，因爲他以爲社會進化的階段，是由於心理的觀點及人類的估價所決定。他的以集體心靈來解釋歷史的論調，純爲近代心理社會學之要義。以往的史家都從片面的要素說明歷史的演變，這種理想卽在今日也未能免除。到了社會學產生以後，才漸漸從各方面去探求社會演進的原理，而韋氏則早有此論，他認爲歷史的演變的要素是多方面的，並且這許多要素是不能分開，一切社會的發展，都是哲學的統一，這是近代社會學中全體觀點的先驅。韋果發見社會的發展，總是成爲三個階段的，相次演進，循環不已，近代社會學中的文化進化的循環論，多少是受了他的影響。

法國的歷史哲學家屠哥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有許多地方很近似韋果，他分析歷史的過程，是受了地理環境，生物的與心理的因子所支配，此與近代社會學中的社會要素論幾完全相近。他的社會演變說，尤其影響於近代社會學的理論，認爲社會之所以沒有變動的是由於文化的孤立，反之，因爲有文化的接觸，社會始能變動。社會的進化，全由於文化的累積所致，故能愈演化而愈進步。

主張社會樂觀的法國歷史哲學家孔道塞 (Condorcet)，相信物質科學的方法可以應用到社會科學方面，以爲研究以往的歷史可以推測未來，相信未來總比以往進步。其影響於社會學理論的厥爲其文化的階段的分類。他把人類的歷史的發展分爲十個時期，爲後人研究文化進化的基礎。

法國的歷史哲學家之中，我們不該忘掉直接影響於孔德的聖西門 (Saint-Simon)，聖氏是注重社會學理論與實際研究的肇始者，他是孔德社會學體系的先鋒。氏以爲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相互關係的；歷史的發展都具有統一性；社會的發展由分裂而建設，由建設而分裂，爲後世循環說之濫觴。他主張社會心理的發展由神學的而科學的，此又爲孔德三階段說的基礎。

德國的歷史哲學家海德 (Herder) 在社會學理論之建設上，其貢獻也不可忽視的。他以爲個人不能獨立，必須相依賴，而至於世世代代都是如此。此爲後來斯賓塞 (Spencer) 的社會有機論之前驅，尤近於柯萊 (Cooley) 的社會有機論，他也同韋果，屠哥諸氏一樣的主張人類歷史是一個單位，牠不但是進化的，歷史上任何的事件都是一種發展的過程，而且具有進步的意義的，此又近代社會學理論之先聲。

其他如黑格爾的辨證的社會進化觀，以精神爲歷史之本質，固影響於社會學，而十九世紀的賽韋格來(Savigny) 發見歷史的連繼性，愛柴霍 (Eichhom) 則以爲歷史由於若干因素所決定的，歷史是異常複雜的，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羅西 (Roscher) 主張採用比較法的研究各階段中人民的活動，都是直接影響到社會學理論之建立。

英國的歷史哲學家對社會學理論之建設影響最大的，則有反對社會契約說的休謨 (Hume) 與福克森 (Ferguson) 二人。休氏以爲人類社會的起源是由人類的武力之相爭，此實卽後世衝突學派之理論。他反對社會契約的理論，以爲牠是失之於空洞，所以主張由具體的人類的歷史爲根據，並且他的人性論，尤注意於社會心理之分析，論者每謂氏爲近代社會心理學之始祖，不無理由。

福氏在社會學上的影響，近代社會學家孔德，甘蒲域 (Gumplowicz)諸氏皆一致承認其貢獻之大。他的大著文明社會史論叢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可以與孔德在實證哲學 (Supositive philosophy) 的社會物理學 (Social physics) 的一部分相抗庭。他是社會起源衝突說的倡導者之一，更預示批評學派人類學鉅子鮑亞史 (Boas) 的一切社會研究應從原始人民及其制度入手之主張。他以爲家庭是社會的基礎，重視社會進步之文化與心理之因素，都直接的間接的影響到社會學理論之建立。

由上所論，可知歷史哲學家對於社會學理論之建設，其功實不可沒。如果說得過分一點，近代社會學之興起，大半是由歷史哲學所賜，所以到了巴德 (Paul Barth) 出來以後，究竟有了以歷史哲學視爲社會學的著作出現，他的那部名著卽名之爲歷史哲學卽社會學(Die

philosophie der treschiclate als soziologie)，雖然其內容空洞，也可以看出歷史哲學是如何有貢獻於社會理論之建立了。

## 二　社會學上歷史方法的應用

社會思想家應用歷史方法，可以推開到羅馬的鮑里彪(Polybuis)，其後如十四世紀的回教徒伊本・赫勒敦(Ibn Khaletun)，而意大利的馬基維立 (Nicolo Machiavelli)，法國的鮑當 (John Bodin)，又都是近代應用歷史方法最著名的人物。在社會學應用歷史方法最早的，當推斯賓塞(H. Spencer)，他應用若干原始社會的資料，以概推其理論，實為開近代社會學中歷史方法風氣之先，在他以後，歷史方法的應用有兩條路徑，一條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者的社會進化論，一是古典的人類者的歷史階段論。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因為受達爾文 (Darwin) 的影響，建立其進化的理論，例如斯賓塞的政治的進化說，甘蒲域的國家起源說，賴貢荷夫(Rathemhofer) 的社會起源說，以及烏本海等的理論，皆是此類理論的代表，此類理論的建立，雖以生物的觀點為根據，却是歷史方法的一種應用，都在找求社會現象之歷史的因素。

第二種歷史方法的應用比上一類的理論較為有意義，這一類大多是採用民族學的資料，加以比較，而找求社會制度發展的途線。在這一類方面的學者則有拉伯克(Lubbock)、馬克楞 (McLenan)、泰洛(Tylor)、朗格(Lang)、佛來則(Frazer)、羅杜里 (Letournean)、波士特(Post)、立波特(Lippert)、卡維乃斯基 (Kovalevsky)、摩根諸人。當代的社會學家之中，則如美國孫末楠 (Sumner)、及其弟子凱萊(Keller)、季亭史 (Tiddings)，英國的霍布浩斯 (Hobbouse)、威斯馬克 (Westermark)、巴立福 (Boriffault) 諸氏。

在古典的人類學家之中，以羅杜里影響斯賓塞最深，所以斯氏在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 of Sociology) 及敍述社會學 (Descriptive Sociology) 的方法，純為歷史的方法。泰洛是古典的人類的鉅子，他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人類學(Anthropology)，上古人類史之研究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諸書，都是歷史方法之先驅，而摩根的古代社會 (Ancient Society) 之影響尤大。他們雖然都是人類學者，但在社會學上之貢獻至深且鉅，尤其是歷史方法的應用。

社會學者孫末楠的民俗論 (Folkways)，關於民俗、德型、制度之研究，每探其起源。季亭史的社會學原理 (Principle of Sociology) 第三冊，可謂是此種方法應用最具體的理論。英人威斯馬克之人類婚姻史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為婚姻與道德進化之要著，殆亦以歷史方法研究社會現象者、社會制度者。氏又著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展(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在歷史方法之應用上貢獻甚大。霍布浩斯的道德進化 (Morals in Evolution) 因已應用此方法，其後初民之物質文化與社會制度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nstitution) 更應用統計方法到歷史資料上，為近代社會學中一大創見。

法國的社會學大師涂爾幹，著宗教之基本形式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éligiouse)，是根據若干資料的比較而找求社會進化之原理，亦為社會學中歷史方法應用之一種，其他如巴立福之母親論(The Mothers)、瑞典學者巴克芬 (Bachoben) 的母權論 (Das Mutlerrcht)，近代的學者如鮑亞士(Boas)、哥登華義(Goldweiserd)、羅威(Lowie)、烏克朋(Ogburn)，更是歷史方法的要角。鮑氏一派，往往為人目之為歷史派的人類學，他們在方法的貢獻，給予社會學更大的影響。烏氏的社會變遷 (Social Change) 對於文化變遷的理論，純以歷史方法與統計法為主，可謂為社會學領域中鮮有之著述。

德國社會學者之應用歷史法者尤夥。最著的如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宋伯德 (Sombart)、席勒 (Max Scholer)、亞菲特・韋伯(Alfred Weber)、史盤 (O. Spann) 諸氏。此所謂歷史學派的社會學者。其中馬克思・韋伯尤為諸氏冠。氏嘗研究宗教對於經濟之影響，

證明經濟史觀之不可靠，著有宗教社會學論集（Gesammet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 soziologie）及經濟史（Wirtschafts-geshichte）。宋伯德從歷史方面研究生產技術與經濟制度之關係，著有資本主義（Krieg und Kapitalismus）社會學（Soziologie）。馬克思·韋伯之弟亞菲特自稱其社會學爲文化社會學者有文化社會學（Kutlurgeshichtals Kulture Soziologie），與乃兄雖走了不同的路，但在歷史方法之應用上仍極值得注意的。

由上所述，可知近代社會學中歷史法之應用，實爲一重要的方法，近代社會學理論之建立，鮮有不採用此法而後能有成果可言。歷史與社會學之因緣可知了。

## 三　歷史社會學之產生

近代社會學中，因爲採用歷史的方法，以歷史的資料作爲研究的根據，社會學的支派中，便產生了所謂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斯賓塞可以稱之爲歷史社會學的始祖，他所著的社會學原理及敍述社會學是歷史社會學的奠石。斯氏雖沒肯定說歷史社會學的範圍究竟是什麼，却預示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與對象。季亭史於一八九六年出版的那部名著社會學原理，也是歷史社會學的先導。季氏於該書的第三篇中，名之爲「社會之歷史的演進」（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ciety），先敍述動物的羣集，進而說明人類社會的產生，更進而論及近代文明之社會，列舉社會進步之史實，裴克（Becker）嘗許之爲近代歷史社會學之創始者。

當然，在歷史社會學的範圍以內，德國的歷史社會學派的社會學者是最不容忽視的。前面已經提過的韋氏弟兄，席勒，宋巴德諸氏，都是此領域中極有地位的倡導者，其中以馬克斯·韋伯的貢獻最大。他主張用文化個案研究（culture case study）與觀念型式（ideal-type）的方法到歷史事實的探求之中找求出社會現象的法則，爲近代歷史社會學中鮮有的學者。

湯姆斯（W. I. Thomas）編了一部社會起源資料書（Source Book of Social Origin），是用比較法搜羅多少民族學上的資料，說明社會起源的現象，爲當代學者之所宗，甚且可以目之爲歷史學派人類鮑亞士等的先導。在歷史社會學的領域之中，確也不應忘掉湯氏的貢獻的。

霍布浩斯的道德進化，初民社會之物質文化兩書，前已言之，是歷史社會學中的重要文獻。一九二四年，霍氏又出版社會發展之性質及狀況（Social Development Its Nature and Conditions）一書，首章即論及社區的發展（The Growth of Community），敍述初民社會的發展，古代文明的社會發展，近代文明社會的發展非歷史社會學而何？

海史（Hayes）是歷史興趣非常濃厚的一位社會學者，他於一九二〇年出版社會學研究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用因果法則解釋社會現象，在歷史社會學的文獻之中，也是值得注意的。

當代社會學者之中，能肯定歷史社會學之地位及範圍，使歷史社會學當做一個特殊的科學來看，白納德（L. L. Bernard）、裴克（Howard Becker）、以及海芝萊(J. O. Hertzler)、烏克朋諸氏之功不可沒。白氏在社會學的範圍（"The Field of Sociology"）一文中，認爲歷史社會學應該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科學，這個分類，給予歷史社會學在社會學中的一個地位，猶如孔德的科學的分類中給了社會學的地位一般的重要。

白納德在編輯社會學之範圍與方法（The Field and Methods in Sociology），第一篇的第二章，便是裴克的歷史社會學的範圍（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ociology）。他以爲歷史社會學的範圍應包括：（1）凡社會學理論之應用歷史資料者，（2）企圖說明社會發展之趨勢者，（3）說明社會的演化論，（4）說明社會之起源者，（5）說明文化之單獨之起源、輻合、播化者，（6）說明社會發展中之循環、韻律、

階段等現象者。裴氏更於一九三八年在與班史（Barnes）合著之社會思想從常識到科學（Social Thought from Lore to Science）中，專章述及歷史社會理論之發展，並論及歷史社會學的範圍，應該包括四類問題：（1）人類最初的情形如何，又如何的改變？（2）社會發展之整個的過程的趨勢如何？（3）人類各種族，經過何種階段卽可達到現在的社會組織？（4）社會事實是不是有循環的，歷史是不是復演的？裴氏的主張，是否卽爲定論，姑不置論，但是他却是肯定歷史社會學領域的第一人，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海芝萊在社會學的範圍與方法之中，寫了一篇歷史社會學的資料與方法（Source and Method of Historical Sociology），也是奠定歷史社會學基礎主要文獻，其他如馬克明的「分析社會現象的歷史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henomera"），艾利奧（Eliot）「理論社會學研究之歷史的應用」（"The Use of History for Research in Thecretical Sociology"），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論中之價値亦不可忽視。

綜上所論，無論是歷史哲學、歷史資料、或歷史方法的應用，對社會學均有很大的貢獻，以致產生近代歷史社會學，不過歷史社會學仍在草創期中，尤鮮方法論的專著，我們在檢討歷史與社會學的因緣之餘，尤盼有更具體更有體系的歷史社會學之誕生。

# 濂溪百源橫渠之理學

錢穆

第二期宋學，以周邵張程爲主，而濂溪百源橫渠三家，又與二程微不同。前者如佛學之空有二宗，後者如佛學之台賢禪三家。前者偏於本體之探討，後者偏於工夫之修證。前者偏向宇宙外物，後者偏向一己內心。此下分篇述其大要。

濂溪著作量不多，惟太極圖說與易通書二種，太極圖說卽爲易通書之一部分。濂溪講學，蓋專本易經，此仍是初期宋學的風氣。玆先論其太極圖與說。

太極圖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動靜陰，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注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所謂太極，當如劉原父說，乃爲氣之先，一種無物之物也。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鄭注：「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說也。」此亦可稱太始。許氏說文：「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亦可稱太初。白虎通天地篇：「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旣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淸濁旣

分，精出曜布，庶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也。」此皆漢人之說。據先秦道家論天地創始，大率如是。所以訓極爲中者，最先一氣未分陰陽，故謂之中。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之中以生」，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冲卽中也。陰陽未分爲中，既分而仍不分，以其仍是一體，故爲和。此一團和氣，卻時時變化不測，造成大用，是謂庸。中庸理論本與易通，亦爲儒道雜糅之產品。今濂溪太極圖說，大意仍不出此。試問天地萬物何自始，則實無自始。第一因只是無因可覓，故曰無極而太極。天地萬物開端第一因，卽是無因，此之謂自然。萬物只是一氣，一氣只是一動，天地萬物自始至終只是一動，永遠是一動，故曰天行健。健卽天行，乃永遠不息之一動。但人之思想，乃至語言文字，則永遠偏而不全。絕對的一（卽太極）無可說，無可思，則只有分成兩面說之。既分兩面說之，則說此便遺彼。有動復有靜，正如有前必有後，並非物有動靜前後，前後只是一體，動靜只是一變。但人的心想口說，卻不能不分成兩面。若認世界永遠是絕對，永遠是渾全圓整之一體，則將不可思議，不可言說。思議言說了，便偏著在一半邊。既說有一動，便牽連到有靜，究竟是動了靜，還是靜了動，此譬如問先有前抑先有後。當知此本同時並在，故知太極只是一動，同時亦卽是一靜，故說動靜互爲其根。卻不能死殺說誰是誰的根。天下一切動，又可分成五種態勢，此卽五行也。水下行，火上行，木外行，向外舒張，金內行，向裏緊縮，土平行，平舖安住。此五行再各有陰陽，便化成萬物。濂溪太極圖說大意只如此。此本秦漢人舊說，並非濂溪新創。但此間尙有一問題。所謂因果先後，只是人類思議言說中事，天地自然界本無所謂因果先後。今必以人類言思來剖窮天地，於是有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極而太極的一番理論。此本老莊虛無思想所歸宿，若儒家則不然。今試捨棄語言思索，默觀直入天地的實際境界，則天地萬物只是一動，不煩於動上再尋前因。故易說天行健，說易有太極，更不需再窮到無極。但若由此向下穿鑿，再分成五行，又分配到仁義禮智信五德五性，則又是漢代陰陽學家的畫蛇添足，在易經裏亦無此枝節。現在濂溪卻把儒道陰陽三派融合，完成了他的宇宙論，實在不能說他圓滿無缺。

再說到太極圖說的下一半，此乃濂溪的人生論。宇宙既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濂溪卻專說主靜立人極，此與易經又異。易主動，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今濂溪轉而主靜，此緣濂溪究竟不脫道家味，故在本體論上定要說無極而太極，在人生論上定要說主靜立人極。濂溪自己說，無欲之謂靜，此只就人事方面言。若從天行言，則動亦何嘗必是欲？故知濂溪此處，實有弊病。

通書大意，並與太極圖說無殊。惟通書中字眼多用中庸，不如太極圖說多據易經，以此爲小異而已。通書中最重要的字眼，是一誠字。他說：

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

又說：

誠無爲，幾善惡。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此處未免認爲有一個誠的本體在乎動之前。惟其如此，故須主靜立人極。他說：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處以靜虛動直兩個境界說無欲，但靜虛動直似有先後，正如下文明通公溥亦有先後，未免仍以靜虛爲前一截，動直爲後一截，使人認爲非先靜虛不得有動直。可見濂溪人生修養，確有偏向靜一邊之意味。故又說君子愼動。通書凡四十章，其最末一章說蒙艮二卦，曰：

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艮其背，背非見也。靜

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

依然是要靜要淸，要不汨，要止，要不見不爲，這是濂溪哲學之大體段。但濂溪又說：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學顏子仍不脫偏向靜一邊的道家意味，但把顏子伊尹相提並論，便要綰合心性事功而爲一，這便是宋學正統精神。濂溪又能直從宇宙本體最先源頭上用力，這便成其爲中期宋學中之人物，便把他與王荊公隔別了。

若以濂溪爲北宋儒學中之道家，則康節乃北宋儒學中之陰陽家。或謂康節皇極經世祇是京焦末流，然此並不足爲康節病。康節學術精神，並不在此。大抵康節是一個豪傑人，其象數之學得於方外，此乃當時學術大環境使然。康節於象數外實亦別有見地，因此他的象數之學乃別有哲理的根據。他是一個觀物派的哲學家，這一派哲學，在中國極少出色人物。前有莊周，後有康節，再無第三人可相比擬。莊周是擺脫了人的地位來觀萬物，康節則提高了人的地位來觀萬物。他在觀物內外篇裏說：

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於天，天之道盡於地，天地之道盡於物，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又曰：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百物之物，有千萬億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百人之人，有千萬億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聖也者人之至。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能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

此乃彼之新人本位論，亦可謂是新陰陽家言。人與萬物，本皆偏而不全，人的地位之高，在其能由偏而合全，使全體卽在其一偏中呈現。他又說：

夫所謂觀萬物者，非目觀之，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觀之以理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以物觀物之謂也。旣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又曰：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暗而偏。

又說：

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天地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

此乃彼之客觀主義，康節乃人本位論中之客觀主義者。人何以能由偏合全，何以能使全體在其一偏中呈現，正爲其能自超出其一偏之地位而爲客觀故。他又說：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性。動者性也，靜者體也。

又說：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此處彼以性氣對立，以動爲性，而謂性隨氣體而見，頗近後來朱子之理氣論。但朱子認理爲靜物，實不如康節更近儒家觀點。他又說：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

心爲太極。

他又說：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事生於心（先天卦位圖說）。

又曰：

心一而不分，可以應萬變。

此乃彼之唯心論。彼乃一站在人本位之客觀主義者，同時人爲一唯心論者。惟有人之心知，始可達到超徧而合全之境界也。他又說：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

彼所謂道，乃兼包心迹先後天而言，故不淪於虛無。故彼雖爲一唯心論者，而不害其爲一客觀主義者。彼乃一客觀的唯心論者也。所謂客觀的唯心論，因爲其能心迹相融，把心的範圍放寬了，把人的地位提高了，所以主觀與客觀的界線也衝破了。一偏與全體之間也凝合了。彼之思想路徑，頗有些像唐代之華嚴宗，華嚴本與莊子相通，莊子與康節乃中國觀物派哲學之兩大宗，康節很可能由研窮莊周而連帶接受華嚴的影響。觀物的興味，在中國思想史裏最不開展，宋學對此方面，更落漠。程伊川朱晦翁之格物說，有些是受康節影響，但中心與味早已變了，百源學派並無嫡系傳人，此乃宋學進展中極可惜的一件事。

上述濂溪乃宋學中道家，百源乃宋學中陰陽家，則橫渠確是宋學中儒家。彼乃儒家中之荀子，屬於尙禮一派。橫渠思理縝密，精於辨析，彼在正蒙中剖辨道釋與儒家異同，對當時儒學復興有大貢獻，正如荀子有正論篇非十二子篇等。但橫渠最大著作，則爲西銘。今先錄其全文：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媿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橫渠西銘，與濂溪太極圖說，同爲宋儒，有數大文章。程門專以西銘大學開示學者，其爲當時所重如此。西銘大理論，只說一個萬物一體，其實此論並非儒家言。孟子只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善推此心可以保四海。孟子只主張一種人類同情心之推擴，並未說天地萬物本屬一體。若說是一體，亦只從人類同情心上說去。其由外面觀點，確實指說萬物一體者，乃莊周惠施。莊周屬道家，由直觀宇宙大化而言萬物一體，惠施屬名家，由分析名言所指異同而歸結到萬物一體。莊周由萬物實體言，惠施由人心思辨言，皆由理智方面證成萬物一體。儒家則專就人類仁孝之心，卽人類同情心方面，建立人倫，却不透過一層說萬物一體。故儒家思想爲中立的，平面的，每不肯透進一層講話。但道家名家則要透過平面，深入裏一層。後來佛家更然。初期宋學尙多平面話，第二期諸家耐不得，便多不免要透進一層說。濂溪太極圖說，實也是一種萬物一體論，他從宇宙萬物創造生成的歷史方面來指陳萬物一體。橫渠西銘，卻別無萬物一體之論證，只就萬物一體的見解上來推演人生哲學。孫夏峯謂西銘就既有天地說起，太極圖說就未有天地說起，卽是此意。

因此西銘比較似在平面上講話，比較近古代儒家思路，故二程極推西銘，却不稱道太極圖說。其實西銘說法，並非古代儒家所有。如云天地之塞吾其體，此卽佛家之法身也。天地之帥吾其性，此卽佛家之佛性也。佛學流傳中國幾百年，此等思想，已深入人心，故宋儒雖存心闢佛，不知不覺間多用了佛義。其實此問題卻頗費周張。試問所謂萬物一體，究竟應該由內心證成之，還是由外物證成之。在佛家自有他一套理論，但在宋儒卻不得不另尋說法。明道識仁篇云：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西銘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此乃主由內心存證。但稍後伊川，於明道誠敬存之之說以外，又補上

致知一義，又以格物爲致知工夫，直到晦菴，在此方面推闡盡致，便轉到由外物來證成此理的一邊去。故朱子又要推尊濂溪太極圖說也。二陸意見則稍近明道，這裏便兆出朱陸爭端。此乃宋學一大問題，現在且看橫渠自己意思。大體彼所謂萬物一體，亦似由外證成，其理論全在正蒙。伊川答橫渠書云：

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又告楊龜山云：

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同功。

明道亦云：

西銘，橫渠文之粹者，充得盡，聖人也。然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

此因二程皆主內心直證，不喜物外推尋。而謂橫渠只是後一路，尤其正蒙，是推索所至，非涵養所達，故不能相契也。今卽根據正蒙，則知橫渠意見，大體仍本易經。正蒙云：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今按易繫只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只是一氣，並沒有在氣外另立一太虛之體。又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與成亦卽指一陰一陽之道言，並沒有在一陰一陽之前另立一無感之源。易繫代表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還是平面的一元論，橫渠則必透進一層，變成雙層的二元的，此正是橫渠受佛家影響處。正蒙又說：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

此處橫渠排擊佛老，正證其受佛老之影響。若果虛空與氣卽一非二，何煩卻立二名？今云太虛，氣之本體，聚散，變化之客形，或顯已劃分爲二。若就易繫言，只是一氣聚散，更無所謂主客與體用。卽老莊有生於無之說，其實亦係對名言之遮詮，而非爲實際之表詮。老莊思想尙是平面的一元的，直要佛書傳入，始有雙層的二元的想像。橫渠雖闢佛，實仍受佛書影響，故謂太虛爲氣之體，無感爲性之源，而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此說爲程門所採，朱子極稱之，以爲

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其實只成其爲變相的荀子。試問太虛卽氣，又如何分辨天地與氣質？豈非以天地爲太虛本體，而以氣質爲聚散客形乎？如此則天地之性正略如王介甫所謂未發之性，氣質之性則略如王介甫所謂已發之情，惟橫渠不言發，而言感，必以無感爲性源，此卽天地之性，而以知識爲物交後之客感，此卽氣質之性，則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一非物交後之客感？何一非氣質之性乎？除卻氣外更何來一太虛？除卻一切客感，更何來有一無感乎？橫渠正蒙到底不脫一種上下雙層前後兩截的二元論，並非平面中立的一元論。

邵堯夫在理學派中是比較最豪放的，他說：「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他也不嚴肅地講修養問題。濂溪橫渠都注意講個人修養，理學氣皆極重，但二人亦有不同。周元公是一高潔人物，黃魯直贊他如光風霽月，其理想境界爲無欲，如青蓮之出汚泥而不染。橫渠則是艱苦卓絕，他自說：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這可見他生活之謹嚴。他又說：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這又可見他志願之宏大。我嘗欲爲橫渠此兩節話題一名字，稱之爲六有四爲之學。這是橫渠內心外行絕大人格之表現。朱子云：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應睡，只爲無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著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此等處，他又像是儒家中的墨子。

# 治療結核病幾種新藥

尹超

溯自上古時代卽殘害於人類之頑敵——結核菌，雖經千百年學者苦研奮鬪，絞盡智慧者之腦汁，尚未得一理想之武器。唯自磺胺類，抗生性物質等應世後，始有一線之曙光。由該菌所致之疾病在最早時因患者具有顯著之消耗情形，故有「癆病」(Phthisis or consumption)之稱。後知其所致之病理變化成結節形，而復名之曰「結核病」(Tuberculosis)。此特殊之病菌係德細菌學家科和氏 (Robert Koch) 於一八八二年所發現。茲就其治療發展之情形，作簡單敍述：

一、普通治療法——最早時患有此病，多認爲不治之症，後以休息、新鮮空氣、及豐富營養飲食等，則增強身體之抵抗力，使病變自可趨向好轉。進而有各種外科療法發明，如人工氣胸、胸成形術、膈神經切斷等，其目的乃在抑制患部之運動，局部藉得休息，以助益於變癒。

二、重金屬製劑——在過去二十年中曾試用各種重金屬製劑，如含有百分之三十七金化合物之硫代硫酸鈉金 (Sanocrysin)、硫酸鎘 (Cadmium sulfate)、及德銅製劑易敗賽耳 (Ebesal) 等，經實驗應用，均無顯著之療效。

三、磺胺類與碸類化物 (Sulfonamide and sulfone)——瑞、范、費、辛等氏 (Rich and Follis, 1938; Feldmandand Hinshaw 39; Konard, 39) 先後發現磺胺類之氨苯磺胺 (Sulfanilamide)、磺胺嘧啶(Sulfapyridine)、及新百浪多息(Neoprontosil)，有阻止結核菌在豚鼠體內繁殖之效能，後悉其作用或係間接影響於白血球，而非能直接殺菌，故效力至微，且所需之劑量大，不適於臨床之應用。至於碸類化物對結核菌之功效較前者爲大，其主要者有二：

普羅明 (Promin)——爲雙苯碸類化物，在英國稱曰普羅滿大 (Promanide)。范辛二氏（一九四〇）曾試用於實驗感染結核之豚鼠，證明其對動物之結核症確有阻止病變進行之療效。翌年美國礦泉肺病療養院之患者首先自願接收施用此藥，應用結果尚佳。又據單氏等 (Dancey et al, 一九四四)之報告其治療二十七病例，謂此藥對初起結核病變似有相當之療效，但用於靜脈注射則無甚效果，其最成功之方法係局部應用於結核潰瘍，惟惜其未有確定之結論也。普通在臨床試用之口服量劑爲〇．二——〇．三公分 (gm.)，一日三次。靜脈注射量爲二——三公分，每日可一二次。該藥之毒性頗大，可致生貧血、發紫、腸胃道不適等症狀，且尤以口服爲甚。

大艾松 (Diasone)——係雙苯碸之衍化物，於一九三八年由在美工作之俄國科學家銳氏 (Raiziss) 所製成，於同時亦爲美人包勞二氏 (Bauer and Rosenthal) 合成。銳氏曾試驗於結核菌，而范氏用大量豚鼠實驗，均證明其有療效。自一九四三年起，美國數肺病療養院始試用此藥。懷氏 (Waukegan 一九四三) 試用於臨床閱六月之久，

所得之經驗，對各期肺結核俱有大小不等之功效。皮氏等(Petter et al, 一九四四)報告應用於一百患者，其中之四十四人患輕重不同之肺結核，繼續一百二十日之治療，發現其進步最顯明時乃在治療之第六十——九十。以其進步之程度論之，在患初期與中期肺結核者為百分之百(亦即均有顯著進步)，最重患者為百分之七十九，口服量每日約一公分，應於餐時服之，以減少噁心之發生，但亦可有頭痛、反胃等情形。

普羅密(Promizole)——雙苯碸之衍化物，范氏等(一九四四)報告其臨床應用之結果，謂對結核症之療效較前二者更佳。彼等於去年報告施用於患腎結核者十八，均收尚佳之效果。每日所用之口服劑量為八——十公分。其毒性為最小，此其優點之一也。可發生之反應為貧血及腹痛等，若同時服以酵母片或肝膏，胃腸症狀可避免發生。

四、抗生性物質——斯垂布安梅新(Streptomycin)為威氏(Waksman)於一九四二年研究土壤中之放射狀菌(Streptomyces griscus)時而提取出之產物。此物質對革蘭氏陰性細菌具呈殊強殺菌效能，乃為青黴菌素與磺胺類化物等所不及者。係一種有機質，溶於水，而不溶於醚和哥羅芳。毒性甚低，對白鼠之致死量(Lethal dose)為每公斤(kg.)體重予以七公分之純製品。在試管內抑制結核菌之生長。最近經試用於實驗接種結核之豚鼠，分作二組，一組每日應用該種新抗生性物質六千單位治療，另組未加治療以作對照，經六十日之治療觀察，對照組豚鼠之結核病變呈顯著展開，而另組則否。斯、馬二氏(Smith and McClosehy, 一九四五)應用該物質與普羅明治療已被感染結核之豚鼠，結果前者之療效較後者為著。此種物質現提製尚不易，以去年十月份消息，美國各大藥廠，每月共僅可產十四兩，其貴重由是可見。日後倘能大量生產，俾以廣大試驗應用，則其療效價值自可確定，或將為治療結核症藥物最有前途者。

五、植物性鹽基等——賽法藍進(Cepharanthin)乃日本長谷川秀治與近藤平三郎二氏所發現製成，係由台灣所產之防已科 Stephonia 屬植物提取之鹽基，其主要之成分為 $C_{37}H_{38}O_6N_2$，淡黃色之粉末，毒性甚小。豚鼠之致死量為每體重一公斤予以皮下注射七百五十公絲(mgm.)。在試管內對結核菌之試驗，有使該菌之抗酸性脫卻而被溶解，并可阻其生長。曾應用於臨床，據謂對各種結核疾患，所獲之療效頗佳。其每日之口服量約〇·〇一——〇·一公絲。無論用於注射或局部敷罨，均可有效。至於上月報載台灣大學教授桂重鴻氏發現之左旋性洛丁酸，對肺結核亦有療效，因尚無報告文獻，故不能加以介紹。

主要參考文獻：

1. Wesley W. Spink. Sulfanilamide and Releted Compounds in General Practice, 1943. (New York).
2. Ralph, Wallace, Diasone, New Hope for White Plaque Victims, Your Life, 1943.
3. H. Corwin Hinshaw, William H. Feldman and Kal H. Pruetze. Present Status of Chemotheropy in Tuberculosis. Ann. of Int. Med. Vol. 22, No. 5, 1945.
4. Chemotherapy of Tuberculosis. Brit. Med. J. No. 4402, 1945.
5. Streptomycin, A New Antibistic. Brit. Med. J. No. 4402, 1945.
6. Streptomycin and Promin in Experimental Tuberculosis J.A.M.A. Vol. 129, No. 9, 1945.
7. Produce Fourteen Ounces of Streptoanycin a Month. J.A.M.A. No. 129. No. 9, 1945.
8. Chang-shaw Jang. Chemotheropy E. Sulfonamide, 1945.

# 貴州之銅礦與錫礦

錢　珍

銅之功用僅次於鐵，富有延展性，乃電及熱之良導體，可抽成銅絲，多用製電線，電氣機械，家庭用器及鑄製貨幣。銅之合金甚多，廣用於工業，並作軍用。赤銅礦及銅之氧化物以製紅色玻璃，瓷器、及琺瑯器。銅之硫酸鹽用於電解、醫藥、農業上作殺蟲劑。錫之化學性質不甚活潑，不受空氣中濕氣及碳酸氣之作用，此性質使其成爲有用之金屬。錫用造錫器，電氣器具，製成錫箔以包裝潤濕物品及揮發性物品，有大用途二：其一乃製馬口鐵即錫皮鐵，使鐵不易銹而耐用，大量用於罐頭食品；其二係製錫之合金，其合金除製印刷鉛字金及鑄造用靑銅外，主要者用製熔點較低之銲錫或稱銲藥，含錫百分之六七——三三及鉛百分之三三——六七。普通錫器多非全部含錫，光彩似銀之一種錫器，含錫百分之八〇，鉛百分之二〇，及少許銅與銻。其與汞合成之錫汞齊可用之製鏡錫之氯化物。二氯化錫用作媒染劑，還原劑，及去污劑，四氯化錫液體則用於軍用煙幕。

現分述貴州之銅礦及錫礦之生產狀況及礦質於後：

## 一　銅礦

銅礦在省內多集中於西部，產額以赫章、威寧二縣爲最豐，大定、納雍等縣亦產之。礦石以孔雀石 (malachite，成分爲含水鹼性碳酸鹽，$Cu_2(OH)_2CO_3$，即 $2CuO \cdot CO_2 \cdot H_2O$)、斑銅礦 (fornite，成分爲銅與鐵之硫化物，$3Cu_2S \cdot Fe_2S_3$)、黃銅礦 (Chalcopyrite，成分亦爲銅與鐵之硫化物 $CuFeS_2$ 或 $Cu_3FeS_3$)、及輝銅礦 (Chalcocite，成分爲硫化物，CuS 或 $Su_2S$) 爲主。本省銅礦之成因，率皆爲淺成熱液礦床，地質年代爲中二疊紀，母岩爲玄武岩，在中二疊紀時代，由火山作用噴出武玄岩流液，覆蓋於下二疊紀，即棲霞石灰岩之上，含有銅質之玄武岩於凝固後發生裂隙而上昇，熱液溶解岩石中所含各種礦物而至岩石之孔隙中，復經天水作用而生斑銅礦、孔雀石等礦物之沉澱致成礦床，其地帶多在距地面較近處，故名淺床熱液礦床。赫章、威寧之德卓等礦區，其礦床則生於玄武岩上部之上煤系中，由於上昇熱液經過玄武岩，將銅質溶解成爲硫酸銅及碳酸銅等液，衝入煤系，復經過煤系中富有硫質或含黃鐵礦之岩層而起還原作用，使硫化銅沉澱而生礦床，惟礦床中所見多係孔雀石，由硫化銅經天水作用而成。赫章、威寧產銅區，計有德卓、黑山坡、銅廠河、溪街、喀什洛、稻田壩等處，貴州企業公司前曾勘得德卓、銅廠河、稻田壩礦區三處。德卓一區共有銅礦床三，均生於二疊紀煤系中，下層見於最低煤下約八十公尺，爲含銅甚豐之斑銅礦。中層在最上煤層之上約六十公尺爲斑銅礦、孔雀石，或爲輝銅礦。上層在中層上約一百二十公尺，主要者爲黃銅礦，或輝銅礦與孔雀石。三層中上層所含成分雖高，但產狀甚不規則，開採無大把握，故採取應以中下二層爲主，其總儲量依能提煉之純銅計，約有一百七十萬噸，以現時全國年銷六千萬噸計算，則德卓一區可供全國二百八十年之用。銅廠河及稻田壩二區之礦質遠遜於德卓一區。大定、納雍二縣之銅礦以大興銅礦爲主。此礦在大宣化場，礦脈貫入石灰岩層中，寬一、二寸至八寸，脈石爲石英礦石，多爲黃銅礦及孔雀石。盤縣之西冲銅廠在煤層上部之砂質頁岩中，有綠色斑痕，亦有孔雀石，係受侵染作用而成；礦質不高，爲量亦無多。

全省產量豐富縣份有黔西　威寧、赫章、大定、納雍數縣，中等

產量縣份有沿河、江口、台江、三都、盤縣、正安等縣，較少縣份有惠水、平越、修文、息烽、貴定、鎮遠、銅仁、施秉、三穗、餘慶、羅甸、荔波、平塘、從江、興義、郎岱、鎮寧、興仁、晴隆、普安、畢節、水城、織金、遵義、仁懷、綏陽、湄潭、德江、鰼水諸縣。

銅礦本省曾開採者有黑山坡、銅廠河、大宣化場及盤縣之西冲、三寨及洒基堌，惟多因資本不充裕，先後停採。黑山坡礦坑道長約四百步，高四、五尺，每百斤礦砂可煉二十至四十斤。民國元年由胡小易開採，用土小直爐冶煉，年產二萬餘斤，但因匪亂，時採時輟。二十一年改爲官營，設畢威水礦務局，嗣亦以辦理不善，二十四年遂停辦。大興場之銅礦，民十六年黔省府曾經開採，設土煉爐二座，利用楊家河水力作送風原動力。冶煉之法，先將礦石置煆灶中煆二、三次，裝入直煉爐內煉二次成紫銅，每天可煉礦石二千餘斤，後因燃料木炭不敷應用而停煉。二十年繼續冶煉，復以經費過少，每月採砂雖有四千餘斤，惟無力建煉銅廠，無法煉砂，於二十二年乃停辦。

普通煉斑銅礦、黃銅礦等較詳細之方法，乃將煉石煆三至七次，以減少所含之硫分。煆爐用泥磚砌成隔牆，每隔約長一丈，寬二尺半，高八尺，牆厚二尺，在爐底鋪厚一尺之礦石一層及厚二尺之柴一層，其上又鋪礦柴各一層，於近內壁處留一礦石砌之煙囪，煆時由煙囪投入燃燒之木炭，將柴引燃，約三晝夜，柴可燒盡，再移入第二爐中重煆，須使礦石成海綿狀即成。每爐可煆礦石二千斤，需柴四千斤。次用冶爐冶煉之，爐高八尺，寬八尺半，頂部寬三尺，底部作正方形，有上下二部，各具一門，二門相距約一尺半，上爲礦門，係爐頂一缺口，深一尺半，寬約一尺，下爲金門，低與地平，高約一尺半，寬二尺。煉時，先取無煙細煤築爐底，成鍋底形，再滿堆碎焦煤，次用泥炭渣將金門封閉，引燃後，自爐頂缺口投入煆過之礦，並加石灰石十斤，歷一小時許，銅即熔化沉爐底，乃加入焦炭使之豐滿，復加入礦及石灰石冶煉之，直至金門有礦渣流出，熔銅即經金門底部所鑿之小孔中而出成銅塊。計每三小時半可煉二次，每次可加煆礦三百斤，需焦炭約一百斤。

貴州銅礦之成分，據余分析結果：

貴州銅礦分析成分表

| 縣別 | 產地 | (一)銅% | (二)硫% | (三)鐵% | (四)氧化矽% | 備考 |
|---|---|---|---|---|---|---|
| 餘慶 | — | 三•四二 | 二二•五三 | 二三•一四 | 四〇•一八 | 黃銅礦 |
| 平塘 | — | 四•八五 | 一二•三七 | 八•七五 | 六三•五一 | 斑銅礦 |
| 納雍 | 大兎場 | 五•三一 | 二七•六四 | 一四•二六 | 五一•〇七 | 同上 |
| 黔西 | 菜園鎮 | 一〇•四七 | 二五•九〇 | 痕跡 | 五七•八四 | 孔雀石 |
| 綏陽 | — | 四•五八 | 三五•三七 | 四•一六 | 五五•二二 | 斑銅礦 |
| 湄潭 | 冷水溪 | 六•二七 | 一八•六五 | 三六•五二 | 三七•四三 | 黃銅礦 |

本省銅礦與西南各省銅礦之儲量如下表

| 省別 | 產地 | 主要礦石 | 礦石含銅% | 純銅可能儲量（噸） |
|---|---|---|---|---|
| 四川 | 彭縣大寶山 | 黃銅礦 | 二 | 二三、五二四 |
| 西康 | 會理爐廠 | 黑銅礦 | 二•七—五•四 | 一八六、六二一 |
| | 通安 | 黃銅礦、斑銅礦、孔雀石等 | 一八 | 六〇〇、〇〇〇 |
| | 越嶲海棠 | 孔雀石 | 二〇 | 二、二〇〇 |
| | 芶嶺槽 | 砒黝銅礦 | 二五 | 七一、四〇〇 |
| | 滎經前後棻壩 | 黃銅礦、斑銅礦 | 〇•五 | 三、二五〇 |
| | 天全銅廠溝 | 同上 | 〇•五 | 一、三〇〇 |
| 雲南 | 永勝 | 輝銅礦、斑銅礦等 | 二 | 六、三七〇 |
| | 易門 | 黃銅礦、斑銅礦、孔雀石等 | 一二 | 五、三〇〇 |
| 貴州 | 納雍德卓 | 輝銅礦、黃銅礦、斑銅礦等 | 二—五 | 一、六九〇、〇〇〇 |
| 共計 | | | | 二、五八九、九六五 |

## 二　錫礦

錫之主要礦石爲錫石(cassiterite, tinstone)，本省亦然，成分爲二氧化錫，係正方晶系結晶，細粒狀或塊狀，褐黑色，間有黃色，灰色，具金鋼石狀或樹脂狀光澤，劈開不完全，斷口貝殼狀不平，性脆而堅，硬度六——七，比重六·八——七·一，含錫百分之七八·八二。省內從江縣黨家灣及晴隆縣丁頭山均曾採煉此礦。礦床有火成礦床，存於巨晶岩中，或爲接觸礦床，存於黑雲，母花崗岩與石英片岩之接觸部，石英及放射狀黑色電氣石之集合體內含有錫石。常與黃鐵礦、黃銅礦、方鉛礦共生。礦脈中之錫礦床乃在高溫下或過熱水熔液之作用而生成，位於接觸變質礦床及溫度稍低之熱水礦脈中間。礦脈每與酸性火成岩有密接之關係，其生成卽由於花崗岩噴出之後火山作用，其母岩卽花崗岩，有貫入花崗岩之結晶片岩、砂岩、石灰岩等。

本省產錫豐富縣份爲從江，中等產量縣份爲晴隆、遵義等縣，較少縣份爲施秉、水城等縣。

從江黨家灣及晴隆丁頭山二處之錫礦，原曾開採，現均先後停辦。普通煉錫之法，以其常含有黃鐵礦、黃銅礦、石英等雜質，入爐冶煉之初，須將礦砂傾於篩上，淘洗除去泥砂，敲碎，置搗礦器中和水搗之，使其細粒能穿過每方吋四十孔之篩爲度。次引之流入長槽貯蓄池，因錫石之比重爲七，砂石等雜質較輕，隨水流去。錫石重而積於池中，再用選礦台選之，轉送入焙砂爐烘焙，以氧化黃銅礦。嗣露於空氣中數日，淋以熱水，溶於硫酸銅，再用選礦台淘洗，除去氧化鐵，然後冶煉之。煉爐用反焰爐，礦砂取五分，和炭粉一分，並加石灰若干，初煉之溫度須稍低，逐漸增高溫度，約五小時，錫全熔解，將上浮之渣滓再閉門煉之，經四十分鐘後復開門攪和而熔煉一刻鐘卽成。

貴州錫礦之成分，據余分析結果：

貴州錫礦分析成分表

| 縣別 | 產地 | (一)錫% | (二)鐵% | (三)硫% | (四)二氧化矽% | 備考 |
|---|---|---|---|---|---|---|
| 從江 | 黨家灣 | 四二·三七 | 二·〇四 | 三·六八 | 二五·二九 | 錫石礦 |
| 晴隆 | 丁頭山 | 四五·六四 | 痕跡 | 二·三五 | 二一·七三 | 同上 |

# 周金文所見之吉凶宜忌日

岑仲勉

吉凶日宜忌，當隨有歷以俱來，人事愈繁，於是疑忌亦愈多，後世歷書所載，乃幾於無微不包，此實文化漸進之象徵，非智識日下之象徵也。商人每事皆卜，則似固定之宜忌日尚少，與周俗略有不同，本篇所論，祇就周代言之。

## 一　丁亥

歐人因凱撒之死而惡十三，宴席不取十三人，行事忌星期五，大約各箇民族之習俗，對於吉凶宜忌，總不免帶多少迷信。羅振玉言周人鑄鐘喜用丁亥，間嘗就金文所見丁亥諸例，輯錄如次（異器同文者不復錄）：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邵鐘、楚王領鐘、晉邦盦、黃大子白克盤、夆叔匜、陳逆簠、姑馮句鑃、余受盤、丑㝬九器。）

唯正月初吉丁亥。（齊鞷氏鐘、諸𣸈鐘、邾子𤔲師鐘、𧇤鐘、王孫遺諸鐘、沇兒鐘、楚王鐘、蔡大師鼎、王子吳鼎、陳侯鼎、𠭯壺、

鄦子妝簠、陳子匜、曾子□簠、陳侯簠、佘冉鉦十六器。)
唯王命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尊)
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師毄毀)
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鄭毀)
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盤)
唯王二十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伊毀)
唯一月既望丁亥。(褺伯星父毀)
唯正月孟蕾吉日丁亥。(諸召鐘)
唯王正月辰在丁亥。(公孫班鎛)
唯正初吉丁亥。(其𤔲句鑃)
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師兌毀)
唯二月初吉丁亥。(吳彝)
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大毀)
唯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大鼎)
唯四月初吉丁亥。(敔毀)
唯王五月元日丁亥。(陳肪毀)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綸鎛、仲偁父鼎二器。)
丁亥五月。(癸公尊)
唯六月初吉丁亥。(召仲考父壺)
唯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免彝)
六月丁亥。(孔悝鼎)
唯元年八月丁亥。(師旦鼎)
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楙季毀)
唯八月，……丁亥，命矢告於周公宮。(矢令彝)
唯王八月丁亥。(歸父盤)
唯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師嫠毀)
唯正九月初吉丁亥。(僑兒鐘)
唯九月之初吉丁亥。(茲太子鼎)

唯九月初吉丁亥。(陳公子甗)
唯王九月丁亥。(利鼎)
唯正十月初吉丁亥。(子璋鐘)
十月丁亥。(乙彝)
唯王十又一月初□丁亥。(丁亥旅鼎)
唯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卯毀)
唯十月又一月丁亥。(我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辰在丁亥。(善鼎)
唯十又二月既生霸丁亥。(栕毀)
冰月丁亥。(陳逆毀)
唯王月初吉日丁亥。(伯戔盤)
唯元年既望丁亥。(蔡毀)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國差𦉜)
□□□□吉丁亥。(失名鼎，羅振玉誤題鎬鼎。)
此外泐去日干者，如
唯正月初吉元日□亥。(郘王子旃鐘)
依上例推之，亦有爲丁亥之可能。夫傳世周金，記月日者數本不多，頃今略爲搜集，已得六十八條，當日民俗之重視「丁亥」，躍然如見。且又知丁亥之可貴，不徒鑄鐘爲然，卽鑄冶其他器用及行事，亦靡不有取乎此日，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似非偶然之事。

易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經義述聞云：「皆行事之吉日也。……故蠱用先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也。古人行事之日，多有用辛與丁癸者，……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召誥曰，丁巳，用牲於郊，少牢饋食禮曰，日用丁己。……漢書武帝紀詔曰，望見泰一，脩天文襢，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於郊，顏注曰，辛夜有光，是先

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此辛與丁爲吉日而擇以行事之明證，西漢時古義猶未亡矣。」此外禮記月令，仲春上丁釋菜，仲丁習舞，仲秋上丁習吹，亦是以丁爲吉日。其必由甲前後推者，甲、干之始也。其由庚前後推者，庚居干之第七位，意取乎七日來復也。其必三日而不一日二日者，以三爲聖數之象徵也。丁爲甲之後三，又爲庚之前三，是雙重吉日也。爾雅釋天、「丁、壯也。」史記律書、「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注、「老復丁者家有高年，則蠲其子孫免賦役也。」通典七、「晉武帝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又舊俗元旦相見，常以「添丁發財」爲通用賀語。我國人口增殖之民族要求，基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原則，（此原則並非儒家所創。）其來甚古。職是之故，人無不欲早有子，有子又無不欲其長養成「丁」，因音聲傅會，於是有取乎「丁」日，此正後世選歷以趨吉避凶者之最古雛形也。

繼檢俞樾茶香室經說一云：「復彖辭七日來復，……今按易言七日，實卽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義，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自辛至丁凡七日，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自丁至癸凡七日。」余前謂甲至庚爲七日來復，由俞說推之，幸不至陷於創謬。

丁何以必合亥，據余所見，殆有兩因：

（一）方言，荄、根也。漢禮樂志、「根荄以遂」。五行志、「孕毓根核」。（顏注、核卽荄字。）吾粵神巫爲兒童祝福者恆曰「根基長養、快高長大。」此「亥」取傳於根之義也。亥切韻 ghâi 荄 kâi，在音轉上 gh 與 k 可以互通。

（二）孟子「孩提之童」，舊注謂小兒知孩笑可提抱者，說文亦訓孩爲小兒笑，此非其正詁也。試觀國語、「而孩童焉比謀」，老子、「聖人皆孩之」，便可見。小孩及孩兒至今爲通俗之語，切韻「亥」「孩」同音，既「丁」復「孩」，乃雙重吉利語也。此「亥」取傳於兒之義也。（亥、孩相通，再於拙著「周代數學史之一章」詳之。）

述聞所引少牢饋食禮，其下又云：「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孝孫某來日丁亥，……孝孫某來日丁亥，……孝孫某來日丁亥。……」書丁亥者四，足見「丁」「己」之中，「丁」又較重，與金文所見之丁亥，恰可互爲證明。

劉朝陽氏言約略統計，初吉凡八十七例，內丁亥占三十六（華西協合集刊四卷十三頁）。又言、有等作家，且以爲丁亥之慣被使用，殆祇是門面之語，其意義幷不定是常擇丁亥以作銅器，因此、又或有人以爲初吉一詞，至周代中葉已變爲純屬門面之語，幷不定指實在初旬之中，選擇一日。此兩說幾同樣可信云云（十四頁）。余按迷信者之心理，必謂某日屬某干支係自然的排定，充其量，則有一時一刻不可差忒之嚴限。如果「丁亥」可爲門面語，或任便安置，是迷信之念，已幾分打破，迷信既打破，又何必有取乎「丁亥」，且非「丁亥」者何以不一律移爲「丁亥」。再進一步言之，金文上所見「丁亥」，如果多不按固定次序，則依據干支以構造之歷譜，直根本上已喪失建立之基礎矣。書本如儀禮、夏小正均特提丁亥，與現在所見金文，事實相合，斷非毫無影響之詞。故謂「丁亥」爲周人門面語，既遠乎周金所昭示，亦反乎書本記載。

抑周人之重「亥」，尚有乙亥可以爲例，如

唯十又一年正月初吉乙亥。（虢季氏子盤）

唯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邾公牼鐘）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鐘）

唯正月初吉乙亥。（君夫毀）

唯三月既望乙亥。（史族毀）

唯三月乙亥。（相侯毀）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舀鼎）

在八月乙亥。（麥彝）

唯王九月乙亥。(晉姜鼎)

乙亥。(尹光鼎、小子𦉜鼎、史䛋彝、飤卣、玉佩、又大豐𣪘補「乙」字。)(註)

以上共十五器，女性尤多忌諱，晉姜鼎之用乙亥，固可注意之點也。

金文中紀日用丁而不帶亥者數亦不少，如

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郙鼎)

唯三月丁卯。(師旅鼎)

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畢叚𣪘)

唯六月初吉，王在𦒻京，丁卯。(靜𣪘)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卣)

丁卯。(𠭯子鼎)

唯二月初吉丁卯。(又尊)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䵼尊)

唯四月初吉丁卯。(友𣪘)已上丁卯。

唯九月既死霸丁丑。(矢令𣪘)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丑。(同𣪘)

唯正月丁丑。(貉子卣)

丁丑，王饗大祖。(大豐𣪘)已上丁丑。

唯王四月既眚霸，辰在丁酉。(𠕋鼎)

唯正月既生霸丁酉。(師遽尊)

唯正月吉日丁酉。(郤王義楚鍴)

唯五月初吉丁酉。(鄭師𠭯父鬲)已上丁酉。

唯三年五月丁巳。(史頌𣪘)

丁巳。(鮽尊、𠭯尊、𣪕卣、庚贏鼎。)

唯六月初吉丁巳。(大𣪘)已上丁巳。

丁未。(周父辛彝、丁未角。)已上丁未。

計共二十五例。

## 二　子卯及其他干支之窺測

禮檀弓下、杜蕢言，「子卯不樂」，鄭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今觀前引文，則用丁卯者已得九例，疑檀弓所記，未盡信也。爰乘討論之便，不辭瑣屑，就所見金文之紀日者循十干及六十甲子次序，裒而錄之，以覘周人於干支中有無嫌忌，搜輯雖未盡，然已什得八九，唯異器同銘者不復贅。

(甲) 甲子　琱生𣪘、小臣傳𣪘。

甲戌　吳生鐘、頌鼎、康鼎、師晨鼎、無惠鼎、寰𣪘、師虎𣪘、師𩛥𣪘、班彝、休盤。

甲申　楚公鐘、小盂鼎補文、矢令彝兩見、衛彝、宗𢍰彝。

甲午　𤔲𣪘、效卣、農卣、匡卣。

甲寅　大夫始鼎、羌伯𣪘、牧𣪘、師兌𣪘、省卣。共二十七例。

(乙) 乙丑　拍尊、𨚕公𣪘、子𧺆舟。

乙亥　已見前。

乙酉　小盂鼎、矢令彝、𩁹簋。

乙未　守宮尊、伯兒尊、小子𣪘。

乙巳　𩖥鼎、𢦏𣪘、小子卣、叔上匜。

乙卯　旂鼎、𢓊尊、免簠、散氏盤。

乙、史喜鼎不著支。共三十三例。

(丙) 丙寅　靜卣、遹甗、文□己匜。

丙戌　𩁹氏鼎、𡩜叔𣪘。

丙申　毛叓𣪘、服亞角。

丙午　征人鼎、師湯父鼎、伯晨鼎、𨛜侯𣪘。

丙　刊宮尊不著支。共十二例。

(丁) 已見前。共九十三例。

(戊) 戊辰　不𡢁鼎、畢叚𣪘。

戊寅　叔弓鎛、戊寅作父丁鼎、趞鼎、豆閉毁、史懋壺、陳猷釜。

戊戌　望毁、師毛父毁。

戊申　不𡢁毁。

戊午　戊午爵。共十二例。

(己)　己巳　史伯碩父鼎。

己卯　番匊生壺。

己丑　作册大鼎、琱生毁、庚贏卣。

己亥　玏鼎、禾彝。

己酉　庚贏鼎、己酉彝、宜桐盂。

己未　羌伯毁。共十一例。

(庚)　庚午　盠鼎、南季鼎、寰鼎、庚午父乙鼎、燮毁、何毁、叔朕簠、曾伯霥簠、伯𧃍簋、庚午盂、賢兕觥、楚嬴匜、庚午□。

庚辰　中尊。

庚寅　克鐘、中鼎、師𧾷鼎、師奎父鼎、鄆孝子鼎、靜毁、彔伯𢦚毁、師訇毁、宴毁、揚毁、走毁、諫毁、獻彝、兮伯盤、寰盤、克盨。

庚戌　鄭虢仲毁。

庚申　弋叔朕鼎、旅鼎、楚子簠、臣卣、宰椃角、黃韋俞父盤。

庚　邻句鑃不著支。共三十八例。

(辛)　辛未　守毁。

辛巳　奢毁、𦧸毁、耶彝、𨻰彝、䮴卣。

辛卯　井鼎、趩尊。

辛丑　競卣。

辛亥　䢅大史申鼎、毓祖丁尊。

辛酉　𥁕鼎、師遽毁、辰盉。共十四例。

(壬)　壬申　寡兒鼎、競毁。



壬午　𢍰鼎、趞曹鼎、𧃍公諴鼎、梢𢽾彝、少民劍。

壬辰　𣪊攸比鼎、小臣宅彝。

壬寅　伯中父毁、無曩毁、曩鬲。(?僞)

壬戌　呂鼎。共十三例。

(癸)　癸酉　員鼎。

癸未　史獸鼎、矢令彝、父癸尊、鄀公平侯盂、陳侯因資錞。

癸巳　格伯毁、小子□毁、小臣邑斝。

癸卯　撫叔毁、辛史彝。

癸亥　豐鼎。共十二例。

其十干分配之數如下表：

| | |
|---|---|
| 甲 | 27 |
| 乙 | 33 |
| 丙 | 12 |
| 丁 | 93 |
| 戊 | 12 |
| 己 | 11 |
| 庚 | 38 |
| 辛 | 14 |
| 壬 | 13 |
| 癸 | 12 |
| | 265 |
| 平均 | 26.5 |

除去不著支之三器外，十二支之分配如下表：

| | |
|---|---|
| 子 | 2 |
| 丑 | 11 |
| 寅 | 33 |
| 卯 | 18 |
| 辰 | 5 |
| 巳 | 19 |
| 午 | 27 |
| 未 | 12 |
| 申 | 17 |
| 酉 | 14 |
| 戌 | 16 |
| 亥 | 88 |
| | 262 |
| 平均 | 21.8 |

由是得如左之窺測各點：

一、六十甲子中有七箇未見，內癸丑一箇，想屬偶然。

二、甲得二十七例，恰如其分，辛祇十四例，易所謂先甲三日及述聞古人行事多用辛之說，未有據。

三、丁占九十三例，亥占八十八例，各約當全數三分之一，少牢饋食禮注重丁亥，在金文已獲明證。丁亥之外，乙亥獨多，計十五例。

四、戊祇十二例，吉日詩言「吉日維戊」，不過會逢其適。

五、己祇十一例，日用丁己之說，亦未盡信。

六、庚占三十八例，尤其是庚寅，獨占十六例，居丁亥之次。再

次則庚午占十三例，居第四位，詩言「吉日庚午」，殆非無故而然。若癸祇得十二例，後庚三日之說未有據。

七、子祇二例，在各支中爲最少，且祇見甲子，其餘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均未見，周人忌「子」日之說，似不無影象。但穆天子傳三，「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則認子爲吉日。然此亦未嘗無法解說。其一、卽宜忌隨文化漸進而愈密，穆王下去晉平公已四百餘年，穆王時所不忌者未必春秋之末亦不忌。其二、甲子獨不忌者或因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且居六十日之首也。

八、亥之外寅爲獨多，占三十三例，豈取「寅」有敬恭之義歟。

九、五箇卯日，金文均見用，忌卯（尤其是乙卯）之說，應是後起，此點於夏史研究，饒有關係。

一〇、辰祇六例，且甲辰、丙辰均未見，有無嫌忌，未能推測。

依上研究，有可引申者，商人以日爲名，故祭其祖某甲則選甲日，某乙則選乙日，此爲甲文所祭日之通例。若周人則文化大進，除較下層階級至東周時仍保存「日名」之習外，在朝廷顯達，幾已一掃而空，若「癸未、……王賞□貝、用作父癸寶尊」（此非商器）之例，或屬巧合，否亦數極有限，祇此一端，已表現商周質文之大別，知或謂商周文化無甚殊異者之斷不然矣。

三十三年初夏稿，三十五年五月補成。

（註）尹光鼎、我鼎、俎子鼎、小子⿱䍜鼎、小子卣、⿰簋卣、鯀尊、己酉彝、耶彝、小子毁、宰椃角、服亞角、小臣邑斝等，或謂是商器，就文字驗之，應以周器爲是，故收入之。

# 司馬遷之史學及其他

李長之

## 一　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與歷史科學

司馬遷究竟是一個歷史家。司馬遷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如何，在傳統的評價中，原已有一種公論（雖然我們覺得不夠），我們姑且引趙翼的一段話，以爲代表。

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二十二史劄記

這意思是說司馬遷之功乃在給中國的所謂「正史」立下一個規模。其次稱道司馬遷的史學貢獻的，是說他開創了「通史」，這說法最初爲鄭樵所提及，後來又爲章學誠所張大。

反之，對司馬遷的史學不滿的，除了班固站在古典的立場說他「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外，又有鄭樵責其博雅不足之說：

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百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爲遷恨者，博不足也。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通志總序

所謂雅不足就仍是班固的同一觀點，不過一從思想上論列，一從語言上論列而已。然而這在反面，卻恰可以說明司馬遷之浪漫精神，這不

唯不足爲病，却正是特色所在處。至於所謂博不足，却就是現代人所斤斤計較的史料的豐富不豐富的問題。我認爲這也不過是「事後有先見之明」的可笑看法罷了。司馬遷在那時實在已盡了搜集史料的能事了，而且他也是有着運用史料的方便的，古人著書不能像現在人一一標出來源，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再說一個歷史家之可貴，並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對史料之瞭解，並能看出它的意義。現在人動輒說史料多少，這是只求廣度，而忘了求深度了。司馬遷之可貴，乃在他的「識」。由於他的「識」，於是他能對平凡的史料，而掘發出了意義。這豈是淺薄的人所能夢見的？

我認爲從前人對司馬遷所加的估價是不夠的，所加的貶詞也是不正確的，——在一個英雄身上發現蒼蠅似的瑕疵原不足爲訓。照我們現在的瞭解，我們認爲司馬遷除了爲正史立下規模以及有通史的氣魄之外，又有下面幾種了不起的貢獻：

第一、一個歷史家的可貴，首在有一種「歷史意識」。有歷史意識，然後才能產生一種歷史範疇。歷史範疇是什麼呢？歷史範疇就是演化。凡是認爲一切不變的，都不足以言史。自來的思想家，不外這兩個觀點：一是從概念出發，如柏拉圖，如康德；一是從演化出發，如亞里斯多德，如黑格耳。司馬遷恰恰是屬於後者的。用他的名詞說，就是變，就是漸，就是終始：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自序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自序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天人之際，承敝通變。——自序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祖本紀

語有之，以權利和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鄭世家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十二諸侯年表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六國表

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高祖功臣侯年表

成表終始，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惠景閒侯者年表

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天官書

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平準書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據文選）

在「變」，「漸」，「終始」三者之中，司馬遷尤其時時提及的乃是終始。終始者並不是一堆死的東西，擺在哪兒的，如果那樣便只是史料而已了。一個歷史家需要對於史料加以專家的把握，用司馬遷的話講就是：「綜其終始」，「察其終始」，「謹其終始」，這裏邊實在包括許多方法和許多本領。謹其終始是客觀的遵循這一種演變，察其終始是對於這一種演變加以觀察，最後却要加以組織，那就是綜其終始，而且更要看出其中的意義，尋出一種原則，也就是所謂通古今之變了。他說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就因爲前者是哲學家文學家的看法，只有他之綜其終始才是一個歷史家的看法。這其中有司馬遷的學力，也有他的識力。司馬遷處處沒忘了他是一個歷史家，他處處運用這種歷史意識，發揮這種意識，所以他可稱爲是中國上古第一個覺醒的擔負着歷史使命的人。同時司馬遷又有着詩人的天才，他往往把這種演化的趨勢，就具體的書件上觀察

之，把握之，描寫之，例如他對諸侯之被削弱，便從他們之「貪者或乘牛車」看出來（見「平準書」及「五宗世家」），因此他的歷史意識乃是佐之以詩人的慧眼，於是燭照的角落更多，而表現出來的也更有着史詩性的意味了。

第二，司馬遷是一個有史觀的人，換言之，他有他對歷史的一貫的看法。他有他的歷史哲學。假若說他的歷史意識，是在所謂通古今之變上，那末他的歷史哲學，就是在究天人之際上。天人之際是什末？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客觀力量和主觀行為的消長結果。因為他看重客觀力量，所以也可以說他的史觀乃是唯物史觀。在客觀力量之中，更重經濟力量，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了。同時他所認識的客觀力量並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種動態之中的，這動態却又有一種法則可尋，那就是盛衰循環，近於一種辨證法：

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同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高祖本紀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曆書

在「平準書」中，是以經濟的變動而解釋吏治的變動的，這是唯物史觀之絕好的說明。在「高祖本紀」中，也堪稱為一種辨證的文化哲學。司馬遷雖然不能時時抓牢唯物辨證法觀點，但總算疏而不失了。

再則講文化哲學的人，往往定出一種週期來，如施賓格勒即謂每一種文化有兩千年的壽命是。司馬遷在這點上却也有近似的說法，這就是「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天官書）。

第三，司馬遷承了中國學者的傳統（尤其是由於他父親的教育），並不以純粹的客觀事實之說明為限（他父親一則說：「無忘吾所欲論著」，二則說：「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可見都是要在歷史書裏發表自己的意見的），却還要致用，却還要從學術的研究中得出一種智慧，尤其是政治的智慧。他所得的智慧便是「承敝通變」。人類既在變化之中，為順應這種大勢，便只有採取變革的辦法，而不能遵守故常了。這也可以說是司馬遷心目中的歷史教育的內容，他自己就是要擔負這種教育的使命的。他在史記中，創「八書」，以為通史的榜樣，用意也便在此。他在自序中已明言之：

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後來司馬光把自己的歷史著作叫做資治通鑑，也仍是此意。因此往大處說，歷史教育乃是一種政治教育。往小處說，歷史教育却也起碼是一種倫理教育。所以在司馬遷的心目中，歷史一定有所刺譏褒貶，他認為這是孔子的遺教，孔子就是這樣的：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十二諸侯年表

只是後來的人只注意了消極的作用，單有貶刺，而忽略了積極的意義罷了。司馬遷在這一點上却又特別提醒。他遵循着他父親的指示，說：

春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事實上司馬遷也正是這樣實行着的。我們看他的自序中，每作一傳，幾乎都是「嘉」某人之某一方面如何而後動筆的。他恰如瑪修、阿諾德對於批評的認識，是要把認為美好的東西宣傳出去的。——中國的文學批評本寓於史，但很少人曉得這積極的作用更為重要就是了。政治教育和倫理教育是司馬遷在歷史教育上的認識和貢獻處。

第四，司馬遷的歷史是眞正人類整個活動的歷史。這並不在乎史料的全不全（雖然在這一點，司馬遷也仍無可議），而在乎觸及的方面廣不廣。英人弗里曼（E. F. Freeman）著歷史研究方法論(Method of Historical Study)，說：「歷史家應該每事皆知」（原書頁四五）。司馬遷夠這個資格——至少就那個時代說是夠這個資格。

第五，在記錄人類的整個活動之中，司馬遷尤其難得的是在他的歷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他的本紀世家雖然還是帝王貴族的史乘，然而其中也業已加入了一個布衣——孔子，和傭耕的陳涉了，至於列傳中的仲尼弟子，游俠，刺客，滑稽等等，却大都是平民。就是像老孟荀那般學者，扁鵲倉公那般技術人才，以及老粗出身的那般將官，也都是小市民一個階層的。美國歷史家羅賓遜（J. H. Robinson）在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中所說的「爲平民而著的歷史」(History for the common people)，司馬遷實在已經庶幾近之了。這不唯已往的歷史家沒有做到，就是司馬遷以後的歷史家也很少能繼續。

第六，在歷史科學的方法上，司馬遷的貢獻尤其大。體裁的創製已由前人說過，我們不必多說。我覺得最難得的是，司馬遷的歷史實在已由廣度而更走入深度。正像德國史學家考爾夫（Korff）那般人所謂，歷史的意義，不在探求外延，而更在探求內包。司馬遷的歷史已經能夠探求到人類的心靈。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這是第一點。其次是，歷史本來是講演化的，演化是縱的，是順着一種線索的，這在司馬遷固然已經很能把握了，但他却更進一步，在演進之中而加入一種體系的探求。例如他的刺客列傳、酷吏列傳、貨殖列傳、游俠列傳、循吏列傳、佞幸列傳、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儒林列傳等，都是想用一種體系去整理的。這樣的傳記已經佔列傳的總數七分之一。八書更不用說。不但這樣，就是他的標出人名的列傳，也多半以類相從，例如老莊申韓可以稱爲哲人列傳，孫子吳起可以稱爲兵家列傳，屈賈可以稱爲詩人列傳是。再說就是列傳與列傳之間的排列也仍是有着連繫的，例如孫吳列傳之前便是司馬穰苴列傳，這同樣是兵家，而蘇秦列傳之後便是張儀列傳，這同樣是縱橫家，其他同樣的例子不必盡舉。這就可見司馬遷乃是要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之中而尋出若干範疇來了。因此，他的書乃是演化與體系二者並重的，倘無前者固不足爲「史」，倘無後者便也不能駕馭史，超乎史。這是他在史學方法上可貴的第二點。

至於他之運用史料，鑑別史料（如五帝本紀中之以古文爲準，周本紀中之辨居洛邑爲受犬戎之攻而非爲伐紂，魏世家中之論魏滅並非由於不用信陵，蘇秦張儀列傳中之推原蘇秦蒙惡聲之由），都有近於現代人的疑古和考證的方法處。再則他的澈底執行闕款的辦法，兼採衆說，留待後人判斷（如老子問題，如呂尙事周的情形等），這乃是近於美人溫遜（Vincent）在他的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中所說歷史判斷與法官判斷之異即在前者可不下判決，以待新證據（見原書頁二五六）。這就是可貴的，但比起前二者來，總算是貢獻中之小焉者了。

第七，在對於中國歷史的瞭解上，司馬遷有他的新見地，這就是對於秦的看法。他對於秦，估價很高，書中在在言之：

>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六國表

> 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禮書

一個歷史家必須客觀，必須不以成敗論事，司馬遷身居漢代而能不避

嫌疑以論秦之歷史地位，這也是難能可貴的。司馬遷在歷史上的發明本多，現在只是舉出最重大的一項以概其餘能了。

## 二　司馬遷之政治觀

司馬遷的史學，既以經世致用作爲目標之一，當然不能不有一種政治理想的寄託，——至少對政治有他的看法。

因爲他的根本思想既是道家的自然主義，所以他的政治哲學也便建在無爲上。他覺得最好是順其自然。他理想的是：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呂后本紀

呂后時的政治本無可稱，但是能夠做到無爲，人民能安居樂業，他也就認爲不錯了。無爲的反面是有爲，是多事，多事就容易出亂子。像七國之亂便是一個榜樣：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孝景本紀

這其中確有一種對黃老術的向往在。

一般人或者以爲司馬遷也是贊成封禪改曆服色等事的，其實司馬遷站在無爲的立場，對這並不贊成。他說：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服封禪矣，謙謙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孝文本紀

他雖然也參加過封禪改曆，但那等於「當官差」，他之贊美孝文帝，就是表明他的本心是不贊成武帝那一套太有爲的舉動而已。

在許多有爲的事件之中，他尤其痛惡的是嚴刑峻法，所以他說：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祖本紀

嚴刑峻法並不足以求治。法越密，人越能作弊。他曾指出：「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他痛切的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均見酷吏列傳），眞慨乎言之！這讓我們想起老子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來，司馬遷到底是根於老學呵！不過老子（假若眞有這末一個人）還是就哲人的眼光觀察而已，而司馬遷身受峻法之禍，親見嚴刑的流弊，其體驗之深淺却自有不同了！

假若有了嚴刑峻法以後，能夠守法還好，如果不守法，那就爲害更不可勝言了。司馬遷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時候，是贊成守法的，他在「張釋之列傳」裏先記張釋之守法的言論：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這話是因爲一個人驚了文帝的駕，張釋之按法處以罰金，而文帝認爲罰太輕而說的。又有一次，是有人盜高廟前玉環，張釋之又依法只判了死罪，而文帝却認爲當滅族。張釋之便又爭道：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這本是難得的守法精神。於是司馬遷在贊中也便加以頌揚道：「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有味哉，有味哉！」但我們却覺得司馬遷的頌揚也是雅有意味的。因爲，他所有在酷吏列傳中所寫的森怖世界，是完全在這裏寄託其一線希望了！只是文帝尚是一般人所認爲寬厚和易的人，猶且以法定的處罰爲不足，試想在武帝之時又應該如何？究竟有幾個張釋之？碰在不是張釋之的一般人的手裏，人命又將如何？司馬遷追慕張釋之，實有隱痛在！

司馬遷對這曾時有反抗，既寫酷吏列傳以著刑法之惡、又在絳侯

世家中借周勃以指獄吏之貴，更作循吏列傳，以指示正規：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官未曾亂也，奉旨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他頂痛恨那般爪牙似的人物。天下最可惡的也實在就是那般助桀爲虐的二花臉之流。司馬遷說李斯「阿順苟合，嚴威酷刑，」就已是一個典型。至於漢代那些慘酷的劊子手，却同時又是貪汚的蛆蟲。像：「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巨萬矣。」這錢是那裏來的？還不是敲詐麼？既由敲詐，可知殊非守法。法治已不是上策，到了弄法亂法，貪賍以枉法的地步，那人民的受禍就更不堪問了。司馬遷傾向於超乎法，他說：

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同時，他常說：「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繩墨之外，就是超乎法。司馬遷之所以有這種思想，也許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爲古代學與術不分，任何事情都不免有一種藝術的意味，彷彿都有一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光景，所以才論「繩墨之外」的運用；二是因爲由於司馬遷的浪漫精神，他總不喜歡拘拘於一些繁碎的科條，例如最需要講紀律的莫過於軍事了，但在軍事中他却贊成「號令不煩，士卒鄉之」的李將軍。浪漫精神是隨處有一種衝決之勢的，這樣而表現於司遷的政治思想也是無足怪的。司馬遷不但想超乎法治，甚而想超乎一切的政治。他「嘉伯之讓」而作吳太伯世家，他爲「讓國餓死，天下稱之」而作伯夷列傳，這兩篇，居世家之首，一居列傳之首，一定都非偶然。眞的，如果站在道家的自然主義，政治根本也可以不要了。

不過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問題總是要有的，法治既不是最高的政治理想，那末，靠什末呢？司馬遷對這問題的答覆大概仍是偏於人治。他對於人才十分注意，例如他說：

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洲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將相哉！唯在擇將相哉！——匈奴列傳

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這裏都有他對於人才之迫切的呼籲。本來，他的一部整個史記，也可說就是對於到那時爲止的人才的總評衡。雖在他痛恨的酷吏，他也仍然就人才主義而加過高下的品題。他把人才的重要簡直看在一個國家的興亡之上，像吳世家的一篇史乘乃重在季札之爲「閎覽博物君子」，越世家的一篇記錄乃重在范蠡之「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他完全是像漢武帝那樣求才若渴了！

司馬遷對於政治的看法，從無爲到超乎法治，從不得已而贊成守法到人才主義，大略已如上述。現在再附帶說他對於戰爭的看法。他對於戰爭也是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的，他認爲不可免：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努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律書

這簡直是生物學的說明了。所以他認爲到必要時，就該用兵，而不贊腐儒迂闊之談：

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律書

司馬遷雖時時不掩其浪漫的色彩，但因爲他有重在大處的識力，所以立論究竟很鞏固，這就是前人所說「奇而不失其正」了。至於他說「用之有巧拙」，這就仍是像他對於政治的看法之有一種「繩墨之外」的向往而已。

最後，我們不能不提及的，是司馬遷時時站在百姓的立場說話。他痛恨那般仰承統治者的鼻息而壓榨老百姓的人物，這可見之於他之責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

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他所謂「百姓力」，「百姓之急」，「衆庶之和」，這都眞是老百姓的口吻。他說他們遇誅亦宜，用我們現在的話講，就是凡和老百姓的利益相違反的人就該殺！

## 三　司馬遷之民間精神

假若說民間精神也是浪漫情調之一時，則司馬遷在這方面也沒做了例外。

司馬遷雖因爲儒家的教育之故，講縉紳先生的趣味，講雅，可是他骨子裏的精神是平民的。他對於皇帝吧，每每赤裸裸的把他們的外衣剝掉，而極盡諷嘲之能事，寫他們的怒，寫他們的偏私，寫他們的愚，寫他們的好笑。對於官僚呢，他尤其在揶揄着，挖苦着。種種裝模作樣的人，如張湯，如公孫弘，如袁盎，在他看得一文不値。反之，在平民方面，他却極端禮讚着，向往着，用盡了他那極其熟悉而親切之筆描繪着。

例如游俠根本是社會上的一種下層組織，也就是現在的所謂流氓。可是司馬遷十分加以稱道。他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又說：「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之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所謂布衣，所謂鄉曲，所謂閭巷，正是指現在所謂下層社會。你看他一則說「有足多者」，二則說「曷可少哉」，三則說「有足稱者」，他的向慕爲何如！秦以前的游俠湮滅不見，他便惱恨，漢興以來的游俠爲世俗所不瞭解，他便悲哀，他的同情又何如！游俠的紀律和信條，他是清楚的，這就是行果諾誠赴士困危，不怕死，却又不矜伐，而且他們雖有勢力，但不聚斂，也不欺弱者，尤其難得的，是他們同樣有品德的鍛鍊，修行砥名，廉潔退讓，這是比朝廷中那般僞君子像公孫弘等，高出萬萬的。所以就是觸犯當時刀筆吏的法律，不合乎僞君子的「正義」，司馬遷對他們也仍然在原諒着了！

當時的游俠，魯有朱家，洛陽有劇孟，江淮之間有王孟，濟南有瞯氏，陳有周庸，代北有諸白，梁有韓無辟，陽翟有薛況，陝有韓孺，長安有樊仲子，槐里有趙王孫，長陵有高公子，西河有郭公仲，太原有鹵公孺，臨淮有兒長卿，東陽有田君孺，司馬遷多麼瞭如指掌！假若他不是深透在民間生活，他能這樣熟悉嗎？至於此中最大的人物郭解，他還親自見過！郭解被迫搬家的時候，來送錢的出到千餘萬，有人說他不夠賢，立時被他手下的人割去了舌頭，他的勢力這樣大，可是身材却十分短小，言語十分平庸，司馬遷也是深深的有着印象的呢。

司馬遷的精神已經浸潤在民間生活的內層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有着民間語言——白話——的生動和有力。

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汲黯列傳

齊有富者田甲，……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

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旣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齊悼惠王世家

唐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馮唐列傳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本紀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並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今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碌碌，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魏其武安侯列傳

都多麼像娓娓煦煦的家人語？司馬遷不但所寫的是白話，而且不是紙上的白話，却是地地道道的口語了。至於：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陳涉世家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一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張丞相列傳

這更是有名的例子，這就又不止寫口語了，而且能寫方言和口吃。古典派是要典雅到和現實十萬八千丈的，但浪漫的司馬遷却留戀在現實的核心，不惜照攝一切，傳眞萬有。傳靳蒯成傳上說周緤：「軍乍利不乍利，終無離上心，」乍也是俗語。便見司馬遷之運用白話，抑又不只在寫對白而已，就是行文中，也夾雜起來了。爲實行運用口語，他之用古書，便常常經過一道翻譯的手續，尙書的「克明俊德」，他寫成「能明馴德」，尙書的「欽若昊天」，他寫做「敬順昊天」，這也是人所週知的事。——司馬遷原來是兩千年前的胡適呢！

口語之外，司馬遷又愛援用俗諺。他或者明稱「諺曰」，或者稱「鄙言」，或者稱「語」，或者暗用而不標明：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李將軍列傳贊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游俠列傳贊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貨殖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佞幸列傳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貨殖列傳

鄙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白起列傳贊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平原君列傳贊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游俠列傳

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鄭

世家贊

語曰：「能行之，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孫子吳起列傳贊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也。——春申君列傳贊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劉敬叔孫通列傳贊

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袁盎鼂錯列傳贊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張釋之馮唐列傳贊

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贊

「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扁鵲倉公列傳贊

「毋爲權者，反受其咎，」豈盎錯邪？——吳王濞列傳贊

司馬遷之引用俗諺，就如同引用經典似的一樣鄭重了，他彷彿在民間的體驗結晶之中，而灌注着自己生命似的了。語言本是精神的軀殼，英國的浪漫詩人渥滋渥斯，不是也主張採取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語嗎？法國對工人最同情的小說家左拉不也是每每驅遣下等社會的土話嗎？就在這種精神與語言的湊拍上，我們遇到司馬遷。

因爲富有民間精神之故，司馬遷的史記不止取材於堂皇的史乘和檔案，他還訪問了許多老百姓。例如他寫韓信，就是淮陰的老百姓告訴他，韓信在幼時，雖然貧困，可是早預備下一個大墳的。他寫蕭何、樊噲、曹參、滕公，也是豐沛的老百姓告訴他這些將相在從前鼓刀屠狗賣繒時的情況的。他彷彿一個平凡的百姓似的，他是老百姓的發言人，也是老百姓的見聞的書記。所以他的評論每每以俗諺爲依歸，那也是當然的了。

這種民間精神，於是使司馬遷有着一些素樸的反抗性。他對一切接近民間的人，常常情不能已的歌讚着。「不恥不交」的信陵君，他是多末特別賣了氣力去敍述着呢！同時，凡是反抗權貴的人，他也往往極力表彰。魯仲連吧，他就眉飛色舞地說：「余多其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了。最後，他簡直自己索性據有一種予奪的權威（自然，在幻想裏！）吧，把平民偏偏抬高起來。「布衣」的孔子，他偏把他列爲世家，傭耕的曇花一現的陳涉，他偏把他和許多諸侯並排，對於楚霸王，讓他和秦始皇漢武帝鼎足而立，司馬遷以此自快，他是一個過屠門而大嚼的無冕帝王，愛封愛貶，全由己呀！

然而民間者，無非是窮困愁苦的一羣之稱。在這方面，司馬遷尤其有他的體會和感觸。平準書裏，對於興利的大臣，極盡其痛恨之筆，貨殖列傳裏，暢快地宣洩着「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的悲憤。因此，他對於人生不是飄浮地像蜻蜓一樣的點水而過的，他所寫的也絕不是虛幻的鬼影或抽象的教條，却是赤裸裸的「如是人生」；因此他的思想構成一種浪漫的自然主義，其中有文化的成分，有道家的成分，有他那抒情的性格的成分，但也有得自實際生活的唯物的體認的成分；因此司馬遷爲一切平民永遠地歡迎着，也爲一切浪漫詩人或有浪漫情調的人所永遠地歡迎了！

## 四　史記一書的個性

凡是讀一部書，就像認識一個朋友一樣，如果不曉得他的個性，則無論說短論長，全無是處，在論史記時，我覺得至少這下面的幾個前提是必須注意到的：

第一，要知道司馬遷是拿整個的「史記」與人相見的，並非單篇分開給我們（雖然在漢朝似乎是各篇單行，但那是流傳的情形，並非著述的情形），因此他對於每一問題的看法，我們不能單就篇名的外

形去找。例如管仲晏嬰的貢獻或歷史地位，如果我們只看「管晏列傳」當然要責備司馬遷所記太略的，然而在「齊世家」中却仍有詳細的記載。又如信陵君的異相，單看信陵列傳也不夠，而在范睢蔡澤列傳中才能看出來。原來他沒有像信陵列傳中人格那樣完整，在急人之難上也有時很猶豫。再則他在魏國的關係之重要，單看信陵列傳也仍是不足，那就又要看魏世家。再如子產本見於循吏列傳，但循吏列傳中的子產太平凡了，不夠一個大政治家，可是在鄭世家中却便又見出他的眞正的施設來。原來司馬遷在一個歷史家之外，兼是一個藝術家，他曉得每一篇傳記一定有一個中心，爲求藝術上的完整起見，便把次要的論點（在藝術上次要）放在別處了。這是前人所發見的「互見法」。我們可以這樣說，就他單篇文章看，他所盡的乃是一個藝術家的責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記說，他才是盡的歷史家的責任。倘就單篇而責備之，他就太寃枉了。

第二，就原則上說，司馬遷對自己的主觀見解和客觀描寫是分開去處理的。大概在傳記中的敍述往往是純粹客觀的，而主觀的評衡則見之於自序中說到所以做各傳之故處。所以我覺得要眞正看司馬遷的見解時，自序最重要。其次便是每篇的贊。但多數的贊是處在客觀與主觀之間的。所以就是有些評衡，也是個人的意味(Personal)居多，如敍到個人的經驗或與傳中的人物的關係等，有時則是傳中的補充而已。我覺得司馬遷這個辦法也很好，讓人假若要看他客觀的描寫，就看他的傳記。假若要看他的通體的看法，就看他的序。假若對他的自己的個人的印象發生興趣，就看他的贊。他的體例如此（但只是疏而不失的體例），淸淸爽爽，免得有人執此而求彼，反而加以責難。至於司馬遷在事實上是否絕對在描述中維持客觀的限度呢，那是另一個問題，而且他之選擇描寫的材料，也無疑是經過了主觀的決定的，因而無論如何，他這體例是我們在論史記時必須考慮到的。

第三，我們又必須瞭解司馬遷的反面文章。他是一個巧於諷刺的人，他善達難言之隱。所以他的本意，必須就全書推求而得，決不能專看表面文章，例如書中的最大的諷刺，是對付漢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却是備秦罵漢。這個祕密，自明清以來的學者，都已經窺破了。同時，他能以褒作貶，筆下是酸酸辣辣的，那要完全從他的語氣中看出來。史記一書的難讀，這也是一個大原因。必須靠我們對他的表現方式的熟悉，才能得其眞正命意所在。

第四，我們又當曉得史記中雖然有些得自他父親的舊稿，但各篇已大體上經過了他的潤色。所以縱然看出某一篇可能成自他的父親之手（這工作我已作了），而仍然可以由之而見司馬遷的見解，——至少是他同意的見解。再則史記固有補缺，但全文中也往往有他原來的幾段書稿，我們也都須分別援用，不能因爲業已認定某篇爲後人補改，就全然不加信任了。

第五，我們更必須注意史記在是一部歷史書之外，又是一部文藝創作，從來的史書沒有像它這樣具有作者個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經驗，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腸。所以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書，而且是司馬遷自己的一部絕好傳記。因此，我們必須能把握史記中司馬遷之主觀的用意，才能理解這部書，才能欣賞這部書呢。

## 五 史官的傳統

一般地說，司馬遷的史學是得自孔子，但中國之史的傳統却遠在孔子之前，孔子也不過是接受那種傳統而已。究竟古代史家的傳統是怎樣的，我們現在就想探求一下。古代的史學在史官，大概古代的史官有這些性質：

一是具有豐富的學識和眼光。例如周太史伯便能告訴鄭桓公友建國的地點：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多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

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於唐，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鄭世家

這是紀元前八〇六年的事。他不但把建國的地點給鄭國選定了，而且對後來的國際大勢，也瞭若指掌地推測出來了。可見一定是很淵博而銳利的人物了。

又如當魯定公立的時候（公元前五〇九），趙簡子問史墨（服虔註：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他答道：

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周公世家

這也對於國際的情形十分熟悉，此等人大有政治顧問的資格。

二是這些史官大半曉得一些巫祝卜筮的事情，有點像僧侶或預言家的人物。如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〇），西州三川皆震，於是伯陽甫（卽太史伯陽）便能預言周之將亡，他說：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周本紀

過了一年，幽王嬖愛褒姒，他又批評道：

禍成矣，無可奈何。

更如陳厲公二年（公元前七〇四），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便算了一卦，而預言到他將來能夠代齊：

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世家

再如楚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四八九），看見一塊大紅雲彩，像鳥一樣，在太陽的兩旁飛過，便去請教周太史，周太史答道：

是害於王，然可移於將相。——楚世家

他的將相聽了，都想投河免災，幸而昭王沒有聽，這事曾得到過孔子的贊許，說：「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然而周太史之懂得災異，還是不可否認的。

最奇特的是周太史儋，能預言秦周之分合，他在周烈王二年（公元前三七四），對秦獻公說：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周本紀

這話很爲司馬遷所相信，曾四度援引（周本紀之外，又見老莊申韓列傳，封禪書，和秦本紀）。這預言的根據何在，却沒有說明，但是更加神祕了。說眞的，司馬遷之究天人之際，也就仍由這預言家的身分所蛻化而已。

三是史官有一種公正不阿的職業道德。像周成王在小時候，曾用桐葉刻成珪，給他弟弟叔虞玩，說：「拿這個封你吧」，那史佚聽了就請擇日封叔虞，成王說：「吾與之戲爾」。史佚便道：「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叔虞便被封了。這就是晉

國的起原（晉本紀）。這雖然像一種笑談，但在一般人心目的史官的確是這樣嚴格的。這事早在紀元前一千多年，或者只是傳說，然而已是一個有意義的傳說了。此外像後來趙盾的弟弟趙穿殺了晉靈公（公元前六〇七），而晉太史董狐寫道：「趙盾弒其君」。趙盾說：「弒者趙穿，我無罪。」董狐說：「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這事也邀到孔子的稱贊，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還有齊國太史寫「崔杼弒莊公」（公元前五四八）的故事更悲壯動人。崔杼把這個太史殺了，他弟弟還是照樣寫，這弟弟也被殺了，而另一個弟弟仍是照樣寫。這樣拿性命來換取眞理，眞太可敬愛了！

從上面這三點看來，史官是政治家，預言家，和新聞記者合而爲一的人物。不過既是官，就不是一種自由職業。只有孔子是羨慕這種職務，而由自私人去從事的。司馬遷却由政府的官吏而擔負這一方面的使命。我們對史官的性質清楚了，然後才能曉得司馬遷的職業生活的性質。司馬遷乃是這一流人物中之最傑出者，因而他乃是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學者（古代預言式的人物，必通曆算，因而乃是具有雛型的自然科學常識的人，而司馬遷則由是而構成他的自然主義；當然，他也訂過太初曆，而且他之運命感，依然有些預言家的意味的遺留），並第一流的新聞記者了！這乃是孔子所企求不得，只好私人著述，以求過屠門大嚼之癮的，又是司馬談所雖有着機會而不得實踐，含恨以終的，然而司馬遷却如願以償了！他的職業生活確定了他的事業的性質，而他的天才和個性却使他走到了那事業的頂端。——他是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大思想家，也是浪漫的自然主義的大詩人！

# 民家新詁

徐嘉瑞

民家乃貴族之意，其文見於通典新唐書，通志，通考，及宋樂史之太平寰宇記等書。

關於民家之研究，亡友包鷺賓先生「民家非白國後裔考」一文，爲最近研究發表之文字，亦爲包氏最後之論著，其結論曰：

「民家之名，原非種族之稱，其名始於明世，爲當地屯戍之軍家漢人，對其土著夷民之稱，當時大理一帶之土著，實白蠻趙楊段諸氏之遺民，故民家爲白蠻之後。」

與包氏之說相反，則有友人范義田先生最近所著「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其第四章第四節云：「昆明爲滇西明家人稱號之來源，而昆明之義，又取諸鯤魚之明目，以鯤爲氏族圖騰，又以魚之明目不閉，爲氏族表徵。……明字又作民，轉爲蒙，南詔國號大蒙，又號大封民，明以音同而通用，大理國之年號，以稱明者爲最多，是明家之稱曰明，其源流實長矣。近人或以明家爲民家對軍家而言，此不當之論也。」

瑞按范氏以民家之稱，來源甚遠，不始於明代，其說甚是。然其鯤魚明目之說，近於抽象，且通轉太泛，亦未爲定論也。

丁文江先生爨文叢刻自序云：「民家（那馬）大概是大理國的貴族，與漢人的混種。」丁驌「西南民族考釋」第五節白蠻及民家下云：「白蠻卽民家，其證有二，第一，由地域而言，民家今日的分布，顯然與唐時西爨白蠻相符。……第二，爨書所載爨語十六字，七字同民家。……丁文江稱民家人爲大理國的貴族。」

丁驌謂民家卽白蠻，與包氏同，其引丁文江謂民家爲大理國貴

族，其說甚是。瑞按「民家」二字，乃「名家」之誤寫，有作「民家」作「明家」者，皆非也。「名家」之意義，甚爲簡單，經後人之解釋，其解釋愈多，徵引愈繁，意義愈晦。按「名家」者，乃一郡之世家或大族。新唐書謂之貴族，新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七下云：「松外蠻尚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李楊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曆數。」新唐書此記當轉錄太平寰宇記，新唐書所稱貴族，即太平寰宇記之名家，足見名家即貴族，而新唐書之貴族，即名家之意譯也。新唐書爲宋歐陽修撰，太平寰宇記爲宋樂史撰，在後書中名家二字凡兩見。

（一）松外諸蠻，唐貞觀末爲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巂州四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爲名家，各擅山川。……（四夷徼外南蠻）

（二）昆彌國，一名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爲界，即葉榆河也。……貞觀十九年，……左武將軍梁建方降其部落七十二，……遣使往西河，降其首領十八，幷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三百戶，無大君長，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爲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統攝，自云先本漢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太平寰宇記四夷徼內南蠻）由上所述，可知名家即爲貴族，其來源甚遠，必在唐以前，已統治各小部落，爲若干姓之所組成，而屬於一姓之貴族所統治。此等貴族，或如爨氏之統治建寧，其所統治者爲烏蠻，而統治者則爲中土人，即隨莊蹻入滇之大姓；其在西洱河，則所統治者爲白蠻，而統治者則爲中土人隨莊蹻入葉榆之大姓，即所謂名家也。

但太平寰宇記所記，實根據唐人著作。杜佑通典邊防典三，松外諸蠻下云：「其地有數十百部落（餘文與新書略同），……以楊李趙董爲名家。……」此爲「名家」二字最古之記載，乃太平寰宇記之所本。其後鄭漁仲馬端臨之書，亦有同樣之記載，惟均照新唐書例，將「名家」二字改作「貴族」，「名家」與「貴族」名字雖不同，而意義則一也。通志一百九十七四夷傳云：「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

文獻通考三百三十「四裔考」七云：「松外諸蠻數十，其部大者五六百戶，……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

蓋名家乃松外諸蠻之統治者，其來滇之時期，在唐以前，已定居於西洱河一帶，而統治其小部落。此等小部落（此中亦有白蠻），有數十姓，然分屬於諸大姓……即名家，……即趙李楊董等諸貴族之所統治。此等貴族，或係隨莊蹻入滇，楚滅以後，即留於葉榆，爲世襲之貴族，亦如爨氏本河東人，隨莊蹻入滇，統治烏蠻，以後即留居滇東，爲世襲之貴族。後世不察，乃以爨爲種族之稱，誤矣。由上所述，可得如下之結論：

（1）名家爲大族，非民家，亦非明家。

（2）名家非種族之名稱。

（3）名家統治白蠻，然彼等自身，則非白蠻，乃中土人，自莊蹻以後，陸續入滇者。但其人數不少，當爲若干之大集團，所操爲中土語，故能影響語言，造成今日之名家語。

（4）名家之入滇，在唐以前。

（5）唐以前洱河一帶，僅有若干之部落，不相統屬，其較大者，爲洱河蠻帥楊盛，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又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王羅祈，皆各擅山川，不相君長。至唐初互相吞併，合爲六詔，至南詔併吞六詔，始爲統一之國，其文化遂燦然可觀。

（6）唐以前葉榆尚未統一，故白國爲虛構，「楊棟附顯」，想係四字名，此風唐代南詔盛行。續通志有西洱河蠻及顯和蠻之名，是以「顯和」爲一族，然蠻書無顯和蠻之名，僅有河蠻，又稱河人，當即唐書之和蠻。蠻書云：河蠻，開元以前，有首領入朝，此即指「和蠻大首領王羅祈」，曾於顯慶中入朝也。續通志不知南詔有四字名「楊棟附顯」，以顯字下連「和蠻」讀之，稱爲「顯和蠻」，誤矣。

由語言方面證之，則名家語乃漢語與白蠻語之混合產物。戴維斯云：「民家語爲雲南語言分類中最困難之問題。」（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張君勵譯）

包鷺賓云：「以語言論之，凌純聲君引戴維斯之說，謂民家語中百分之四十二爲漢語，又以蠻書所記之白蠻語與今民家語對比，而知其十六字中，三字爲漢化，七字民家語與白蠻語相同。……」（民家非白國後裔考）丁驌云：「民家人，麽些人稱之曰那馬，據戴維斯研究其言語，謂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爲漢語，百分之三十三爲藏緬語系，百分之二十三爲懵克語，百分之一爲撣語。」（西南民族考釋）

羅常培莘田先生云：「關於民家語的系屬，有的說屬孟吉蔑語，有的說屬倮倮語，有的說屬卡倫語，照我看是夷漢混合語，……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已經漢化了。」（語言學在雲南）「邊政公論二卷九十合刊」聞宥云：「作者已往已寫過一篇「民家語中同義字之研究」，分析了十組同義字，結果，最早的一個，或最根本的一個，都是藏緬系語，而泰語或漢語的幾個，則都是後來吸收的。……」（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

由上所述，則民家語大部分爲漢語，小部分爲藏緬語。聞宥又說：「民家語中最古的成分是藏緬系語」。

我們可以假定民家最古語言是漢語與白蠻混合產物。白蠻被中土侵入之貴族（名家）所統治，白蠻語與古代漢語混合，經過悠久歲月，融合變化，而白蠻語的成分——即藏緬語的成分，逐漸減少，漢語的成分，逐漸加多，歷唐宋元明至現在，一千三百餘年，漢化程度更深，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因爲此種漢語與白蠻語的混合，以漢語爲主，故民家語之語法，與漢語同，因此本由中原移入之大姓所用之漢語，故民家語之「民」字，應改作「名」字。所謂名家，即是中原大姓，——是當時的統治者，而被統治者白蠻的語言，經長期被統治者吸收同化，後來就加上了統治者冠冕堂皇的名字——「名家話」。因此，許多古代的漢語，至少是唐初語言，在中原早被淘汰，反保存在最偏僻的民家語言裏面。范義田云：「惟洱海區域之「明家」，爲有系統之整然分佈，且經六百餘年，自成體系之封建統治，故皆千里同風，語言大致如一，而其中白氏一系，尤佔重要成分，多屬晉初自秦隴遷來者，故其語言中尤保留不少古代中原語之晉義。蠻書及新唐書所稱白蠻語音最正，及語言雖小舛訛，大略與中夏同。惟語言之流變甚大，且明家與其他土著鄰族雜居，亦不免其他土著語言攙入，予故曰，明家語者，古代中國語與土著語之結合。」（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

范氏謂「明家語乃古代中國語與土著語之結合」，其說甚精，然亦須加以說明，即將古代語攜入大理者爲中土人，而此等中土人，有自西北來者，即范氏所云：「晉初自秦隴遷來者」，亦有自東南來者，其時代較古，即通典，太平寰宇記，新唐書，通志，通考所稱「自言先本漢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莊蹻入滇，楚國旋滅，其將士皆不能歸，留居大理爲永久之統治者，其數當不少，故其語言與白蠻同化，自意中事。又李壽圍朱提，朱提太守董炳等降，威震十三郡。寧州刺史尹奉舉州委質，壽領益州，此時移民之數量亦甚大。除楚晉兩期大移民外，其中千餘年，中原人士入滇者，無代無之。由西北移來之移民，大別爲二：一爲漢人，即將中土古語，攜入大理者也。一爲白蠻，則與洱河土著言語無別，僅數量上之增加而已。由中土遷來統治土著白蠻之漢人即「名家」，被統治者即白蠻。而漢語與白蠻語混合之後，所產生之語言，爲較高貴之語言，故稱之曰「名家語」，亦如今日之操北平語者，謂之「京腔」「北京話」也。又如烏蠻爲被中土大姓爨氏統治，而烏蠻文字，反稱爲爨文也。「名家」之稱，始於何時，固難臆測，然至少在唐以前，可斷言也。至於名家除趙李楊董外，是否尙有他姓，史籍無徵，然名家旣爲貴族通稱，則當不只此四姓，亦可斷言也。

民家語之系屬問題，由於「民家」二字之歷史來源不明，故語言學者之意見，遂莫衷一是。今如以名家爲貴族，爲漢人，其所統治者

爲白蠻，而其語言則爲白蠻與漢族語言之混合產物，則語言學上之系屬問題，當可迎刃而解。

羅常培莘田先生云：「提到民家的系屬問題，關於民家的分類，大家的意見，頗爲參差。戴維斯、凌純聲、陶雲逵，都把他列入孟吉蔑語系，丁文江列入撣人類，和擺夷同類，李方桂又把他列入藏緬組的倮倮支，戴氏曾經分析過一百個民家詞彙所得的結果是：

中國語源四十二字

藏緬語源三十三字

孟吉蔑語源二十三字

撣語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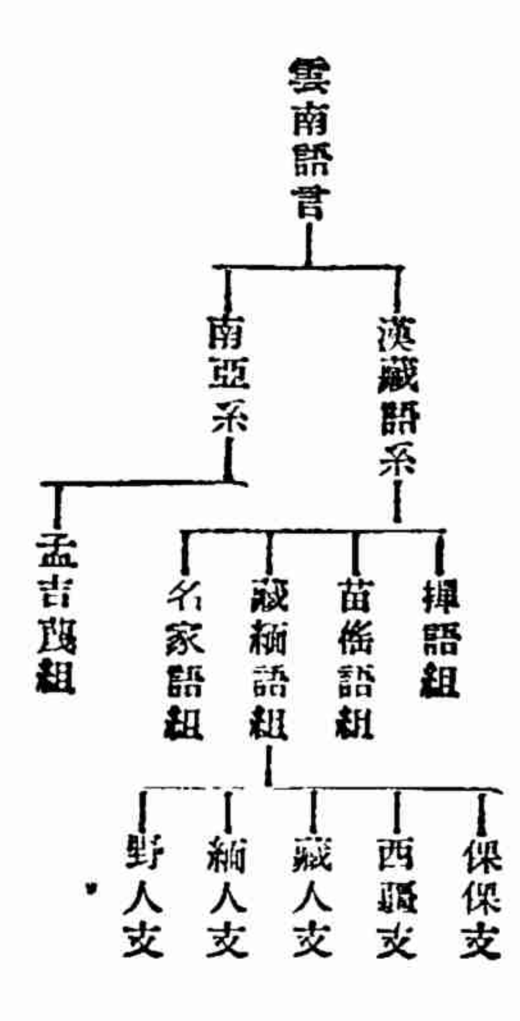
可是戴氏從語詞的順序來看，又覺得形容詞在名詞前，所有者在所有物前，主詞在動詞前，動詞在賓詞前，正和漢語相同，而和孟吉蔑語相反，鬧得始終拿不定主意。最後的結論，只好聽各人自作主張。如果民家語雜製歸一個語系，不如聽他自成一類，不必有所系屬。」忽而又說：「拉古不理，認爲民家語應該屬於孟吉蔑語系，也未嘗不可采取。」這種模稜兩可的見解，眞叫人無所適從。丁李兩氏雖然不從戴氏，但也沒有說出屬於撣人或屬於倮倮的理由來，所以我在找出更好的根據以前，只好「自作主張的」，聽他自成一組。本來民族的分類，應該從體質文化語言三方面來決定，單拿語言作標準，只是一種假說，因爲征服遷徙雜居，都可以構成語言混合的現象。假如歷史不足以反證，就把語言相同作爲種族相同，也未嘗不可以。」（從語言上論雲南民族的分類）因爲民家語爲漢語和白蠻語混合的產物，民家人爲漢人和白蠻混合的種族，並且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在這樣複雜的情形下面，無怪戴氏模稜兩可，無所適從。根據以上的材料，我現在要作大膽的解釋：

（一）名家語爲漢語與白蠻語（藏緬系語）混合的產物。

（二）名家語中有最古之漢語（唐以前），有最古之藏緬系語（此語根據聞在宥）。

（三）統治者之語言，與被統治者之語言化合時，其語法組織以統治者——漢族之語法爲主，而吸收被統治者——白蠻之語言（最古的或最近的）。故民家語中有最古之漢語，有最古之藏緬語，而其語法之組織，全爲漢語之組織。

（四）此種語言，既爲漢族與白蠻語言混合之產物，當別入漢藏語系。又因其中藏緬語源多，撣語最少，而大理又與西藏接近，與西藏西番文化爲同一體系，遠於緬而近藏，當於漢藏語系中，藏緬語組之外，特列一名家語組，今列表於下：




戴維斯云：「華西滇蜀兩省，與印度支那各種語言之地理的分佈上，最顯著之事實，則藏緬語行於北方，撣語與孟吉蔑語行於南方是也。其南北兩方界限爲與北緯二十五度平行之地帶。」

戴氏此說，余甚表贊同。蓋北緯二十五度，自順寧境內起，向北數之，則蒙化，保山，大理，以及六詔故封，皆在北緯二十五度以北，其民族文化，與北方之關係較多而久。就各方面研究之結果，均認爲此一帶地方，與青海南部，四川北部，西康全省，以迄於西藏，均屬於同一文化圈，語言亦不能例外。反之，北緯二十五度以南，包括雙江，瀾滄，班洪，車里，佛海（爲撣族分佈之區），以至於安南東浦寨（孟吉蔑族），其自然地理，民族文化，均與二十五度以北不同。故語言亦以撣語及孟吉蔑爲主。

戴氏將雲南語分爲南北兩大系，且以北緯二十五度爲界，可謂創見，然獨於名家語，則動搖不定。戴氏表中，列名家羣於孟吉蔑語系

下，可謂大誤（且自相矛盾）。

戴氏云：「此界限之北，所說各語，均屬藏緬語系，其唯一例外，爲民家語，此民家語，似屬於孟吉蔑語系，然尚未確定。」

戴氏有「尚未確定」一語，故余將民家語列入漢藏語系之下。戴氏所眩惑而不能解決之問題，現已得到解決，今分述於下：

（一）民家語乃唐以前來大理之漢族（卽貴族或統治者）所用之語言，年代久遠，更吸收有其他許多民族之語言。

（二）民家語之語法組織，均與漢語同，而與孟吉蔑語相反。

（三）民家語之成分如下：

A、唐以前之古中國語。

B、藏緬（北緯二十五度以北）語。

C、孟吉蔑語。

D、撣語。

據戴維斯氏之報告，則（A）項四十二字，（B）三十二字，（C）二十三字，（D）二字，其中D無足輕重，至於（C），孟吉蔑語二十二字，占相當重要成分。此亦容易解釋。蓋南詔與交趾交通關係異常複雜，吸收孟吉蔑語，自意中事。蠻書云：「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爲親情。」又云：「水眞臘國，陸眞臘國，與蠻鎮南相接，蠻賊曾領馬軍到海畔。」是南詔境與東浦寨相接，故民家語中有孟吉蔑語三十二字，實由交通頻繁，政治，軍事，以及移民等種種關係所形成也。

又藏緬語三十二字，蓋名家貴族所統治之人民，或爲麽些，或爲栗粟，皆屬於藏緬語系，故民家語中，吸收藏緬系語，此爲當然之事，無足怪異。蠻書云栗粟兩姓，……皆在北部臺登城，……皆烏蠻白蠻之種族。於此尙有可注意者，卽所謂白蠻，往往與僰族或擺夷（撣族）相混。實則白蠻仍爲藏緬一系，其祖先仍住西康一帶，在唐以前，向南推移，居於蒼洱之間，故民家語中，吸收白蠻語之成分最多也。

戴氏云：「民家所說之語，大半皆漢語之變音，卽其語言順序，亦多采自漢語，彼等將形容詞置諸名詞之前，所有主，置之所有物前，與孟吉蔑語之順序，正相反矣。」

按松外本在嶲州，居昆明（鹽源）之南，瀘水（金沙江）之北，今鹽邊縣地，此爲狹義之松外，而太平寰宇記及通典通考諸書，則以洱河諸部族亦屬松外之下，是當爲廣義之松外，亦如昆明本指大理，而後日乃擴大至於鹽源。此點甚可注意。蓋自嶲州以至葉榆，其間所居之部族，不下數百，多以所居之地名，爲酋長之姓名，亦爲部族之名，如雙舍是也。又以部族之名，爲地理之名，如昆明是也。此等部族，遷徙無定，故地名亦隨之。

在嶲州境內之部族，如麽些，如昆明蠻，皆與葉榆有密切之關係。其嶲州酋長，在唐有蒙和蒙明，爲嶲州大姓。南詔之蒙氏，或與嶲州蒙氏爲同族，嶲州（西昌）與葉榆中間，種族關係，如此密切，文化相同，自無足異，語言相近，亦在意中。故西昌一帶亦有操名家話者，可證其文化之相同矣。

# 論儒林外史的人物諷刺

王瓊

## 一

諷刺文學是不能游離在政治的邊緣，和現實社會脫節的；沒有強烈政治性的諷刺文學，無異是海市蜃樓的幻景。牠必須透過幾個塑造的典型，將不良的社會制度，藉人物的活動，予以中正的批判。儒林外史，雖然諷刺的是智識階級的迂儒腐士假名士……實際是在抨擊當時社會制度的不良。牠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政治的，而不是藝術的。

儒林外史的作者，為什麼不汲取其他階層的人物，特意挑選當時的智識階級，作為他批判社會制度的引線呢？因為吳敬梓先生，生於清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卒於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歷康雍乾三朝。在這五十四年間，滿清帝國主義為着鞏固他的政權，對消弭士大夫階級的反抗措施，越來越毒辣：一面加強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濫施刑戮，任意株連，以鎮壓士大夫階級領導的民族革命運動；一面施行牢籠政策，利用科名，和宋儒重視的倫理觀念，作懷柔的工具，轉移士大夫們的視線，藉以約束他們的思想，使他們消磨精力於八股試帖，和世事無關的學術研究。冀圖從心理上，根本消弭民族革命運動。作者目擊當時的吏治腐敗，統制階級的草菅人命，任意屠殺，刼掠；和智識階級的爲其牢籠，熱心功名，將精力全消耗在八股試帖，忘了亡國的慘痛。悲憤之餘，禁不住猛力攻擊知識階級的麻木，放棄了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甘心事敵。從乾隆五年（一七四〇）至十五年（一七五〇）以十年的功夫，完成了這諷刺文學的鉅著。（註一）

諷刺文學，假若只盡於剷除社會的膿包，而沒有將作者正確的世界觀，經過創作的過程，予以合理的安排；不管他辭藻怎樣華麗，技巧怎樣純熟，還只藝術上的成就，而沒有政治上的功效。吳敬梓不但猛力攻擊知識階級的麻木，批評當時社會制度的不良；還着力於光明遠景的渲染，以智識階級的不合作運動，遯跡山林，鄙視功名富貴，作他怎樣改革社會制度的詮釋。不過因為當時統治階級的厲興文字獄，莊廷鑨，戴名世，汪景祺，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等人的血跡未乾，作者不敢直接批評時政，排斥滿清；只借荊元，蓋寬，季遐年，王太等人的遯跡山林，作他對異族不合作運動的倡議。例如第五十五回荊元所說的「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這裏所說的不貪圖人的富貴，不伺候人的顏色，當然指的是不貪圖異族的殘羹冷食，不做壓榨聚歛人民的異族的幫兇。

吳敬梓因為他的曾祖吳國對，是一位八股大家，他家數代都由此出身；自己也在八股上用過工夫，所以對於八股社會中的形形色色，特別清楚。儒林外史裏的人物，都是他所耳聞目見的，這些人物，他旣恨之切，也愛之深。雖然書中對於這些人，刻毒的譏刺，盡情的嘲諷；實際作者下筆前，是抑止不住他的悲憤和憐愛的。從范進周進等人的遭遇裏，我們看到的不是他們未第前的貧困，而是智識階級為牢籠政策所蘼爛的慘痛。作者描寫他們的醜態，用意不是想博得讀者盡情的笑樂，而是希望大家知道民族意識被剷除淨盡的哀痛。

儒林外史裏被諷刺的，雖然是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迂儒腐士，假名士，假道學的人……實際却是不良的社會制度，和異族的高壓政策，牢籠懷柔的措施。換句話說，作者是借這些被諷刺的人物，對滿清的統治，提出嚴重的抗議。像書中寫杜少卿因裝病得辭薦辟時，曾說：「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三十四回）就是反對那時滿清政府詔令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辭」的牢籠政策。書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自己的寫照。作者借他揭出異族統治階級的懷柔陰謀，不願畏威懷德，做他們的順民，和欺壓自己同胞的幫兇。他要做自己的事：去喚醒士大夫們，不為異族的懷柔政策所欺騙。但是儒林外史，自成書直到現在，作者苦心孤詣的寓意，很少被人了解；大家只知道他反對科舉制度，諷刺熱心功名的士子，却忽略了作者的民族主義思想。我們在研究儒林外史的時候，一定要先了解牠的時代關係，和社會背景；否則作者的原意，就會被輕易的忽略了。

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物，和作者所處身的時代，是有着不可分割的連繫，雖然作者在書裏一再說明，他所敍述的，是明朝的事；實際却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間作者所經歷的事。撇開作者所處身的時代，要想眞正了解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物，無異緣木求魚！所以儒林外史，不是明朝儒林間的趣聞佚事，而是清初社會的寫眞。從書中所諷刺的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康雍乾三朝間的政治組織，鎮壓漢人的慘酷措施，和利用科名懷柔牢籠的政策，在士林間，已經收到了若何的效果。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全是無靈性的行尸走肉，作者不僅嘲笑他們的愚騃，淺陋，無知，還悲痛於他們民族意識的喪失，和滿清帝國主義的毒辣，箝制言論，統治言論的成功。

僅僅把儒林外史視為反對科舉制度的作品，那是太膚淺的見解。作者不僅反對科舉制度，還在反對滿清異族的統治；不過他的這種企圖，在當時的高壓政策下，無法使其明朗化，只能藉嘲諷科舉制度的掩飾，給這思想偽裝在趣聞佚事裏。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物，表面看起來，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迂儒腐士，假名士，假道學的士子，實際却是企圖永久把漢人視為他脚下的泥沙，可以任意踐踏的滿清帝國主義。作者藉這些被愚弄，被欺騙的儒林士子，將滿清帝國主義的暴政，和其漸趨衰落，勾畫出一幅顯明的輪廓。

## 二

清兵入關後，諸王及八旗兵將，強圈百姓田地，弄得餓莩載道。康熙時，為着鞏固他的統治，消弭人民的仇滿思想，覺得這樣會激起民變，乃下令禁止。但是，在勵精圖治，整飭吏治的煙幕下，官吏的玩法營私，却更加變本加厲。明珠、佛倫、索額圖、庫禮等，依然各樹朋黨，擅權納賄；不過他們稍為斂跡，利用漢奸們做他們敲索的橋梁，不敢明目張胆的直接壓榨人民罷了。他們利用漢臣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這些走狗們，與其隱相結合，做他們罪行的護身符。一些漢臣，欲求固位，不得不剝削百姓來伺奉異族的主子。及至激起民變，又被視做犧牲，說他們貪汚枉法，予以明正典刑，來哄騙百姓。所以被人盛稱的康雍乾三朝吏治的弊絕風清，只是御用文人，秉持他異族主子的意旨，在粉飾太平。

吳敬梓特別痛恨這些被御用的貪官污吏，和在貪官污吏卵翼下的土豪劣紳。在儒林外史裏，一開始就盡情的嘲罵他們無知和無恥；清史中我們無法看到的盛世的黑暗面，在儒林外史裏，却被完全揭露了出來。很多人指摘儒林外史裏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描寫，過於誇張，實在是給塗改了史實的御用史篇所蒙蔽了。

儒林外史裏所嘲諷的貪官污吏，都用的側筆。雖沒有費很多的篇幅，像官場現形記那樣顯明的直接攻擊吏治；却用土豪劣紳的和官府勾結，魚肉鄉民，草菅人命，將貪官污吏的罪行，烘托出來。既不必費很多的筆墨，又可以使讀者特別容易為書中的氛圍所感染。像第四回作者所諷刺的湯知縣，根本就沒有直接說他怎樣貪汚，只借嚴貢生的嘴，說出他的貪贓枉法：「『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

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

吳敬梓不但盡情的指摘貪官汚吏的賄賂公行，尤其痛恨他們的草菅人命，以及不惜用種種卑鄙的手段，鎮壓民衆的反抗運動。像第四回的湯知縣，爲着圖陞遷，沽名釣譽的不受回子師父極少的（五十斤牛肉）的賄禮；將他重重的打了三十幾板，用了一面大枷，把肉推在枷上，將他活活的枷死，以致激起民變。湯知縣一見事態擴大，一面用哄騙的手段，說了許多好話，將嘯聚的回子勸散了，一面將爲首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的罪，使百姓們懾威懷德的不敢再有什麼舉動。就是對卑鄙已極的官吏，痛加抨擊。換句話說，就是作者一面諷刺統治階級在羣衆力量下的惶恐，顫慄；一面揭露出他們用種種欺騙的手段，鎮壓民衆反抗運動的無恥。下面所寫的這一段，差不多就個個字都有刺。

「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猛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第五回）

因爲牢籠政策，在當時的士大夫階級，起了昇華作用；爲着在異族的主子手裏討一口殘羹冷食，他們甘心被御用爲虐殺自己同胞的工具，將巧取豪奪來的，除了供自己過着糜爛的生活，都拿去奉獻給自己的上司，因此他們貪得無厭的盡量剝削人民。吳敬梓既痛心因所謂能員幹吏的聚斂，弄得民生凋敝；又傷心士大夫階級的徵逐酒食，忘了亡國慘痛，甘心爲異族主子，奴役自己的同胞，使民衆們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所以他在第八回裏，用先後兩任的南昌太守，盡情譏諷當時士大夫階級的昏庸與無恥。用前任太守蘧佑清高賢明，布衣蔬食，因爲不願爲異族的主子，來巧取豪奪，訟簡刑清，居然被上司目爲年老多病，不能精於政事；繼任的王惠，既善於逢迎，又善於聚斂，却被上司認爲是江西第一個能員，將當時的吏治不能清明，完全是統治階級暗中獎勵的陰謀，暴露無遺。作者在敍述王惠的政績時，嘲笑得極爲刻毒，令人啼笑不得。

「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誚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要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眞。』……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拿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

貪官汚吏爲着恣意漁肉百姓，不惜豢養大批的土豪劣紳。利用他們的稔知民情，不但可以橫征暴斂，沽勢恣睢；還可以大施欺詐，使百姓們俯首帖耳的任其宰割。假若說貪官汚吏是吸血的蚊蟲，那末，土豪劣紳就是孑孓的溫床，汚泥臭垢。這些貪官汚吏的策士，以自己的雙重地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常常忽兒假借官府的權勢，恐嚇百姓，使其就範；忽兒哄騙百姓，作他們要挾官府的工具；或假意同情，破壞羣衆的組織，便於貪官汚吏將其一網打盡。吳敬梓覺得土豪劣紳比貪官汚吏還要可怕，所以在全書中，對土豪劣紳的諷刺，不惜以很多寶貴的篇幅，來刻畫他們的醜惡。

儒林外史裏的幾個土豪劣紳，嚴大位、張靜齋、權勿用、潘自業……等人，身分和個性，看去雖都十分相同，但作者寫來，却毫不含

混：嚴大位有嚴大位的個性，張靜齋有張靜齋的個性，權勿用只是權勿用，潘自業只是潘自業，絕對不能混而爲一。嚴大位的裝病訛詐船丁；權勿用的混食豪門；張靜齋的結交官府，漁肉鄉民；潘自業的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作者寫來，都各極其妙，淋漓盡緻，栩栩若生。尤以諷刺嚴貢生（大位）的裝病訛詐船丁的描寫，將土豪劣紳的漁肉鄉民，骨露的刻畫出來。在第六回裏，作者雖然用了很多的篇幅，描繪嚴大位的奸詐，但是却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一句話是累贅的。

「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吃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饞癆，左手把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看見。少刻，船攏了碼頭。嚴貢生叫來富着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到家裏去。又叫些碼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膽就吃了。』嚴貢生道：『吃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什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不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麵粉做成的了，有什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豬八戒吃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才這幾片，不要說，値幾十兩的銀子！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攮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却拿什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嚇了，陪着笑臉道：『小的剛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說着，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攔着。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吃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個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躭得住？如今只求嚴老爺開恩，高抬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夫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不是，方才若不是着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才查到這個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衆人一齊捺着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忽忽，且放着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賬！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着，一鬨去了。船家眼睜睜看着他走去了。」

翦伯贊先生在批評杜詩的時候，曾說：「我再讀杜詩，才知道他並不是爲作詩而作詩，而是爲了不得不作詩而作詩。」（杜甫研究）吳敬梓寫儒林外史，也是爲了不得不寫，才來寫的。因爲吳敬梓生當清代盛世，明亡後，已因清代的牢籠政策和高壓措施，將士大夫階級的民族思想消泯淨盡。深深的痛恨知識階級醉生夢死，和喪心病狂的甘心爲虎作倀，使人民更加貧苦。作者一再諷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是代言人民的痛苦，將那些被謊騙，訛詐，漁肉的鄉民的痛苦，盡情的發洩出來。因爲他自中年後，飽受饑寒，極爲酸辛，殘酷的現實，使他益發了解窮人的痛苦，同情人民遭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聚斂的悲痛。所以作者特別注意於平民生活的勾畫，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作背景，將被污辱與損害的日常生活，塗抹到畫幅上。他在諷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時候，同時就在敍述平民們在過着怎樣悲慘的生活。例如書中諷刺張靜齋的時候，就替人民和僧尼哀訴；敍述權勿用

的混食豪門時，早就替被奸拐的尼姑，預先留下申訴的伏筆；同時在議論潘自業的時候，一再拿被高利貸剝削的良民做陪襯，證實他的橫行鄉里；在嘲罵嚴大位的時候，不僅諷刺他奸刁，無賴，還替船丁們的被愚弄，連聲叫屈。……

## 三

滿清統治階級的高壓政策，與牢籠政策使當時的智識階級噤若寒蟬。不肯消沉的，雖然在下層社會，利用哥老會的組織，隱植民族思想的暗流，預備東山再起；但這股地層的暗流，並不能匯爲块堤的春水，根本不能動搖統治階級的政權，而一些不肖的文人，却都已碌碌於科名，把民族間的仇恨，丟到九霄雲外了。同時因爲滿清的統治階級大規模搜求遺書，任意銷毀竄改，利用理學，假稽古右文的美名，銷磨學者的精力，和杜塞反動思想的來源，使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不消磨精力於八股試帖，也只得埋首於世事無關的學術研究，弄得持節重志的風氣，漸趨式微，遒勁不拔的士人消聲匿跡；甘心願爲貳臣的，漸漸爲利祿所驅使，變爲迂腐，形同行尸走肉，眞正令人痛心！

吳敬梓痛恨貪官污吏的聚斂，土豪劣紳的爲虎作倀，故對其毫無同情，盡力貶抑；但以士大夫們漸漸變爲迂腐，是統治階級的箝制言論，牢籠政策的成功，是貶斥之外，禁不住熱情的衝動，特別寄予無限的憐愛。作者有感於民族意識的根絕，要想以少數人從事民族革命運動的工作，是無異希望死灰復燃，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因爲有形的刑戮，並不能箝制言論；無形的牢籠，實足以將野火未能燒盡的春草，從層土中掘去了根泥。可怕的並不是屠殺，而是科舉制度，和博學鴻詞的薦辟，銷毀竄改民族思想的書籍。（註二）所以他痛恨八股極深，對八股社會，也諷刺得極厲害。且特別褒揚漠視功名富貴的人，對他們的高風亮節，極爲嘉許。

作者狠狠地攻擊那些醉心舉業，除了制藝，百不經意，毫無常識，自以爲聖賢豪傑的智識階級；並且將統治階級掛着孔孟招牌的本心，並不叫人遵照孔孟的遺教，而是要他們在八股文，試帖詩中消磨志氣的陰謀，巧妙地揭露出來。他在十三回中，借馬二先生對滿清的懷柔政策，利用科名的惡毒牢籠，拚命的攻擊。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又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孟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從上面的一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智識階級，醉心功名利祿的無恥，有意規避民族存亡的問題。不考慮這種被御用爲消泯國人民族意識的事，是否能做，是否危險，是否是一種過失；也不考慮做了這種危害全民族的事，是否有悔恨的一天。假若要眞的遵照孔子的『言寡尤，行寡悔』的遺教，他們實在有重行考慮的必要。但是他們眞的要做到說話少過失，行事少懊悔，統治階級不但不肯給他官做，激發的人性，也會使他們不屑去做官。馬二先生是被作者看做迂儒腐士來嘲笑的，是被視做爲功名利祿所奴使的士人。但是，作者筆下的馬二先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愚昧，爲功名利祿所牢籠；而是統治階級的牢籠政策，惡毒的殺害了士大夫們的民族思想。

鄭振鐸譚正璧兩位先生，對吳敬梓的嘲諷迂儒腐士，誤解爲處處在維持他的正統的儒家思想，見解仍帶酸氣；（註三）也許是因爲書中貶斥統治階級假孔孟之道，行牢籠政策，褒揚「言寡尤，行寡悔」的政治哲學，認爲見解過於酸腐。其實作者的原意，只在揭露滿清帝國

主義的假孔孟爲招牌，實行他的牢籠政策的陰謀。馬二先生的迂腐見解，並不就是作者的政治哲學，馬二先生並不是作者的自畫像；眞正是作者自身的寫照的，乃是書中的杜少卿。杜無心仕途，嫉恨功名，反對專心藝術，不學無術的人。這種見解，實在不能說他迂闊，因爲作者是最反對爲科舉所羈縻得迂闊的人，在儒林外史裏，對於迂儒腐士的諷刺，不是可以隨拈即得嗎？

書中迂儒腐士寫得最成功的，有馬靜（馬二先生），周進，范進……這幾個人，都是牢籠政策下的犧牲者，可憐蟲。馬靜勸蘧公孫要以文章舉業爲主，沒有第二件可以出人頭地；周進因爲熱心功名，看貢院時痛恨自己六十多歲，仍未曾進學，竟哭的死去活來；范進因爲聽得高中舉人，一時喜歡的瘋了。作者將這些甘心爲異族奴使的士人，盡情的嘲笑，尤其將這些只知制藝，毫無常識，極爲淺陋，不知亡國之痛的麻木的人的酸腐，描寫得極爲深刻。例如第四回，寫范進丁母憂後，同張靜齋去謁湯知縣的那一段，就將酸腐的士人，嘲罵得淋漓盡緻。

「……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謁過，范進上來敍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敍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是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爲滿清帝國主義牢籠政策所羈縻的迂儒腐士，他們不但迂闊得以爲非取得功名不可；酸腐得不盡人情，甚至沽名釣譽的做作；其淺陋無知，只知制藝，毫無常識，尤其令人痛心。書中對於這些迂儒腐士的淺陋，毫不誇張，毫不渲染，寫來已使人啼笑不得，維妙維肖。例如張靜齋范進等人都是舉人，湯知縣還是個進士，都是八股時文中出身的，竟淺陋得連開國名臣劉基的歷史，都不淸楚，還不令人啼笑皆非嗎？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種嘲諷，正如胡適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裏所說的：「有心人的嘲諷，不是笑罵，乃是痛哭；不是輕薄，乃是恨極無可如何，『不得已而爲之』的。」吳敬梓恨極了滿淸帝國主義所用的牢籠政策，使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迷失了本性，個個變爲行尸走肉，所以在全書中，對迂儒腐士的諷刺，並不像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那樣的刻毒，而是含着無數的酸辛，在放聲大哭。爲喪失了的民族意識而痛哭，爲士大夫們的麻木不仁而痛哭。

因爲明末遺民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顒等，不受徵辟，一時蔚爲風氣；很多有節操的文人，都不肯和滿淸帝國主義合作，甘心做他的子民。雖然懾於統治階級的淫威，只能探究典章制度，以備後繼的應用；空有恢復明室的鴻志，不能有所作爲。但是未嘗不可以振奮人心，使統治階級大受刺激。所以統治階級們，在驚惶之餘，特別努力的施行牢籠政策，希圖根本消磨智識階級的志氣，杜絕人民仇滿的思想。這種政策積極施行的結果，很多人禁不住威逼利誘，都甘心去謀取功名。雖然那些別有抱負的人，仍在提倡不合作主義，力爲中流砥柱；但是動搖份子，漸漸背叛了自己的陣營，假冒名士的頭銜，

徹着叛逆的勾當。甚至甘心爲統治階級的特務，來網盡自己的同志，希圖邀功爭寵，假托無意功名富貴，以高風亮節來炫耀；其實心熱功名富貴，不惜媚人下人，作種種無恥的勾當。後來有些奸詐之徒，不學無術，也來假冒名士的堅貞，以售其尸位權門，或謀求衣食的毒計。這種人，本是市井無賴，匿身儒林，尤其可恨。所以吳敬梓也極力攻擊他們，嘲諷其卑鄙齷齪，揭發其行爲的無恥。惺園退士特別稱譽作者在這方面的成就，認爲「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腑，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爲曲盡情僞，一歸於正。」

書中的假名士很多：丁詩、牛浦、王義安、胡縝、張俊名、景本蕙、楊允、諸葛佑、權勿用……等人，或爲市井無賴，假冒風雅；或爲盜竊名士之名，售其混食權門之計；或爲婊子家的烏龜，冒充斯文；或爲生性鄙吝，極爲貪財，要學燒銀法，能做幾首歪詩的自稱名士；或爲假做斯文，詐騙爲生；或爲不學無術，以名士爲自己狂妄行爲的掩飾，或爲偷盜他人文章，改名換姓，即以其文章署名爲自己之姓名……都是些動搖的智識階級，或破落戶。他們也許知道應該要推翻滿淸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安享太平，却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徬徨在十字街頭，莫知所從。結果因爲受不住貧困的壓迫，又不斷的向統治階級暗送秋波，假冒名士，希望得到一點殘羹冷食。有的更混跡權門，做着食客。這種人，比迂儒腐士還要可憐，因爲迂儒腐士，是被統治階級所牢籠，所麻木，已不知不覺的忘去了亡國的慘痛；而這些假名士，却要沽名釣譽，希望以他的名士身份，被統治階級所賞識，是有心去做奴才，搖尾乞憐，眞正令人惡心。

書中的假名士，搖尾乞憐，令人惡心的，要算楊執中和權勿用。他們都是藉名士的虛名待價而沽。一旦遇到婁家兩位公子，怎能不受寵若驚，甘心去做權門的食客？十一回婁府的兩公子，同遽公孫去訪楊執中的一段，把楊執中這班人眞罵得體無完膚，作者不但寫來毫不用力，其沽名釣譽的虛僞情態，簡直透紙而出。

「三公子指着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得這一個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胯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齟齬之欺！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沭陽，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瘐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數日。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三四日後，自當敬造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

權勿用是楊執中的化身。作者嫌一個楊執中，諷刺得不痛快，添一個權勿用，來將楊執中身上遺漏的地方，借他補寫出來。作者諷刺楊執中還比較隱諱。可是對權勿用，就直接了當的痛罵起來：

「那少年道：『那個什麼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會種田，又不會做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曾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混着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姓湯的老頭子來討帳。住在廟裏，獃頭獃腦，口裏說什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的混話。他聽見就像神附着的發了瘋，從此不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不的，只在村上騙人過日子。』」

智識階級的這種墮落行爲，在當時似乎已成風氣，影響所及，連測字的丁言志陳思阮和堂子班的烏龜王義安，也都冒充斯文。眞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所夢想不到：明朝遺老們所倡導的不合作主義，居然因他們的高壓和牢籠，變成強弩之末，益發使他們積極施行牢籠政策，

而不遺餘力。吳敬梓目擊當時的世風漸趨下流，痛心民族思想，已在統治階級的計劃下，被輕巧的從士林中塗抹盡淨。覺得這些市井無賴的溷跡儒林，假冒風雅，容易影響下層階級；怕牠會摧殘掉遺老們移植在下層社會中的民族思想。所以在諷刺他們的時候，是尖刻萬分，冷嘲冷諷，嬉笑怒罵的盡量挖苦。他在嘲笑丁言志和陳和尙（思阮）互爭名士，打滾到橋下以後，又以一大段的篇幅，來描繪這呆名士的愚拙。

「……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呆子，問他來做什麼。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拿着黃桿戥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什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不是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染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

迂儒腐士假名士，都是滿淸帝國主義懷柔政策下的產物。他們的愚拙，不是我們的笑料，而是民族思想被蠶蝕的悲痛！讀完儒林外史，從作者的淚影下，我們可以想到當時漢人是在過着怎樣悲痛的生活，智識階級們是怎樣的被御用，被愚昧！

## 四

趙苕狂先生在「儒林外史考」那篇文章裏，極力推崇吳敬梓的卓識遠見。在二百年以前，已能對舊禮教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但不肯



承認吳敬梓是排斥舊禮教，諷刺既沉緬於「綸紀生色」，不惜逼自己的女兒去殉夫；又禁不住悲悼女兒死得悽慘，忍不住悽悽惶惶的假道學的人。他在「儒林外史對於舊禮教的懷疑」那一段，有以下的論斷：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禮教實是一件要不得的東西，稱之曰吃人的禮教，一點兒也不過分！同時，在這樣的一段文字之下，我們更可知道：吳敬梓對於禮教，是持着如何懷疑的一種態度了！

「不過，他所生的時代，還遠在二百年前，思想方面究竟尙有所限。所以，他對於禮教也只是持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吧了，併不敢大聲疾呼的，公然有所排斥！然而，僅是這一些些的懷疑態度，已非和他同時一輩的人所能及得的了！」

其實，吳敬梓不僅懷疑舊禮教，還痛斥其爲禍之烈！在儒林外史四十八回裏，我們於讀完王玉輝的女兒三姑娘殉夫的悽慘場面後，就發覺作者在極力諷刺王玉輝的人性的恢復。他在女兒餓死後，到底禁不住天良的激發，不願參加明倫堂的祭禮，及至在虎邱船上，看見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禁不住又想起他的女兒死得悽慘，熱淚直滾出來。這不是公然在排斥舊禮教，痛罵封建社會患着急慢性的癱瘓病與敗血症是什麼？作者雖然諷刺王玉輝的假道學，實際就是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大加針貶。假若我們把王三姑娘和沈瓊枝這兩個女性連起來看，就覺趙苕狂先生的論斷，大有研究的必要。因爲作者塑造沈瓊枝這個典型，就因正面的諷刺，不足以使讀者洞悉其目的不在人物的諷刺，而在社會制度的批判。所以借她反對被富商騙取爲妾，捲逃到南京賴刺繡賣詩爲生，做一個強有力的反襯，使人容易明白：應該做一個時代叛逆的女性，來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倒那吃人的禮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作者不肯將三姑娘的殉夫，說明是他自己甘心爲「倫紀生色」，而是因爲娘婆兩家的貧困；自己又不事生產，再下去的日子，實在不好過，不如乾脆的死去，免得受罪。就是隱約間已將王玉輝當時贊成他女兒的死節，並不眞的爲着「靑史留名」，而是私下高興可以減却

負荷。歸根究底，還是經濟問題，本心並不衞道。不過拿禮教做掩飾，正如統治階級的褒揚節孝，只在穩固他的政權；約束士大夫階級的思想，使其不致反抗他的奴使。這，我們只要看下面的一段引文，就可知道。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痛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不活這些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如雨下，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螻蟻尚且貪生，你怎樣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不養活你，要妳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眞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旣如此，這是靑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的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逕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怎的越過越獃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怎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是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來，在家睡着。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眞正是個獃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

吳敬梓爲什麼嘲笑這些假道學的人呢？實在是他不願意受統治階級的這個法寶（禮教）所約束；不但不願意，而且極同情那些給禮教壓迫得沒法活下去的人，和雖不願意，却沒勇氣或公然反對這種約束的人。所以他諷刺假道學的王玉輝，是可憐他太懦怯，不敢跳出統治階級約束他們的樊籠；被禮教壓迫得泯滅了人性，不敢勇敢的愛，痛快的笑，悲憤的仇恨。完全像是一具骷髏，在爲別人的喜怒哀樂而生，在爲不合理的社會的蠶蝕他們的生命而生。

關於這個問題，日人竹田復在「中國文藝思想」一書內，曾有下列的批評：

「儒林外史是對於科舉——卽中國特有的官吏登用試驗制度——的嘲笑，與對禮教奴化下的人心的諷刺。如果換句話說，那麼溫暖的被解放的人間性的主張，正是康熙乾隆文化產生的好意義，是健康的果實。而這些作者的苦悶，都是從那對負載着數千年的傳統思想完全衰老了的中國民族性的反動產生出來的。」

吳敬梓諷刺王玉輝這些假道學，就是在極力主張恢復人間性。一個人再不能讓吃人的禮教，剝奪了生存的權利。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再不能讓他繼續存在。趙苕狂先生，說他不敢公然反對舊禮教，那見解實在未免過於迂腐。

## 五、

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對象，雖然都是些當時社會羣相中的渣滓；但作者實際所諷刺的，却是社會制度，與滿淸帝國主義。作者假藉這些羣魔，恣意的攻擊當時的統治階級，盡量的批評社會制度不良。所以，雖在當時文網極嚴，不但作者未被株連，這部於滿淸帝國主義極爲不利，有爆炸性的革命的檄文，居然被視爲儒林的佚史，笑料，被

保留了下來。這是作者的描寫手腕高超，無怪魯迅先生一再譽其感而能諧，婉而多諷，筆多藏鋒了。

因爲吳敬梓有感於士大夫階級的被牢籠，醉生夢死，失去了人性，雖過着牛馬似的生活，却甘心被滿清帝國主義所奴使，痛心於自己的周圍，全是昏昏懵懵的。鬥得要使全民族擺脫滿清帝國主義的桎梏，非先喚醒這些被麻痺的人不可。書中所諷刺的迂儒腐士假名士貪官汚吏，士豪劣紳，以及假道學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智識階級，也沒有一個不是作者熱望他有所振奮的。

作者借被諷刺的人物，代言人民的痛苦，控訴社會的罪惡，抗議滿清帝國主義的暴力統治。所以他雖然諷刺的是智識階級，但筆鋒所向，却網羅了不少其他階層的人物。這本書不但是當時政治氣候的水銀柱，儒林羣相的白描，也是消沉的士氣中的一陣春雷，這雷聲到底喚醒野火未盡燒完的春草，在蕩漾的春風中，完成了若干年後的辛亥革命。



（註一）儒林外史的成書，魯迅先生斷定在雍正末年（見中國小說史略），大概是根據閑齋老人的「乾隆元年二月」的那篇序文說的。其實這個年月並不可靠。胡適之先生說他作於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一七四〇——一七五〇）較爲合理。因爲「先生於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應考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說序之餘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應試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二月成書之理。」（胡適：吳敬梓年譜）

（註二）「清代纂修四庫全書，大規模的搜求遺書，銷毀違礙的書籍，達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其收入四庫全書內的書籍，因觸犯忌諱，而任意删改竄亂的更多。」（余遜：本國史）

（註三）譚正璧在中國文學進化史內，論及儒林外史的諷刺人物時，曾有如下的結論：「……作者專在攻擊矯飾的頹風，又痛心於一般世人醉心於制藝，而忘記了社會生活，所以書中都是此種人物。……他一方面發揮自己的理想社會，但見解仍帶酸氣，脫不了他那時的正統的儒家的思想，所以不能與社會以重大影響。」「……敬梓的文章很鋒利，描寫亦甚富裕，惟見解帶太多的酸氣，處處維持他的正統的儒家思想，頗使讀者有迂闊之感。」（鄭振鐸：文學大綱）

# 獻給頓尼一個花園

Dorothy Thompson 作　石地譯

## 一

我們第一次在樓梯上遇到，但是我們變成朋友，是因爲他有廚房，而我有浴室。那是在一九二〇年，維也納天氣很陰鬱，房屋管理局支配着房子。我們的房子在麥加里香區。這同條街稍下去一些，在蔓草叢生的花園裏有着灰色的和黃色的大廈，其中有幾座居住着各國軍事代表團的武官，外國大使館的職員，甚至是奧國的王公，但是大多數的大廈分配爲官廳辦公處。在這條街我們的一端，房子却很平常——低層是小食品雜貨店或臘腸店，或掛着馬肉的屠宰店。石頭的樓梯被磨損，沒有覆上地毯；鏤花模板的牆壁久已沒有粉飾；油漆有時是灰泥從上面剝落下來。在我們的房子裏，居住着木匠和其他的工匠，及開臘腸店的家庭。常常有一種霉腐和椰菜的氣味，——大抵是守門者的椰菜，因爲他和他的妻子住在黑暗的樓梯邊不透空氣的一個亭子間裏，總是打開了門煑飯。

我們在樓梯上相遇，因爲我忘記了我的鑰匙。在我們的樓上，剛好有這兩個房間。我常常看到他早晨出去，晚上回來，有時帶着一個像從糖果店裏買來的咖啡餅似的紙包。他並不悅人，我過去對他並不注意。他穿了潔淨但看來便宜的衣服，大抵買自瑪麗亞希爾夫街——

窮人的和平之路。在每個人都定做他們的皮靴，甚至在世代專業的小店裏購買被頭和毯子的城市裏，百貨商店的衣服自然是很壞的。他是瘦削的，羞怯的，有着蓬鬆的麻色的頭髮和在很厚的眼鏡後面灰色的眼睛。他也許懷疑着我，一個美國的女孩子，住在一九二〇年維也納的一座窮人的房子裏，究竟是做什麼的？

但是當他正在開對過的門時，我在那兒，因爲沒有鑰匙而遲疑着。那是一個微雨濛濛的、標準的維也納的秋天。我不知道鎖匠這兩個字在德語是什麼，也不知道我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鎖匠。我的衣服濕了，而且我十分需要一杯茶。

「你的鑰匙可以開我的鎖嗎？我已失去了我的。」我努力說眞確的德語。我的話和我顯然的窘狀，告訴他是怎麼會兒事情，於是他走過來嘗試一下。當鑰匙不好開時，他便請我到他的房間裏去。我高與地進去了。

就空間說，這房間和我的大小一樣。有同樣的小門廳，一端有一個梳粧台，另一端有一個小客堂。客堂過去，是一個臥室。臥室過去，是一個小室——縱橫不超過六九呎，有一個窗子俯臨着一個黑暗的，窄狹的天井。這種小室在維也納叫做「斗室」。門廳裏面有一個彈簧門，彈簧門過去，也向着天井，是一個廚房。「我有一個浴室，而你有一個廚房。」我叫着。所有的門都打開着，只要一瞥便可以看到整個的小房間。「你的原先是一個廚房」，我的主人回答說，並報告了我們樓上的歷史。

大概是歌劇院的一個小舞女和政府機關的一個小書記，曾一度佔據這兩個房間，相愛時，在他們之間開了一個門。最後這舞女陞遷了，這一對處境便相當地好。於是他們結婚，把兩個房間變成一個大房間，並且把一個廚房變成一個浴室。「但是在戰後，當維也納因爲各國的軍事代表團，從鄉間移入的人民，以及戰爭期間一切房子的失修而擁擠時，發生了房荒。房屋管理局便規定兩個人不能有四個居室和兩個斗室，」這青年嚴肅地解釋着。「所以他們不得不放棄一個房間。我便得到了它，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

我環視這個房間，努力顯出不是好奇的樣子。陳設很是簡單。在客堂裏有一張大的夜裏可以變成床舖的，並覆有絲紗天鵝絨毯子的褥榻。中心有一張桌子，上面懸有一盞可以拉下來讀書的綠罩燈，四周放着幾張不大好的貝德梅爾椅子。在一角裏有一張過分膨脹的安樂椅。在一隻松木的角櫥裏有許多的器皿。看來這客堂是當做普通的居室的。臥室裏有兩張高而黑的胡桃木的、蓋了紅被的，中間放着一張寢桌的床，和兩具大的衣架及一具衣櫃。使我驚奇的是小小的斗室，因爲裏面陳列着許多的破書，似乎是由舊書攤買來的。

「你有許多的書籍」，我周覽着說，使我驚奇的是看到這些書名：斯賓塞，陸克，休謨，德國古典，恩格斯，拉薩爾，及好像教授法之類的書。我却注意菲斯搭洛齊的書。這小室除了靠近窗子霤光的，散着紙頭的，破的胡桃木的寫字桌外，就沒有別的東西。

「我是一個教師，」他解釋說，毫無一絲驕傲。他突然稍彎下腰，匆促地介紹他自己，「安頓・讀巴秋。」

「我是一個記者——至少我希望做一個記者。現在我是一個自由記者。」我用英語說明我未定的職業。

「呵，你學習維也納——奧地利亞語嗎？」讀巴秋先生勉強用英語說，但是沒有我講德語的流利。我點點頭。「我到這裏不久。現在我學習德語。我希望以後到德國去。」

「如果我能幫你的忙——你應該在我們奧國留一個時期。現在天氣很陰鬱，但是並不一直如此的。」

這是很有趣的，但是我還不能進入我的房間。他這時突然曉得了。「你請坐一下，我去找一個鎖匠來，可是我知道，我們街上沒有一個。」他說，然後——「除非，當然，這兩個房間中的門可以打開或撞開。」

這門就在客堂褥榻的後面。一條破的巴爾幹毯子遮着它。讀巴秋先生便把毯子移在一邊。「這好像有一把公用的鎖似的，」他說，從

臥室門上拿了一把鑰匙來，「也許」……鎖的確轉動了，開進我的房間，推開了我的一面遮着門的門簾。他莊重地給我鑰匙。「你可以從你的一面把它再鎖起來，」他說。

我們的會談便這樣地結束了，但是我們的交情沒有終止。安頓·讓巴秋先生是我所遇的第一個道地的維也納人。當然，我遇到幾個卓越的政治家，幾個和我通信並客氣地請我喝茶的高位的人，那裏我覺得很地方性，並且超地方性。他們是屬於廣大的世界的。我敢說，安頓·讓巴秋先生完全屬於維也納。我曾想「深入民間」，而我感到一個生人在任何外國這樣做是十分困難的。

此後當我們在樓梯上遇到時，我們點頭並寒暄幾句。有時一個圓圓的女人，從頭上披了一條披巾，提了一個購物袋，有時一個瘦瘦的男人，中年以上，有着聰明的和藹的臉和一個勞動者的手，出現於隔壁的房間。他們也向我點頭。我以為他們是這教師的雙親。

「你能找到一個人教我德文嗎？要便宜，我錢很少，」我有一天對這青年說，在樓梯上又遇到他。他的臉有笑容。「但是，是的，確實：……我有一個朋友。她講英語講得很好。她的父親是一個教授！」

那好極！雨果的文法和日報及一本字典，就很夠用了，但是這樣的進度，到我能用德語會話，還要許多年。「我請她到你這裏來……還是你一天晚上到我們那裏去用晚餐呢？」

這問題使我窘了。我粗暴地回答說，「我願到你那裏去」。

幾天之後，教我德文的人來了。安頓先生敲我的門。我經過窄窄的門廳。燈垃下在上面有着棋盤格的布和一大盤的臘腸及冷牛肉的圓桌上。有洋薯菜和一塊大的甜咖啡糕——我從不知道最上等的咖啡糕獨特的維也納字是怎樣拼的——及一大瓶的牛奶。讓巴秋爸爸在那裏，看來很矮小，可是像勞動者用刷子和劣肥皂收拾得一樣的潔淨。讓巴秋媽媽在我們周圍來來去去，她橡色的眼睛對我們微笑着，用她從潔淨的法蘭絨的衣裏伸出的粗手為我們忙着。她因為有客人，已脫去了她的帷布，但是她總是不知不覺地在她斜紋嗶嘰的裙子上揩她的手。安頓先生的「朋友」是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二十一二歲的女孩子，穿着格子呢的裙子和下等的羊毛外衣，但是顯然受過教育，聲音悅耳，英語流利——她說她曾和她父親的一個同僚在英國住了幾年而學習得的。她的名字是瑪麗亞，但是每個人叫她「瑪麗黛爾」。她有着短短的光滑的頭髮，端整的容貌，及看來健壯的身體。她每星期教我三課德文，為那我同意出一塊錢。她快樂，我也高興，我相信我跟她學習德文，一定進步很快，並且我希望她會做我的朋友。

安頓給我倒牛奶，於是忽然地臉紅了。「也許你歡喜啤酒」，他問，「或是一瓶葡萄酒？」

「頓尼！」他的母親十分慌亂地叫着，「我們應該早就想到這事！」

「我倒是歡喜牛奶，」我說。「不過我以為所有維也納人是喝啤酒或葡萄酒的——你們叫葡萄酒是什麼呢？烏利忌？」

「讓巴秋先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瑪麗黛爾解釋說。「他認為喝酒是勞動者的劣根性。他全家是絕對的戒酒者。許多許多的維也納人，尤其是勞動者，只喝牛奶。黨鼓勵這樣。」

讓巴秋爸爸似乎明瞭談話的意思。「酒——完全是吃山珍海錯的富人們的東西，」他溫和地解釋說，「對於我們是一大浪費。我們的孩子長得蒼白而消瘦。我們把我們的錢化在真正的食物上要好一些。」

這的確是我所不知道的維也納的一種情形。我奇怪，什麼東西使這四個人連結在一起。父親是一個勞動者。母親無疑是一個農人。兒子升了一級。他是一個教師，並且屬於「知識階級」；但是顯然他的升入另一個社會階級，並沒有削弱與他家庭的關係。至於女孩子，她顯然是不同的。在她的容貌上，她的態度上，她的均衡的姿勢和天真的自信上，毫無無產階級來歷的痕跡。然而他們全都好像在同一的經濟水平上似的。我猜想兒子所賺的錢不多於，也許小於父親所賺的，又女孩子的衣服並不比其他幾個人的好。後來我才知道有兩樣東西把他們連結在一起——愛和黨。不但是孝順父母的愛，而且是這兩個年

靑人——教授的女兒和勞動者的兒子——間的愛。安頓曾說過瑪麗亞是他的「朋友」，在第一晚過去前，我便明白他採用這兩個字，有着更深情的和更特殊的意義。

由於瑪麗黛爾一星期來三次教德文課，和我的接近謨巴秋家庭，我們最後便過着一種共同的生活。謨巴秋太太總是在吃晚餐的時候敲我的門，帶來一個下面塡有一張乾淨的棋盤格的拭巾的盤子，裏面裝有一塊糕餅或一點兒臘腸。「因爲你沒有廚房」，她總是解釋說。她知道我在我的浴室裏用兩支煤氣做早餐有時做晚餐，是多麼的費事。而我在晚上要出去時，總是停留在我的鄰居家裏，把鑰匙留下。「恐怕你家裏有人歡喜洗熱澡」，我總是解釋說。這種親密從來沒有中斷過。他們用微笑來使相信，浴室是常常被利用的，可是看到浴盆的特別潔白，浴室的特別乾淨，我有時會半信半疑。

我最歡喜和老人談話。他不喝酒，並不常進咖啡室，像大多數的維也納人似的，但是他歡喜打牌；晚上有時我過去和他在圓桌上，在綠罩燈下玩。他相當自信和驕傲。我知道他是一個很熟練的活塞工人，所以收入相當地多，並且只要工廠不關門，工作是十分有把握的。

「你應該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年靑的女人，」他常常說，我對於政治的冷淡，使他微感不快。對於他，黨是生活的中心。有一個星期他曾去參加黨會議，即工會，他是裏面的一個出納。又有一個星期他會去參加「人民大學」委員會。我知道那是勞動者獲得工會的幫助，自己出錢創設的，並且在戰前就已有規模。這組織有演講。他總是逼全家，甚至是「老太婆」去聽講。「教育」，他常常說，「是勞動階級的希望，是一切人民的希望。一個人不能繼續學習，與死人有什麼兩樣。」

謨巴秋先生是一個自由思想者，雖然他從小就是一個天主教徒。他的妻子出生於瓦查一個貧苦的農家，仍忠於天主教會，每個星期日早晨，她出去做早彌撒。她的丈夫曾想讀芮農的書給她聽，但是她只是笑笑。他容忍她的宗教信仰。「女人們有時是那樣愚笨的」，他總是說，「你不能立刻改變她們。」

他在不很遠的發瓦利登區一個引擎工廠裏工作。他每天走去那裏，帶着他的有咖啡，黑麵包，便宜的敷滿乾椒的肥醃肉的午餐。晚上他回來時，有濃湯和麵包的熱熱的晚餐，在星期日，有燉牛肉或洋薯炒豬肉或米飯或糰子。當他們夏天吃杏糰——包有杏子，蒸熟並撒上花生米和糖的薄皮糰子——時，那是很了不起的食品，我總是被請了過去。他在早晨七點三十分去工作，下午五點三十分回家。

他能夠送頓尼進高等學校，以後又送他進大學，是他大的驕傲，那是一種巨大的犧牲，要供養頓尼一直到他二十二歲。頓尼告訴我，在那些年中，他的父親只有一個抑制的願望——要一部便宜的達爾文全集。但是他沒有餘錢。頓尼在畢業後便把第一次賺到的錢，替他購買了。

「老太婆」接受她丈夫的社會主義，正猶他接受她的恭敬一樣。畢竟她是生長在麥爾克僧院的影響之下的，那裏她的父親在僧侶的葡萄園裏工作。你能希望她什麼呢？

戰後共和國的成立，謨巴秋先生認爲是人類進步不可避免的步驟。奇怪的是他毫不反對君主政體，眞的，談到舊日的皇帝，法朗茲．約瑟夫，還親切並尊敬。「皇帝從來不想戰爭」，他確信地說。「軍部逼迫了他。『上帝見證，我沒有要這樣，』他簽字宣言時說。」他告訴我許多舊日的故事。他曾常常看見穿着制服的，紅臉白鬚的皇帝，自斯查恩布倫經過瑪麗亞希爾夫街，坐在一輛無蓋的有金色輪幅的，被兩匹利比辛納白馬拖的，馬夫旁邊坐着一個侍從的四輪馬車中。有一次謨巴秋先生代表出席黨會議，遇到黨的偉大的領袖，維克多．阿特勒。阿特勒博士曾向他借用一枝鉛筆，並且永遠沒有歸還。他有幾次談起這個來高興並驕傲。他告訴我阿特勒戴着夾鼻眼鏡和一根鬍髭，並且有一對溫和的眼睛。「他看來像一個大學教授」，謨巴秋先生贊美地說。年老的皇帝和維克多．阿特勒兩人，都被戴上了桂

冠，並深入他的記憶裏。在這種湊合裏，他似乎不知道是自相矛盾般的。

譚巴秋先生是一個君主立憲主義者。他從不反對君主政體。那時他認爲普選是勞動階級解放的條件。他十分地，毫無問題地相信人類的進步。他認爲這在他自己的時代裏確實看到了。畢竟他的兒子，頓尼爬了上去，政府給與他獎學金。頓尼受教育，却仍忠於他自己的人民。勞動階級需要更多像頓尼一類的人。譚巴秋先生抽着他的烟管，並沈思着。他十分樂觀。

他自己的生活限制得可憐——白天在工廠裏，晚上回來吃粗劣的晚餐，住在沈悶的破房子裏，除了黨會議，聽講，玩牌，及星期日的遠足外，沒有別的娛樂——似乎他不在心似的。在長長的，閒暇的星期日，他在吃過有新鮮麵捲的早餐後，不穿外衣坐着讀星期勞動者新聞報，卽社會民主黨新聞報。於是他化幾小時讀書。午餐後，他和老太婆便趁車到章納瓦爾特，躺在樹下，或到普拉脫散步——沿着到多腦河的大路，再回頭。於是他們坐在長椅上，看着車輛過去。最後他們喝上面乳酪起泡的午後咖啡，並吃一塊麵捲。這是一星期中的美食。年青的人們，他承認，有時進咖啡室，那裏有新釀的酒和從寗羅爾來的演奏者；但是在他社會主義嚴格的廉潔上，譚巴秋先生輕視這類的娛樂。使我忘不記的，是他的本位不離開他自己和同志。他沒有寃量，也沒有嫉妬。

至於頓尼，當然，他有較高的文化的熱望。一星期一次，頓尼還在小孩子時，被送到歌劇院或國家戲院，在那裏入口處站兩三個鐘頭，找一個包廂看樓的座位看「威廉・忒爾」，「唐・卡洛斯」，「天鵝武士」，或「哈姆萊特」。

大戰發生時，頓尼年紀太小，不能作戰，但是他的父親並不太老。他是後備兵，在意大利參戰時，才被調上前線。他在阿爾卑斯山作戰，一直到大戰終了，回家時，沒有受傷，但是得了此後常常發作的咳嗽病。他並不注意他的病，他只關心戰爭加於頓尼的影響。頓尼在學校裏，整整四年，吃的是夾了一點草的麥麩及蕪菁。在譚巴秋家裏的牆上，有一張一九一五年照的頓尼的畢業肖像，看到他穿着短袴和很大的平頭釘靴——買大的，因爲他在長頭上——蒼白並消瘦，有着窮人孩子的灰白的臉色，發育得稍過分，穿了一件粗薄布的甲克和一件棉背心，因爲這比襯衣便宜一些。他已是戴上了眼鏡。

「我們從來沒有任何運動，」頓尼有一次沈思地說。「兩小時的在操場上體操，就沒有別的了。」當體操時，他便拿一片麵包到學校去在十點鐘吃。晚上他在家裏弄飯。以後他去「人民大學」圖書館，因爲公共圖書館沒有他要讀的書，並且他覺得在那裏不適合。當然他認爲研究社會主義的著作是他的責任。到十八歲時，他便知道馬克斯和拉薩爾，恩格斯，蘇萊爾間的差異，又知道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和法國的工團主義間的不同。

呵，是的，頓尼處境順利——「光榮」。他的父親，我敢說，曾要他做一個律師或一個法官。但是頓尼雖受他父親的幫助而求學，他却一直想做一個教師。

共和國成立時，頓尼是二十一歲。對於譚巴秋先生，共和國是必然的發展。所有的社會主義作家早有預言。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有定規的。只要你有耐心——並不斷地促成，事情總可以發生。當然，戰爭剛結束的時期是困苦的。失業並且沒有多少東西吃。頓尼還要到大學裏去讀一年。但是共和國對於勞動者是厚惠的。它有各種進步的模樣。

譚巴秋太太也知道進步。年老的皇帝的死比維克多・阿特勒的死，更使她難過，雖然她左右搖動她的頭哀悼，是爲的尊敬她的丈夫。她對頓尼很感苦惱，他像他的父親似的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並且像他的父親似的，不想傷害他母親的感情。

「我不信仰宗教」，頓尼决然地對我說。「它不利於自由思想。然而與宗教鬬爭仍是不必的。」他的母親，我敢說，爲他而祈禱着。有一次她承認她爲了她的喪葬，已積蓄了一些錢。社會主義者們主張

火葬，但是她害怕這個。土葬是對的。然而她明白在共和國統治下的各種變動，對於她都是好處。

第一是租房。有兩個居室，一個「斗室」，及一個廚房，居住是很好了，而且這兩個居室對着大街，不像從前似的有兩個對着天井的窄窄的小室，頓尼和他的雙親逼得睡在同一個室內。共和國是可感謝的，因爲它管制了租房。而頓尼呢？頓尼有一個圖書館——大抵七十五本書——並且在中學教書。讀巴秋太太贊助他，雖然不十分明瞭他做的事情。她也許有些知道　在學校裏階級的區別已取消。她也許不知道他們現在和在君主政體下有很大的不同，因爲她在十歲後——住在鄉間——就從沒有進過學校。頓尼總算是幸福的。當他們能租到一個房間時，頓尼便要和一個教授的女兒，瑪麗亞結婚。她也是一個好女孩子。獨有讀巴秋太太十分感到，瑪麗亞在他們之上。

有時當我進城時，頓尼總是伴着我走，充滿了對他工作的熱心，他的近視眼在眼鏡後面微笑着，他的粗大的手做着手勢。「你們的國家是這樣地窮」，我總是說。「政府是這樣地窮。一切我認識的其他的人，都是這樣可憐地訴苦着。」

「忍耐」，他總是回答說。「我們一定要忍耐」。（這句話也許是他父親的話）。「在許多，許多方面，事情較從前要好一些。我們正在培養一個更好的一代。勞動者的孩子比我那時，即在富有的君主政體下，要好一些。運動！你沒有看到孩子們每個星期日，揹着背囊或雪鞋出行嗎？我們就只能坐在公園裏，看車輛過去！學校裏現有健康診斷。這一代便不會有壞牙和近視眼——像我一樣了。」他謙遜地笑着，高興得似乎他的學生們完好的牙齒和眼睛可以補償他自己的缺點般的。「畢竟，沒有一個國家比它的人民更好或更重要了。」他說。

「你的反對者說租稅太高。他們說農民怨憤。他們說一切這些改革化費太大，犧牲了實業家和地主的利益，頓尼。」我警告地說。

「沒有別的辦法，」頓尼說。「你來參觀我們的學校罷」。

我沒有去參觀它們，可是敬服並詫異。

於是有好幾年我離開了維也納。但是我接到信。頓尼正要和瑪麗亞結婚，「一到我們自己能夠有一間住宅的時候。我們已被許有市政廳正在建築的新公寓中的一間。」

實際上他們早就結婚了，但是他們分居着。兩個居室和一個「斗室」是不夠四人居住的。頓尼每天到學校裏去，瑪麗亞便去生物實驗室，那裏她是一個專家。有一次當我在維也納留幾天時，她告訴我說：「不久我們就可以得到這租房。我們得到這租房時，我們才可以有一個孩子。」

## 二

我最後看見他們不過是一年以前。我又爬上了石頭的樓梯。有同樣的霉腐和椰菜氣味，及同樣的守門者，雖然他不認識我了，但是當我問讀巴秋一家是否仍住在三層樓時，首肯地點點頭。然而讀巴秋太太還認識我。她把我引進客堂，畢業照片，綠罩燈，及貝德梅爾椅子仍在那裏。她並不像從前一樣地團團的，當我們擁抱時，她快樂的笑使她的臉上顯出許多皺紋來。「頓尼？瑪麗黛爾？他們現在住在他們的新房子裏。他們生了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美麗的孩子，還只五歲。」她驕傲地量他的高度到她的胸部。「我的丈夫？」她的嘴縮小了一些。「呵，嘉漢。他並不好。他却仍是到工廠裏去，但是他不行了，咳嗽更厲害了。」

於是在一個星期日，當沒有教課並且沒有實驗時，我去看頓尼和瑪麗黛爾。我斷定他們會在家裏的。呵，他們住的是一座大廈！經過一個大的拱門，是一個廣闊的多草的天井，那裏有公開的噴水池，並有孩子們在太陽裏叫鬧着。走上潔淨的，廣闊的樓梯，大的窗子透着亮光。瑪麗黛爾走到住房門口，十分興奮，十分快樂。

所以這就是他們新的家，爲了那會就擱了生育的事情。這比讀巴

秋房子大得有限，但是各處有陽光，從每個窗子可以看到綠樹。廚房是白白的，光亮的，並且新式的，在一個凹室裏，有一張白色的桌子和幾張椅子。光線充足的臥室裏有着白白的牆壁和油漆的傢具。客室裏有着一張小的置着帳子的搖床。「給我們的兒子，維克多的，」瑪麗黛爾說。

「你仍去工作嗎？」我問。「當然，」她回答說，「我幸好仍有職業。現在為了維克多，我只工作半時間。但是我可以把他留在幼稚園裏。你應該看看這整個的屋子！你看！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公共浴室——每人一個浴室是無法供給的，但是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廁所。這裏並有一個公共幼稚園，公共圖書館，許多合作商店及最奇異的洗衣處。你應該明白我們的黨做了什麼！」

於是我們再走下樓梯，參觀有幾個孩子們在讀書的圖書館，和藝術學校的孩子們畫有可愛的壁畫的向陽的幼稚園，及新式的，光線好的並通風的洗衣處。「我能在這裏化半天功夫，洗好並大多燙好兩星期的衣服，」瑪麗黛爾說，指着電洗淨器，瓦斯「乾燥器」，大小熨光機及高的窗子。然後我們出來又到有栗樹，涼廊，花兒及噴水池的天井。頓尼正在和他的兒子玩耍着。頓尼樣子沒有改變，仍是眼睛亮亮的，戴着厚眼鏡，手大大的，衣服粗粗的。和他在一起玩的，是一個半裸的，高高的，傻色的小男孩子，頭髮和頓尼的是同樣麻色並挺直，並且有着他母親端整的容貌，和一種驕傲的，直爽的態度。「對伯母鞠躬，」頓尼說。「她來自遠遠的美國」。這孩子伸出他的小手，鞠了一躬。「從美國來？」他好奇地問，回到他的沙堆去了。

慶賀新居和孩子後，我們——頓尼，瑪麗黛爾及我，談了很久，大多是關於政治的。希特勒在德國掌握了政權，德國共和國完了。「你們德國的同志怎樣了？」我問。「他們現在在那裏呢？」

頓尼蹙起額來。「這是一個可怕的時代」，他說。「他們在各處說，民主政治在世界完了。他們說沒有人再相信它了。但是我們的人都仍相信着。這裏情形也不好。然而奧人不像德人。這人民是不同的。他們較為進步。我們有一個古老的文化。這裏永不會發生像在德國的情形！」



我奇怪。在城裏，我在不像頓尼的人們間，曾聽到其他的事情。「他們從我們黨控制的市政府，奪取許多的權力，」頓尼說。（他稱聯邦政府為「他們」。）「我們不會再建築像這樣一座的房子了。你想！幾千幾萬人現在像我們一樣地生活！你看孩子們！只要這一代能夠有成長的機會就好了！這是奧國從來沒有的最健康的一代，並且是最自由的，最有教養的。」

我剛從德國來。「不要太樂觀，頓尼，」我說。「中產階級討厭這個，農民也是這樣。戰前的統治階級，當然也是。你們不能籠絡他們。而你們一向太寬容，沒有排除他們。他們認為整個國家的統治，現在是為了你們階級的利益的，所以他們要反對你們，像他們在德國做的一樣。」

「我知道他們是怎麼說的」，瑪麗亞苦惱地說。「好像我們是寄生蟲似的！難道我們不工作嗎？我們工作，而所得很少。頓尼和我一起每月所得不超過三百先令。五十塊錢都沒有！沒有這一切，」——她的手臂指着有陽台的房子，它的天井和花園——「為那我們只付幾乎等於零的維持費，我們便不能生活。同樣，我們不能供給維克多蕃茄汁，甚至在夏天的新鮮蔬菜，如果我們不生產它們的話。」

「生產它們——什麼地方？」我問。

「在郊外，靠近多腦河，那裏我們分得一塊免稅的公地。我們在那兒有一個美麗的花園。頓尼在教學後到那兒工作，我們全都去工作，却在星期日。有時在學校放假中，我們甚至住在那兒我們的『別墅』裏。我們築造了它——大多用油紙，並用幾塊舊的木板。」

「呵，我們運氣好！」她繼續說。「我們有工作。這房子裏許多人除了他們頭上的屋頂和極少的失業救濟金外，就沒有別的。農人們也一樣的貧苦。這是多麼好的人民呵！當沒有多少東西分配時，人民總是變得醜惡起來。他們為了一些東西便互相殘殺。又我們的警

況很危急——我說的是國家的情況。環繞我們的都是更大或更富的國家，要想併吞我們，或爲了戰略上的理由，控制我們——法國用金錢僅可維持我們。幾年以前，當共和國新成立時，並且當我們能夠保護它時，爲什麼她不讓我們與德國併合呢？而現在德國，在納粹統治之下，不再要和我們聯合，却要併吞我們。同時意大利也不懷好意。只這裏在維也納，我們的黨掌權，我們靠自己的財產生活，可以應付過去；而他黨反對我們的人，說這需錢太多了。我恐懼。我恐懼。」

「只要我們能過了這個惡劣的時期，」頓尼說，「一定立刻變得好些！」

「我恐懼，」瑪麗黛爾繼續說。「遲早我們將爲了這些而戰鬬。」她又注視着碧綠的天井和舒適的房屋。

「不在奧地利亞！」頓尼斷然地說。「奧人並不是激烈的。我們知道怎樣相處。是的，我們從來沒有共產主義運動。黨不會允許它的。」

瑪麗亞轉換談話的題目。

「頓尼不像我似的，明瞭守舊的人，」她說。「我生長在他們中間。他們不知道——守舊的人不能了解我們的情形是怎樣改變的，我說的是國家的情形——他們不知道我們惟一的希望，是造成一個新的生活方式。這不僅僅是我們所信仰的主義，或我們說我們所屬的黨，或我們把我們自己從守舊者實際分開的東西。這是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的姑母們仍住在不通風的設備太好的房子裏，並且寧願把房間出租給寄宿者，而不願丟掉一個房間，或一個銀的茶匙。她們對於我的親自洗衣，卽在奇異的新式的洗衣處，覺得可怕。她們決不會住在這座房子裏，因爲勞動者住在這裏的緣故。然而她們說，城市單獨讓勞動者住在這裏，對於我們的黨員太有利了！她們說我嫁給了無產階級，並且感到驚駭。但是當你屬於無產階級化的國家，叫你自己是中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有何用！頓尼像他的父親。他常常說要容忍。但是他們早已解散了議會，並且在奧國現在有三支軍隊。……」

「國民軍」，我說，「和納粹的衝鋒隊」。

「還有我們自己的防護團」，瑪麗亞陰鬱地說。

「它是從不用作暴動的」，頓尼說。「它自始就保護共和國和憲法。我們全都屬於它——你看我們是怎樣站住的。」

「它們全都得到外國的支持，」瑪麗亞說。「意大利支持國民軍，德國便支持衝鋒隊。」

「而小協約國支持你們？」我問。

「不很熱心！」瑪麗亞說。「它們從不出面幫助我們」。

「一個人應該有信心」，頓尼說。

「有一天我們將不得不戰鬬，」瑪麗亞說。「你會看到的。我常常像頓尼似的想，你可以用理智和好意來改變整個的世界。現在我懷疑了……」

卽在她走開拿咖啡，我們坐在太陽光照着的長檯上喝它，並談到其他的事情，同時這美麗的小孩子在我們脚邊玩着時，她的話像音樂似的裊裊不絕。

## 三

當政府藉國民軍的幫助，要從市政廳驅逐市長時，勞動者們開始總罷工，當他們的領袖被捕時，他們又以武裝抵抗。於是大炮出現，黨總部被轟擊，市有公寓也遭刦。我在紐約各報的前頁上讀到這個消息：維也納內戰！它們叫喊着。通信員一致的意見，認爲是勞動者的不幸。但是有許多訪員稱他們爲「叛逆者」。

我看到一個長的作戰報告中的一小段：

在一座市有公寓抵抗的一個領袖，安頓·讓巴秋，犯叛國罪被判死刑，並在本日下午處絞。他鎮定地走向絞架，說他爲了奧地利亞共和國和社會民主黨，曾常常願意犧牲他的生命。

昨天我收到頓尼母親的一封信。內容含糊，總文不清，化了我好幾小時才把它譯解出來。

「親愛的小姐：

「我們要多多感謝我們親愛的朋友寫來的信。我們遇到最不幸的時候。但那是一封很快樂的信。我們可憐的頓尼會感到快樂，如果他能夠讀到這封信的話。從那不幸的事情發生以來，差不多有一個月了。他在他們住得很久的公寓裏。瑪麗黛爾和維克多也在那裏。他們有三天沒有給這小孩子一點牛奶。頓尼是防護區的司令，在前一天，他們還在我們屋子裏吃晚飯，頓尼吃了整整半個咖啡餅。當軍隊進入時，他已奉命保護公寓。瑪麗黛爾說他一直在屋頂上，沒有發生什麼，但是別的許多人都被命中了，你認識的柴洛德的孩子，佛倫茲也受了傷，但是他們認為他會痊愈的。於是當他們開始發炮時，頓尼要瑪麗黛爾和諾巴塞克太太進地下室，但是她們不走，因為她們正在幫忙的緣故。諾巴塞克太太去拿水給一個人時，命中了。她遭遇不幸。她是一個老練的鞋匠，她的孩子進了高等學校。一個炮彈命中頓尼的屋子，把裏面一切東西和他的書籍粉碎了。於是他們沒有了彈藥，斯地格勒先生便拉起一塊布巾作為白旗。警察將他們統統帶走。他們把頓尼帶到法庭，實際是一個軍事法庭。神父說他完全沒有為他自己辯護。他說別人都無罪，只有他，是他指揮他們的。他說他並不後悔，因為他不過是保護了他的家和他的權利吧。

「瑪麗黛爾把維克多帶到頓尼那裏，使他還能夠看到他。法官允許了，上帝幫忙。瑪麗黛爾說頓尼已打碎了他的眼鏡，所以當他們起先走進侍候室時，他不認得他們。我們不能進去，因為是太遲了。

「他們像在戰時一樣把他立刻絞殺了。里朋克太太，她住在你從前常住的地方，當他們絞殺他時，她和我在一起。我到神父那裏，為頓尼做了五次彌撒。我有我的喪事費，所以頓尼才有他的彌撒。他雖然不進教堂，但是他是一個好孩子。神父說上帝會降福於他的。瑪麗黛爾問候你。她現在正和我們住在一起，因為她不得不離開新公寓。這住宅整理好時，別的人就會住進去。我們會安然的，因為我們仍有兩個居室和一個「斗室」。瑪麗黛爾說她以後也要寫信給你。我的丈夫也願通信，但是自從這事情發生以來，他便不再出去了。他不再多講話，也不讀他的書。願上帝保佑親愛的小姐。

約瑟芬．譚巴秋」

樓梯是黑暗的，有霉腐和椰菜的氣味。太陽難得照進那條街。他們將替維克多做一張床，我想，就在從前頓尼的書籍陳列的「斗室」裏。